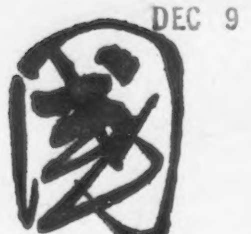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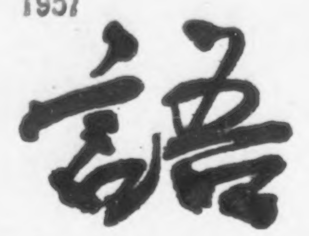
# 中   

总第64期

10

1957

中國語文

# 1957年10月号(总第64期)目录

# 方言复杂能不能实行拼音文字？

王　力

## 一

文字改革是党的政策之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說：“应該在全国各地区努力扫除文盲，有計划、有步驟地推行文字改革”；周恩来总理关于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的报告說：“繼續努力扫除文盲，發展小学教育，开展工农群众的業余教育，逐步推行文字改革。”这次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領导，反对人民民主專政，反对民主集中制，反对思想改造等等，同时他們沒有忘了向文字改革这一政策进攻。豈但沒有忘了？他們还希望在这里打开一个缺口。

右派分子不是千方百計企圖爭取知識分子嗎？文字，这是知識分子的命根子。假使文字改革的結果会使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变成了文盲，豈不是要了知識分子的命了嗎？右派分子自己分明知道不会有这样的結果（預料推行拼音文字的初期，方塊汉字还在一个相当長的时期內同时通行，而且由于拼音文字容易学，知識分子如果願意学，一学就会），但是故意危言聳听，讓一般知識分子上他們的当。只要大多数知識分子在这一个政策上对党不滿，就达到了他們打开一个缺口的目的，从而破坏党的威信。右派分子的用心是惡毒的。

知識分子对方塊汉字有感情，这是不可否認的。拿我个人来說，我直到今天还喜欢写毛笔字。我学过兩年何紹基，虽然学得很不好，但是当我用鋼笔写字的时候，就更比不上一个小学生！拼音文字無論怎样容易学，对我来說总比不上方塊汉字好，因为我和方塊汉字相依为命已經四五十年了。但是，我想我应該克服这种感情，我們应該好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指示：“我們作計划、办事、想問題，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發，千万不要忘記这一点。”

右派分子是利用知識分子对方塊汉字的这种感情来做煽动工作的。但是，这个理由是說服力不强的，于是他們找一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为六亿人口着想”的理由。这种理由就是：文字改革是行不通的，是对全体汉族人民甚至全国人民有害的，是会造成天下大乱的。

文字改革为什么行不通呢？說来說去，主要的理由只有兩个：第一、汉語方言复杂，将来拼音文字比方塊汉字还要难学；第二、文字改革后，文化遺产沒法子繼承下来。应当指出，拿这兩个理由来反对文字改革的人并不都是右派分子；但是，右派分子的确也拿这兩个理由作为武器。

第二个理由是比較容易駁倒的，如果眞的为六亿人口着想的話。無論哪一个国家，文化遺产都是通过高級知識分子，間接地傳給一般群众的。一般群众并不需要直接地接受文化遺产。今天汉字并未改革，但是一般群众也并不能直接接触杜甫的詩，更不必說«詩經»«楚辞»了。領导上一再声明，汉字永远不会被廢除的，將来由專家們翻譯一些重要的古書給大家看，或者写些有关古代文化的書給大家唸，有什么不好呢？即使有若干不便，比起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建設事業中所需要的一般文化水平来，又是哪一件重要呢？接受文化遺产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第一个理由，那是許多理由当中最富于煽惑性的理由。在这一篇文章里，我想就这一个問題加以討論。对右派分子来說，这是駁斥；对一切善意的但是怀疑汉字拼音化的可能性的先生們来說，这是商量。

## 二

我們在討論文字改革的时候，在語言和文字的关系上，必須先有正确的認識：我們旣不可以把語言和文字割裂开来，也不可以把語言和文字混为一談。右派分子反对文字改革，喜欢把語言和文字等同起来。他們說文字改革將会引起語言的变化，仿佛改革了文字同时也改革了語言。其实主張文字改革的人們从来沒有主張过語言的改革，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現的，而且在人民文化生活上也沒有这样的要求。再往深一層說，語言的改革还是反馬克思主义的。

右派分子又說：推广普通話談何容易，連語言学家們的北京話都說不好，怎么能推行拼音文字呢？这又是把語言和文字混为一談。我們試举外国語为例。实际上，人們学習外国語的时候，并不需要說得完全和外国人一样，然后会写外国文字。中国人学習俄語，就一般說，对于硬音 л 学得很不好，对于軟音 ль 学得不很好（特别是后面沒有母音跟着的更学不好），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人按照俄文的正字法正确地写出每一个 л 来。中国人学習越南語，对于一个 a 音就学不好，越南語的 a 的發音部位太靠前了，如果和長沙話的后元音 a 相比較，差别太大了。差

别大到那种程度，甚至使越南人听不懂中国人所說的 a 。但是，当中国人学習越南文字的时候，誰不会把这个 a 写下来呢？

学話靠口才，学字不靠口才。有許多自修外国語的人們，能看外国書，能写外国信，甚至能写外国文章，就是不能和外国人会話。这完全足以証明，学習語言和学習文字是有分别的。学習語言靠着一張嘴；学習文字却靠着眼睛和手。

学習北京話和学習外国語，在学習的性質上并沒有什么不同。如果說有不同的話，那就是說：作为一个本国人，学習北京話比学習外国語容易得多。

許多人在学習一种語言或方言的时候，自己以为学得很像，实际上学得很差。拿北京話来說，許多人以为自己的北京話学得很到家了，北京人一听就知道他們是外地人，甚至知道是广东人、福建人、浙江人，等等。就学話的本領說，学不像当然要算是缺点。但是，他們之所以不能發現自己的錯誤，这并不是沒有原因的。原来汉語方言相互間有一种对应規律，使沒有受过語音学訓練的普通人产生一种幻觉，把相对应的語音單位錯誤地認为相同。这种幻觉，对于学話来說是有害的，对于学習拼音文字来說却是有利的。举例来說，上海"好"字唸[hɔ]，北京"好"字唸[xau]，上海人学北京話的时候，往往不知道把[hɔ]变成[xau]。为什么呢，这因为他們觉得自己已經在說[xau]了，和北京人一样了。实际上，是上海的[h]和北京的[x]相对应，上海的[ɔ]和北京的[au]相对应，上海人在学習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自觉地把自己的[ɔ]写成为 au，自己的[h]写成了 h（拼音方案中的 h 代表着北京的[x]），这就变了不学而能。由此类推，上海人对于"包、刀、糟、糕"等字的韵母都会写了，对于"很、烘、耗、呼"等字的声母也都会写了，誰能知道他們說起普通話話来还是"乡音未改"呢？

再举一个例子来說。客家話里沒有 iang，只有 iong（良 liong，相 siong，央 iong）。当一个客家人說北京話的时候，往往原封不动地把他所習慣的 iong 来代替北京的 iang。但是，如果要他用拼音字母拼写普通話，他决不会写成 iong，而且他一定能很正确地写成 iang。为什么呢？因为他并沒有意識到他实际上說的是 iong，他觉得他所習慣的也正是北京話里的那个 iang。口笨的人，心并不笨。他学了几天拼音字母以后，看見拼音表上并沒有的 iong 这个結構形式，他决不会憑空制造出一个 iong 来。

## 三

我并不企圖証明：人們用不着学好普通話就能用拼音字母拼写普通話。我的意思是說：如果目的是为了正确地拼写，那是正字法的事，不要和正音法混为一談。尽管發音不十分正确，只要心知其意，再加上記忆，就能拼写得十分正确。

学話的困难有兩方面：第一方面是咬字不准，第二方面是应合而分和应分而合。咬字不准，一般并不妨碍拼写的准确。許多南方人發不好北方的ㄖ母，但是，拼音方案規定ㄖ母写成 r，他們就会把"人"写成 ren，把"入"写成 ru，等等。在应合而分的情况下，也不太难。例如北京"記""忌"同音，上海"記""忌"不同音，上海人拼写普通話，只要記住把"記""忌"拼成一个样子就行了。在应分而合的情况下，才是眞正难点之所在。例如北京"陈""程"不同音，上海"陈""程"同音，上海人拼写普通話，就不容易辨别：哪一个該拼成 chen，哪一个該拼成 cheng。在这种情况下，非靠死記不可。

但是，也不要把問題看得那么严重。假使一个上海人把"推陈出新"写成了 tuichengchuhin，把"規程"写成 guichen，那該算是写别字。現在工农大众学習方塊汉字，由于汉字难認难写，不是也天天写别字嗎？拼音字母写成的别字，往往只差一个字母，而方塊汉字写成的别字，却是面目全非（如"推程出新"和"規陈"），到底是哪一类别字严重呢？

說到死記，难道方塊汉字就不要死記了嗎？恰恰相反，在一般群众看来，方塊汉字正是需要每一个字都死記的。反对文字改革的先生們夸說"六書"神妙，而一般群众却莫名其妙。誰能懂得"安"字为什么从"女在宀下"（据《說文解字》）呢？难道女人戴上了帽子就算平安無事了嗎？朱駿声解釋"安"字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安从宀女"，这簡直是对女性的侮辱！只有文字学家們知道这个宀不是帽子，也不是什么"宝盖"，而是代表房子的，但是，为什么女人躲在房子里才算平安無事呢？仍旧講不清楚。"六書"这个东西，文字学家講得津津有味，群众听得昏昏欲睡！結果还要靠死記，硬記。

曾經有人統計过方塊汉字的笔画的基本單位，大約共有四百多个基本單位（例如"大、女、子、士、土、亻、冫、氵"等）。方塊汉字之所以难認、难写，主要是因为基本單位太多，太复杂。举例来說，"冫"就是很难記的一个基本單位。在現代汉語常用字中，从冫的字很少，因此显得不能自成一个范疇。再說，什么意义的字应該从"冫"，也沒有一定的标准。按說，冫就是冰，凡和寒冻有关的字都該从冫，"冰、凝、冷、冻"等字都合于这个标准。但是，为什么"冶"也从冫呢？据說因为冶金好比冰雪的融化，那已經是大兜其圈子，不容易了解了。还有一个"准"字，它为什

么也从冫呢？原来“准”是从“準”变来的，省写了一个“十”字不能不再省去一点，否則不是变了“淮水”的“淮”字了嗎？这样是把道理講通了，但是听講的人已經打磕睡了。学写字就学写字，誰还耐煩去学每一个字的历史呢？况且在某些情况下，連扫盲的老师們也被难住了。“决定”的“决”，“冲突”的“冲”，“凄凉”的“凄凉”，左边該写兩点的冫呢还是該写三点的氵呢？依文字学家看来，这些字都該从水，不該从冰，但是至少从六朝以来，就有从冫的写法，应該也不算太錯吧？这种混乱的情况，决不是很少的几个例子，而是占很大的数量的。

## 四

“超方言”是方塊汉字的特点之一。在方言复杂的中国，反对文字改革的先生們經常指出这一个特点作为方塊汉字的优点，以为將来的拼音文字旣然是根据北京語音来拼写的，就会丧失了这个优点。我想这个問題有深入討論的必要。

首先我們要問：方塊汉字是憑着什么实質来取得这个超方言的特点的？一般人以为汉字表意不表音，所以能有这个特点。我以为这个說法是不够明确的。現阶段的汉字已經远离了說文所謂“画成其物，随体詰詘”，“視而可識，察而見意”的原始阶段。今天每一个汉字都只是一个囫圇的复合体，大多数的字形結構都毫無理由。（当然文字学家有一肚子理由，可惜工农大众不能接受，所以变成毫無理由。）沒有理由就沒有根据；沒有根据的东西，可以說应用在任何語言都不妥当，同时也可以說应用在任何語言都行得通。如果我們喜欢自我陶醉，我們不妨夸口說：汉字不但超方言，而且超民族。無論任何民族，如果要表示平安，都可以写一个女人戴一頂帽子。可惜的是再也沒有这样欢迎“六書”的民族了；朝鮮和越南已經改用拼音文字了，日本也尽可能多用假名了。为什么呢？大約总是因为“六書”太难了吧？

为什么我們說汉字只是一个囫圇的复合体呢？因为在一个汉字的內部，各个成分往往經不起分析，分析开来变了毫無道理。試举“特别”这兩个字为例。“特”字分析开来是一头牛在一座寺庙旁边，据說是“从牛，寺声”。“牛”是意义的符号，“寺”是声音的符号。但是“特”字的意义和牛有什么关系呢？“特”和“寺”的声音怎能搭配得上呢？文字学家說話了：“特”的原始意义是“公牛”，所以从牛；“特”和“寺”古音同在“之”部，所以从“寺”。“别”字分析开来是“另外”和“一把刀”（刂＝刀），更不好懂。文字学家又說話了：“别”字是写錯了的，本来应該写作“𠛬”，左边的“冎”就是“剮”字。“别”的原始意义是“解剖”，所以从“冎”从“刀”。眞是不說倒明白，越說越糊塗。如果作为囫圇的复合体来学，一般文盲每天倒可以学几个字；如果分析字形，講出个道理来，反倒更难学了；工农大众不能放下鉄鎚鐮刀專攻文字学，学了也記不住。我們說，汉字分析开来沒有多大道理，因为我們所謂道理是帮助認字和写字的道理，不是反倒妨碍学習进度的所謂道理。

拼音文字即使受方言的局限，从最坏的情况来說，也不过是变为囫圇的复合体。假定一个工人完全不懂普通話，又沒有学过拼音法則，要他学写一个 tebie，他就把它当成一个囫圇的复合体来照描，也絕对不会比照描“特别”这兩个方塊更困难些，相反地，也許还容易些，因为拉丁字母的笔画簡單些，特别是只有二十六个字母（为汉語拼音用的只須用二十三个字母），不像方塊汉字的基本單位多到四百多个。

上面我們所假定的最坏的情况是不現实的。实际上，情况决不会坏到这个地步。由于汉語方音有着对应的規律，人們就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遵循着这些規律，拼写出相当正确的拼音文字来。举例来說，上海“安”字唸[ø]，但是汉語拼音方案把“安”字拼成 an。一个上海人学会了这个拼法，尽管他不会發音或發音不正确，他总会觉察到：原来我們上海人唸[ø]的字应該写成 an。由此类推，他漸漸懂得把“干”写成gan，把“看”写成 kan，把“汉”写成 han。自然，問題不是这样簡單，“上海 ø＝普通話 an”这个公式还不能处处合用，他漸漸發現“專”幷不是 zhan，而是 zhuan，“川”幷不是 chan，而是 chuan，“鑽”幷不是 zan，而是 zuan，“酸”幷不是 san，而是 suan。但是，最后他还是得出一个結論：上海的[ø]，在北京話里，不是 an，就是 uan。如果他更細心一点，他还可以發見一个更精密的規律：上海唸[ø]的字，到了普通話里，如果在 g，k，h 后面，就只有 an，沒有 uan；如果在 z，c，s 后面，就只有 uan，沒有 an；如果在 zh，ch，sh，r 后面，多数是 uan，（如“轉” zhuan），少数是 an（如“战” zhan）。这样，他所需要死記的东西就很有限了。我們不要低估群众的概括能力。凡是可以概括的东西，群众也都有可能把它們概括起来。汉字演变到現阶段，实在太杂乱無章了，可以概括的东西不多。因此，即使在方言复杂的今天，拼音汉字和方塊汉字如果进行竞賽，拼音文字还是能够取得胜利的。

## 五

什么时候实行拼音文字？这是群众所最关心的問題。一方面，右派分子歪曲事实，故意把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說成是馬上就要实行拼音文字（其实目前只是为了推广普通話）；另一方面，群众等急了，許多人責备文字改革委員会不早日計划文字的根本改革。其实“什么时候实行文字改革”这个問題，依我看来，完全要看条件是不是

已經成熟。假定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只剩下語言不統一，是不是可以实行拼音文字呢？我現在試圖回答这一个問題。

我个人認为，語言的絕对統一是不可能的，在很長的时期內，方言仍然要繼續存在下去。一方面，我們积極拥护人民政府推广普通話的政策，这样可以減少方言的紛歧，有利于拼音文字的推行；另一方面，我們坚决反对某些右派分子的主張，說是要等待語言完全統一然后实行文字改革，那样就等于否定了文字改革，因为如上面所說，方言的消灭絕不是一二百年的事。

大力推广普通話可以做到这一个地步：大多数汉族人民除了自己的方言之外还会說一种話——普通話。不必要求每一个人都說得一口漂亮流利的普通話，只要他們能像現在在北方服务的某些南方人那种南腔北調的"藍青官話"就成。到了这种地步，我認为就可以开始推行拼音文字。上面說过，即使在方言复杂的今天推行拼音文字，它也并不比方塊汉字更难学，甚至还比方塊汉字容易些；但是，这是有关六亿人口的文化大事，我們不能不愼重，不能不等到拼音文字的学習效率远胜方塊汉字十倍的时候才开始进行。不过，愼重不等于保守。

我想，拼音文字可以先在北方推行，然后逐步推广。这样，拼音文字可以早些推行，阻力較小。南方人可以自由閱讀拼音文字并且用拼音文字写文章。当然，拼音文字可以和方塊汉字同时并行一个时期，正如五四时代以后，白話文曾經和文言文并行一样。

拼音文字的推行，对普通話的推广能起很大的作用。只有拼写慣了，然后記得最熟，久而久之，会使人們对普通話的語音系統更加清楚，运用起来也就更加熟練。正音和正字是互相为用的。推广普通話可以促成文字改革，文字改革实現后，还回过头来促成語言的統一。假使將来有一天，方言眞正消灭了，那一定是拼音文字的功劳。

在西洋的一些比較大的国家里，方言也是很复杂的。举法国为例，据說法国南部方言（勃罗旺斯方言）和巴黎話的距离等于广州話和北京話的距离（参看柯恩《文字論》，28頁），这并不妨碍法国人使用統一的拼音文字。

等待語言統一然后实行文字改革的理論是極端荒謬的。我們如果拥护文字改革，就不能相信这种謬論。希望那些善意的先生們不要上右派分子的当，希望拥护文字改革的同志們更加坚决，为争取早日实現文字的根本改革而努力奋斗。

---

# "語文短評"討論

**140** ［原文］北京市京剧四团吳素秋的兩位好琴师都被別的剧院挖去了，現在她沒有琴师唱戏。（光明日报1956年9月30日2版）［原評］琴师只是伴奏，不是唱戏的。可把"唱戏"改成"伴奏"… ［討論］这里的琴师只能說是操琴的，"伴奏"用于演戏不大合适。照原句意思可以改为"她現在因此不能唱戏了"（原句如果說"沒有好琴师唱戏"，則另有改法）。值得討論的是原句有沒有必要改。我以为：一定的句子結構有着一定的表意功能。我們不能說这种句子結構不是汉語所固有的；更不能說这种結構会有多种的表意效果。例如：1）沒有飯碗吃飯；2）沒有儿女依靠。这些句子結構的存在是肯定的，它表达"因为沒有…所以不能…"的意思也是肯定的。人們既然不会解釋为"飯碗吃"、"儿女依靠"，应該也不会說成"琴师唱戏"。这种非常普通的句式，似可以列作"复杂謂語"的一种，那就是：第一个动詞用"有"或"沒有"表示第二个动詞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所以第二个动詞的前面可以加上"可以"，表示"因而可能"或"因而不可能"。离开整个的句子結構就会失去正确的"主从关系"，因为"沒有琴师唱戏"意思只是"沒有琴师来唱戏"，而"她沒有琴师唱戏"的意思則是"她要唱戏而缺少着琴师"，主語的有無会影响謂語的意义的。（楊一可）

**164** ［原文］协助社制止紅薯腐爛（中国青年报1956年11月30日第2版新聞标题）［原評］（一）…（二）"协助社"是"协助合作社"的簡称，这里还是用全称比較明白。 ［討論］这里的簡称用得沒有毛病，即使改用全称，人們还是不知道：是农業合作社呢，还是消費合作社呢？是哪省、哪县、哪乡的合作社呢？…要"明白"只有看正文（正文也可能不够明白）。总之"明白"不能作"詳尽"解。（楊一可）

**252** ［原文］只有这样，作家的感覚才会敏銳，才会强烈，才能准确地把握住新的人物品質，才能創造新的英雄形象。（蕭殷：《論生活、艺术和眞实》51頁）［原評］不同主語的分句，主語是不可承前省略的，这句話中"把握…品質"、"創造…形象"的不是"作家的感覚"而是作家本人。应在第一个"才能…"之前加上"作家"。 ［討論］原句是一句話，笔者主观上的主語只有一个——"作家"。如果在第一个"才能"之前加上"作家"就变成兩句話，原文的完整性就多少受了損失。把"作家的感覚才会敏銳，才会强烈"改为"作家才会有敏銳而强烈的感覚，"就对了。（楊一可）

**257** ［原文］鬼子兵死了的、半死不活的都躺在血泊里乱喊乱叫。（輔导員11期13頁）［原評］死了的还能乱喊乱叫嗎？应改为："鬼子兵死了的、半死不活的、都躺在血泊里，后者还在乱喊乱叫"。 ［討論］"后者"这个詞，習慣上应用于論說文，用在記事体里是不够大众化的，比方說："同学們扫地的、擦玻璃窗的都在忙着幹活，后者…"，听起来显然有点格格不入。改作"伤亡的鬼子兵都躺在血泊里，那半死不活的还在乱喊乱叫"可能正常些。（楊一可）

# 批判語言学界右派分子聞宥的反动言行和欺詐作風

罗常培

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企圖恢复資产阶級的社会学和經济学，是章罗联盟反动科学綱領的組成部分，是章罗联盟陰謀篡夺人民政权妄想恢复資产阶級制度的前奏曲。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八月底九月初举行分組座談会，对一批右派分子如費孝通、吳景超、李景汉、陈达、潘光旦、陈振汉等已經进行了初步的批判。九月十八日起，科学院又繼續举行了四天半的扩大座談会。在这一次大会上，郭沫若院長和許多位同志的發言更进一步揭發批判，用鉄一般的事实、顚扑不破的道理来折服这些右派分子。不但鑄鼎燃犀，使他們理屈詞穷，原形畢現，并且使参加会議的許多同志也受到很好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是科学家們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又一次胜利。我們还必須乘胜追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語言学在社会科学中阶級性虽然不及社会学、經济学那样强，然而在理論上和应用上也有鮮明的兩条路綫：資产阶級所領导的資本主义路綫調查少数民族語言是为帮助反动統治阶級实行民族同化或帮助帝国主义推进殖民政策；工人阶級所領导的社会主义路綫調查少数民族語言是为帮助各民族創立或改进文字来提高文化，以达到民族实际平等的地位的。哪一条路綫能够联系实际，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發，哪一条路綫只为个人或少数人的名利，并不从各民族的利益着想，这是不待煩言而自解的。本刊所批判的聞宥、秦鳳翔兩个右派分子所走的正是資本主义的語言学路綫。語言学本来是社会科学中的薄弱部門，可是章罗联盟的骨幹分子費孝通也無孔不入地来这里勾引和他臭味相投的右派分子，企圖使語言学走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不單純是学术上的問題，而是章罗联盟实行"党之所好惡之，党之所惡好之"的政治陰謀。所以，在捍衛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战綫上，明辨語言学的大是大非来端正語言学的方向，也和其他科学同样重要。

語言文字学界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現在已被各方面揭發出来的有聞宥、秦鳳翔、陈夢家、任銘善、林汉达等人。其中聞宥、秦鳳翔兩人都和章罗联盟的骨幹分子費孝通有不可分的关系。聞宥是費孝通勾引来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該院民盟支部主任委員；秦鳳翔是云南民族事务委員会工作人員，九三学社昆明支社的社員。費孝通今年到昆明点火的时候，曾同秦鳳翔在九三学社小組会上和白族历史調查会上（右派分子聽自知为費孝通在民革召开的）見过兩次面，进行串联。秦鳳翔本来一貫反党，反社会主义，破坏民族团結，攪乱民族語文工作，經过費孝通的点火煽动，更加猖獗了。关于秦鳳翔的反动言行，已經云南民族事务委員会研究室主任繆鸞和同志著文批判(見本刊本期8—12頁)，这里將根据中央民族学院許多同志所揭發的材料(見中央民族学院院刊，27期到38期) 和我个人所亲見亲聞的事实單独批判聞宥的反动言行和欺詐作風。

聞宥一向披着"学者"外衣，假裝不問政治，兩耳不聞天下事的沉默态度。但是当党号召整風开始，他就兴高采烈地說："有热鬧看了！""自从解放以来，每次运动我們总是当病人，这回我們要当医生了。"照他自己的話說："这样，我就变得年輕了。""我要由冷瘋子变成热瘋子了。"并且自动地向人声言，他可以免費給人写大字报。于是他一貫的陰賊險狠的狼子野心才昭然若揭，再也掩藏不住了。

他狂妄地反对党的領导說："中央民族学院領导不懂業务，不可能办好学校。整風了，也办不好学校，不可能开展研究工作，整不整与科学無关。""政治和業务無法結合。"他又和王鍾翰、吳文藻共同主張組織民主党派联合会，想和党分庭抗礼，并且說："組織起来力量大，憑我們这点力量就能把中央民族学院的党打垮。"他还繼續不断地散布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讕言說："社会主义搞不好，苏、匈、波、中是制度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希特勒發起的，而是苏联斯大林發起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与某些文化事業和人的自然性格配合不起来。""人性的本質与共产主义有冲突。""馬列主义不能解决原子問題。"他又自己承認"对共产党沒有感情"。并且存心造謠，破坏民族团結說："陈毅副总理前次去西藏很不受欢迎，經过交涉才进去的，但不能出拉薩一步。拉薩以外都是武裝。"他这样信口雌黃，挑撥离間，究竟是何居心呢？他这些謠言究竟从哪里来的呢？解放八年以来，聞宥旣未教書——在川大，校長登門敦請，在中央民族学院，院長登門敦請，

都被他拒絕——也未做什么研究工作，人民拿很高的待遇养活着他，那一点对不起他？他却一心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是为什么？我們只要分析他自己所供出的“你們說帝国主义不好，我倒托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这句話，就可以知道聞宥許多的讕言罪行是有思想根源的。他所以“对共产党沒感情”，正因为对帝国主义分子感情太深，一直感恩圖报，藕断絲連。

聞宥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想当年大家如果赶得上看鴛鴦蝴蝶派的“文学”，見有署名聞野鶴者，即是此公。因为給叶玉森抄稿子，認識了一点古文字，后来夤緣朱家驊的联襟伍叔儻，进了中山大学。又由于同事潘尊行先生薰陶，稍微剽窃了一点早期西洋傳教士如艾約瑟(Joseph Edkins)、拉古普利(Terrien de Lacouperie)之流的所謂汉学和語言学，从此就逐渐以語言学家自命，腦子里撒下崇拜帝国主义的种子。抗日战争以前，夤緣进了燕京大学，更得到巴結帝国主义先遣部队的机会。可是因为制造宗派，排挤鄭振鐸先生，連他的美国主子也不要他了。抗日战爭期間，他又由云南大学轉到成都教会所办的华西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任所長，于是在帝国主义先遣部队的卵翼之下，更养成十足的买办資产阶級的洋奴性格。本来不通英文，而几乎每篇文章都求人譯成英文發表，夢想得到洋主子的垂青，以便徼倖造成所謂“国际学者”。在华西大学时，他还和一个来历不明的德国籍的女人鮑克蘭夫人勾勾搭搭，不知做了些什么勾当。这个女人从前曾在伪国社党的头子張君勱在大理所办的民族文化学院教过書。該院解散后，她还想留在云南旅行，后来又跑到貴州，直到1950年才被人民驅逐出境。当时她和聞宥通信往还，甚为密切，他們究竟做了許多什么事情，还要叫聞宥認眞交代。总之，聞宥崇拜帝国主义的洋奴性格一直到解放后，还原封沒动。他看了《参考消息》上帝国主义詆蔑我国的話就說：“西方人对我国的評价也有些道理。”1956年国际东方学会在慕尼黑开会，他还自动地請求科学院派他参加，并且私人写信給翦伯贊先生請求。同一年，他在所作的《台語与汉語》中还說：“我們都知道，关于祖国南方以及印度支那半島一帶的語言的研究，过去都是人家越俎代庖的。首先是大批帝国主义分子初步搜集了材料，然后由一些資产阶級学者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台語自然也不是例外。”（着重点是我加的）底下还列举了許多名字，甚至于連这些帝国主义先遣部队的官銜如主教、神父、牧师、上校之类，都奉命惟謹地恪遵恭录，不敢妄删一字。另一方面，他却完全無視了解放后我国民族語文工作者对于少数民族語言的广泛調查研究，对于僮侗語族的新成就，一味崇拜帝国主义分子和“資产阶級的学者”！他却沒料想到，單以那篇《台語与汉語》而論，先不必問聞宥的結論如何，光是材料方面經傅懋勣同志和科学院民族語言研究所的一些同志們核对，已經發現出許多錯誤，不久就要發表出来足以發其复！聞宥应該醒悟，关于祖国南方以及印度支那半島一帶的語言，尽管有帝国主义分子初步搜集的材料，有一些“資产阶級学者”进行了分析和判断，然而不經我們自己审核，那些材料是不可靠的。他竟东鱗西爪地把这些材料摭拾过来妄下結論，那跟在沙漠上盖房子有什么差异？何况帝国主义分子調查研究語言的目的和路綫跟我們有本質上的不同呢！聞宥如果只能追随帝国主义的后塵，用第二道手的材料作研究，即使發表再多一点文章，頂多也只能跟美国的沙佛(Robert Shafer)媲美，只好讓他們彼此隔着太平洋互相吹捧，不会被实事求是的語言学者所重視！对祖国的科学文化事業也不会有什么补助！

聞宥这样崇拜帝国主义分子，对于中国的学者却一貫抱着“見鬼唱喏，对人磨牙”的态度。他在云南大学时，听說熊廸之校長要請姜亮夫先生任教，就唆使别的教授反对，却被他們拒絕了。在华西大学时，先后猜忌迫害呂叔湘、韓儒林、傅懋勣三教授，在抗战时期生活極不安定的情况下迫使他們离校。总計他过去半生的历史，他自己以为受帝国主义豢养、压迫祖国人民的一段是他的黃金时代。他这个奴性已深的买办从来沒想到祖国人民受了帝国主义多少迫害，遭了帝国主义多少殃，只是从他个人出發，还做着憑借帝国主义势力，繼續迫害人民的旧夢，所以他才“对共产党沒感情”，对新中国一切都看不慣。在整風开始他怀着变天思想“由冷瘋子变成热瘋子”，發出一系列的反动言論，妄想依靠章罗联盟推翻党在科学文教界的領导权，把新中国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好恢复他买办資产阶級的地位，繼續騎在人民头上招摇撞騙，欺世盗名！“你們說帝国主义不好，我倒托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他这丧心病狂的話，却反映出买办的奴才本性来！他对西藏造謠，也是破坏民族团結，妄想英帝国主义恢复殖民統治的反动行为。

告訴你，聞宥，买办資产阶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已成了最反动的阶級，在六亿中国人民正在全力建設社会主义的时期絕不可能讓車輪倒轉，絕不容許像你們这样的洋奴、买办再“得君行道”了！再不容許你在章罗联盟骨幹分子費孝通的卵翼之下妄想篡夺党在文化教育事業方面的領导权了！

在学术方面，聞宥还有强不知以为知，冒充內行和剽窃別人資料、观点攘为已有的很严重的恶劣作風。据中央民族学院石鍾健同志揭發，聞宥曾在华西大学管理博物館多年，院系調整后，华西大学博物館划归四川大学，据說他一直沒有办好移交手續。他出版的《銅鼓圖录》和《四川汉画选集》兩部著作难免有利用职权盗窃国家文物据为已有的嫌疑。馬学良同志也指出：“聞宥来中央民族学院三年，始終不肯在語文系教書。他到研究部也不过想利用研究部的大批材料，便于自私自利地出名賺錢。我請他出来教書，他就和我講条件，

說他不願教書，只願整理材料。"这还是他假公济私，唯利是圖的一貫作風。

他为掩飾自己在語言学方面的淺陋，始終不肯同人开誠布公地商量討論。1938年我剛到昆明，他正在調查昆明近郊的少数民族語言。他常常找我，問几个音标的發音，而对他所做的工作却秘而不宣。有一次他到路南調查撒尼語言，回来又問我几个音值的讀法，我答复后，他并不說自己記音不准，反說可惜他沒有帶假顎去。要知道假顎本来是試驗自己發音的設备，如果要試驗發音人的發音部位，那必須按照發音人的口型定做，絕不能勉强用自己的假顎强安到發音人的眞顎上，正如同張三的假牙不能給李四戴一样。聞宥这句假充內行的話完全可以露出他一向强不知以为知的馬脚。还有一次他問傅懋勣同志說："浪紋計(kymograph)能試驗淸濁嗎?"我想現在的研究实習員凡是受过一个月語音訓練的人都可以答复他的問題。浪紋計的功用很多，但是实驗語音的音高（声調）或淸濁(不帶音、帶音)可以算是它的主要功用。这位自封的"中国民族語言研究的第一个人"居然連这些起碼的語音学常識都沒有，那也就愧做語言学的"大师"了。这正和費孝通沒看見过«阿里泰到山里去»那部小說就号召大家向阿里泰学習，可以前后媲美!

还有他給英国駐葡萄厅的委員巴納德(J. T. O. Barnard)«怒族語 Rawang方言教科書»(A Handbook of the Rawang Dialect of the Nung Language, 1934)所作的書評里說：

> …第一部分之首，有一"綴字表"(transliteration table)(!)，所定系統粗略，其奇觚如 hk-，hky-等，亦未予以适当之說明。以吾人所知言，藏緬族中本有若干語言，在若干破裂声首前具此一种特具之气音，且其中之 glide 每与破裂声后之母音形成一种諧和。Barnard 君所紀者当卽此类，而表中未加陈說，讀者必不易知其确値…。(«西南边疆»，第3期，90－91頁，1938年。)

这位自封的"中国民族語言研究的第一人"旣然沒有到現場实地調查，也沒有对滇西少数民族語言文字有过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就对于 hk、hky 等标音符号片面地妄加解釋，实在是穿鑿附会想入非非。据我所知，英美人記录滇西一帶的沒文字的少数民族語言，有些部分大概沿用韓森(O. Hanson)所造的景頗文字母，我从前所記景頗、茶山、浪速各种語言的發音人和巴納德所做的怒語詞彙都沿用这种拼法。这套字母有一个特別写法，就是把代表送气音的送气成分 h 都写在塞音的前面，例如 hp 等于[p']，ht 等于[t']，hk 等于[k']，hky 等于[k'j] 之类。韓森当初所以要这么拟定，照我想，或許因为 ph 和th 等在英文里都代表一定的音值，为避免和这些習慣的讀音牽混，所以把 ph 顚倒作 hp，把 th 顚倒作 ht，这里边幷沒含有什么深奥的音理。若像聞宥所說："藏緬族中本有若干語言，在若干破裂声首前具此一种特具之气音，且其中之 glide 每与破裂声后之母音形成一种諧和。"那就未免有点兒"像煞有介事"地妄求"甚解"了！我对于景頗、茶山、浪速、怒族等語言虽然沒有得到很多的材料，却都亲自調查过，自信对于这一点起碼的审音技术还有相当的把握，假如聞宥的推論可以成立，那我对于自己的耳朵就要开始怀疑了。

汶川蘿卜寨羌語的語音、語法、詞彙，全部材料本来都是傅懋勣同志調查的，但是聞宥利用买办的权威把全部材料都鎖在他办公室的抽屜里，傅懋勣同志为研究上需要想調出来看一看，他却不准。后来他所發表的«汶川蘿卜寨羌語音系»(«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3卷，頁14—25，1943)，还写出与傅懋勣合作的字样，及至他再發表«汶川羌語詞彙簡編(蘿卜寨方言)»(«中国文化研究所彙刊»，第10卷，頁115—134，1951)，就公然攘为己有，單独用聞宥的名字發表，不再提起傅懋勣的名字了。这种攘夺剽窃的行为是聞宥的一貫作風，汶川蘿卜寨羌語的全部材料至今还把持在聞宥手中。現在人民要向他算賬，要他把这部分材料以及他所剽窃的其他材料全部交还人民!

綜合各方面的材料来說，我們可以斷定聞宥的言行是反动透頂、卑鄙已極的！在祖国人民正在全心全意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聞宥必須徹底毁灭你的买办資产阶級立場，坚决和章罗联盟及其他反动分子完全斬断关系，交出人民的学术資料，全盤改变你那剽窃掠夺、欺世盗名的詐騙作風，發揮你仅有的一点力量，在党的領导下为社会主义科学事業服务，人民才能察其言观其行地寬恕你，否則你將要自絕于人民!

---

(上接47頁)

問"这个人邋里邋塌不邋里邋塌?"这主要是因为A里AB已是四个音节，重迭起来一口气說九个音节以上很不順口。4)一般形容詞可以受程度副詞的修飾限制，A里AB不能，因为它本身就有"加强語意"的作用，無需再加程度副詞。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嵌音重迭式A里AB在南京話中确是發达的。在構詞規律、語法特点等方面，它与北京話基本上是相同的。这种表达形式具有輕巧灵活的特色，而且是能产的。力山同志說："这种形式似乎会向增加的方向發展(«中国語文»創刊号)，这个估計無疑是正确的。同时，笔者还認为：在語言不斷發展的过程中，一部分富有表現力的南京話A里 AB 应該逐漸被吸收到普通話中去，以使全民族共同語更加丰富多采。

# 秦鳳翔对待民族語文工作的反动观点和破坏活动

繆鸞和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員会的民族語文工作人員秦鳳翔，一向披着"專家"外衣，散布荒謬言論，破坏民族团結。在大鳴大放中，更向党进行猖狂的进攻。在民族語文这項具体工作上，他就咒罵党的領导"旣不懂，又不学"；进而把中央到地方，毛主席到云南民委領导，都說成"外行的外行"；更說"民委領导只懂得'科学院'的招牌，只懂得'科学'兩个字"。由此而發展到狂妄地說党不配領导科学，說"党和科学家沒有共同的語言"。再进而說党不能建設国家，說"沒有專門知識，任何一項工作都插不上手"。最后一直引出他的結論說："汉高祖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要共产党赶快下台，讓这班"專家"来領导。他还咒罵"三反"、"肃反"运动是"反革命的斗爭"，幷公开承認"我当然沒有革命感情"。秦鳳翔一系列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經过徹底揭發、批判以后，还不肯低头認罪。作为一个民族工作者，我对此感到無比的憤怒。現在願借此篇幅，把秦鳳翔对待民族語文工作的反动观点和破坏活动作一些揭露。

## 一 坚持"民族同化"的反动观点

秦鳳翔在民族語文工作中一貫錯誤地主張以汉族語言同化少数民族語言。比如，在他所設計的布都和卡多兩个文字方案及用例的"卷头語"中，标明設計該方案的一个目的是"便于使布都族語言同汉族語言和其他兄弟民族語言互相交流、互相丰富以至于互相溶合"，分別設計出"布都化"和"卡多化"汉詞專用字母及調号表，替他們找出"溶合"的道路。在日常工作中，他也不断向少数民族幹部說："我帮助你們創造文字，但是我能够从你們語言中得到什么？"他对少数民族語言就是这样極尽汚蔑之能事，說成太簡單、太落后、实在不够用；因而認为只有走所謂"溶合"实質上是"同化"的道路。

他的"同化"思想集中表現在1955年9月10日同苏联顧問謝尔久琴柯教授的談話里面。他一开头就提出"一个民族有几种方言，是先統一語言，还是先發展文化"的問題；他表示要先發展文化。方式是先用土話教学，然后使用汉文。紧跟着他又提出："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語言与汉語关系、历史关系，和苏联的西伯利亞北部的少数民族語言与俄語的关系情形是不一样的，即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語言与汉語联系非常密切。因此在处理語言問題上是否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我們知道，苏联在处理这个問題时，是采取帮助各少数民族發展其語言文字的方法的；那末，他所說的"不同的方法"是什么呢？不言而喻，是要采取"同化政策"了！在这里，他用"借詞"的說法来掩飾，但是他所着眼的，乃是如何加强他所謂"联系"，使西南各少数民族語言依附于汉族語言，以达到取消各少数民族語言的目的。

他的陰謀活动也經常是用馬列主义的詞句来掩蓋着进行的。他在1953年写的《布都族文字方案及用例》的"卷头語"里面，曾經搬弄斯大林所說"我們主張將来各种民族文化溶合成單一的使用共同語言的文化"，作为他的"溶合"道路的論据。斯大林所說"將来各种民族文化溶合成單一的使用共同語言的文化"，这是眞理；但那只是"將来"的事，而且是"世界范圍內"的事。斯大林淸楚地告訴我們，这不是一个国內問題，而是一个国际問題，一个社会主义在国际規模获得胜利以后的問題。

秦鳳翔把斯大林在当前阶段所"忽視"、所"不懂"、"沒有提出来"过的任务搬到解放不久的新中国，作为創造少数民族語文的准則，这是什么用意呢？很明显，不过是摘引馬列主义当中"語言融合"的詞句来掩飾他的"語言同化"陰謀而已。据我們了解，秦鳳翔想望的幷不是企圖出現一种旣非汉語又非任何一种少数民族語言的新語言，而是企圖把汉語"溶合"在各少数民族語言之中；換句話說，也就是把各少数民族語言完全"溶解"在汉語里。可是，这又跟斯大林所說的將来各民族語言的"溶合"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秦鳳翔可能辯解說，他所主張的乃是在全国范圍內以汉語为各个民族的共同語。的确，这样共同語是必然要出現的。苏联各民族早就广泛地使用俄罗斯語言作了各民族間彼此交际的手段，也就是作为苏联各个民族的共同語。但是要注意的是：第一，苏联各少数民族只称俄罗斯語为"第二母語"，相幷而行的还有自己的"母語"；第二，苏联各少数民族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願地、沒有任何强迫地在各民族現行的語言中挑选俄罗斯語作为共同的語言，当中幷沒有所謂"溶合"

的过程；第三，苏联各少数民族热爱和向往俄罗斯語的心情，是在摆脱民族压迫，取消强迫同化，本民族語文得到独立發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結束了民族压迫制度，各族之間的关系以至各族語文的关系，都有了根本的改变——由压迫同化改变为平等發展。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各少数民族对于汉族語文的热爱和向往，將和苏联各少数民族对待俄語一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完全出于少数民族的衷心挑选，絕不容許汉族幹部包办代制方案，强立法規，更不容許設計什么"溶合"的道路。1953年中央規定創造少数民族語文的七項原則中，貫串着一个精神，就是"自願自擇"；并且把它特別提出来，作为民族語文工作的守則。而秦鳳翔却經常說，"少数民族的事，不包办不行。"

秦鳳翔一再强調少数民族語言的落后性，認为这些語言只适于表达最基本、最起碼的眞理，不可能用来發展眞正的文化。因而为少数民族創制文字，只能用来作为学習汉語文的"拐棍"，或者移植大量的汉語来充实它，丰富它。

我們都知道，解放以前，由于历代的民族压迫，少数民族的經济、政治与文化得不到發展，他們長期被迫处于甚为低下的水平。各少数民族因为缺乏文字与本民族文献，缺乏用母語授課的学校，才相对地造成了他們語言的落后性。不錯，某些少数民族語言的确缺少表达科学技术、哲学和政治概念的詞彙；但是，即使在民族压迫的情况下，这些語言同样足以用来創作人民口头文学，同样流傳有許多表現本民族人民智慧的故事、歌謠、格言和俗語，这难道是可以抹杀的么？解放以后，消灭了民族压迫，在党和政府帮助少数民族發展其經济、政治与文化的新的条件下，这种語言的相对落后性自然地就漸趋消灭了。

在發展少数民族語言时，是否需要借用外来的詞彙呢？不消說，这肯定是需要的。对此，我們不妨先看一看苏联的情况。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术語制訂特别委員会創制新术語和科学名詞的主要根源，一方面是每一民族母語的富藏和俄語中的术語；另一方面是通过俄語而吸收进来的国际术語。他們在制定术語的工作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本民族語言的富藏。有时候在某一語言中有可以适当地表現出某一科学概念的本質的詞，而在另外的一种語言中常常是無法确切地傳达那一术語所表現的概念的本質。在这样的情形下，必須大胆地把已經采用到俄語中的术語輸入。但是有些术語是可以比較恰当地翻譯的，就可以采取翻譯的办法，使群众易于接受。

秦鳳翔是怎样对待这个問題呢？首先他反对調查少数民族的詞彙，也就是反对發掘少数民族語言的富藏；其次他对一兩个本民族語文干部所認为較难翻譯的詞，反对再去和群众商量，就直接借用汉語詞彙。他在和謝尔久琴柯顧問的談話中就說过："我看过謝教授的文章，其中提到吸收本民族詞彙时，有时还要向老年人調查。我認为就可以直接用汉語的普通話，如'蝴蝶'。"像"蝴蝶"之类的基本詞，都要"直接用汉語的普通話"，更明显看出他的"語言溶合"的实質；其最后目的，不过是把各少数民族語言完全"溶解"在汉語中罢了！

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和汉族人民長期交往中，事实上早就或多或少地吸收了一些汉語詞彙，作为本民族語言的有机組成部分。秦鳳翔仅仅抓住这一点，就下結論說，西南各少数民族語言和汉語非常接近；甚至認为白族語是"汉語的特殊方言"（与苏联顧問的談話）；因而想取消"白族"之为單一民族。①秦在这些方面的挑撥也是很惡毒的。

斯大林說組成"語言"的基础是"基本詞彙和文法構造"；秦鳳翔在进行語言比較时，为什么不去抓根本問題——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却去抓"借用詞"呢？这是因为他根本反对这样的做法。即如他在和謝尔久琴柯顧問的談話中，强調彝族和哈尼族各个支系甚至不同村寨的"語言"（其实是方言或土話）的不同，說"彝語大体上語言类别是一样的，文法一样，声音系統也差不多，但詞彙差別很大。以昆明的西山和大板桥来講，他們就不能通話，主要是詞彙差別大…。"那末怎样办呢？他說："可是他們有一个'共同語'——就是汉語"！可以明显看出，他認为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共同語"早就形成，用不着再去比較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干脆把它們統一起来好了。更可以看出：他的"比較方法"是在为他所說的"共同語"找寻根据，以遂行其"民族同化"的陰謀！

1953年語文工作会議上，有人批評秦鳳翔是承繼了吳稚暉的"道統"（他和吳稚暉有几十年的历史淵源），这句話是正确的。吳稚暉曾經提倡过"注音符号，"秦鳳翔就夢想改头換面地把少数民族的文字当做学習汉語文的"注音符号"；他認为少数民族文字只是具有"拐棍的作用"。他在所写《論云南拉祜族文字改革問題》一文中說："为了需要学習直接閱讀汉文書籍，为了需要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場上說道地的全国

① 与此相类，秦鳳翔从"語言"一个条件出發，也否認"回族"之为單一民族，認为他們的共同語言是"汉語"，应該改称为"回教"。另一面，他又从"語言"一个条件出發，否認"景頗"、"載瓦"之为同一民族。景頗族中这兩个支派的語言确有很大差异，但在他們的历史傳說中，有着同一的祖先，特別是目前他們又生活在一个地区甚至杂居在同一村寨里，有着亲密的交往和婚姻联系；長期以来他們都以"同屬一族"的民族自覺創造着自己的历史；解放后又以"同屬一族"的民族成分与傣族等共同建立了"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为什么硬要把它們分割开？

共同語，留着这些字母(指几个拉祜族音位系統中所無的字母)作为学習汉語、汉文的拐棍兒或者正音符号使用，也是挺有好处的。”

他反对各少数民族長久使用自己的語文，他認为那是“小集团的語文”，“出了那个小圈子就不能用”(和苏联顧問的談話)。因而作为“拐棍”来說，过了河就必然要丢的！

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忠貞地承繼着国民党同化以至取消少数民族語言的“道統”，在人民事業中来进行破坏活动！他割裂馬列主义的詞句来反对馬列主义，他鑽进民族工作的崗位来破坏民族工作。照他这样做，会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呢？斯大林曾經指出：“同化政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庫中絕对不容許有的，因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見《民族問題和列宁主义》)难道还不明显么？

## 二 制造“民族分裂”的罪惡陰謀

秦鳳翔主張“民族同化”的另一面，就是制造“民族分裂”。

他一貫强調同一民族中不同支系之間甚至不同村寨之間土話、次土話的差別，把它說成是“兄弟民族語文問題中的主要矛盾”。他向謝尔久琴柯顧問提出：“一个民族有好几种方言，而且有特殊差別，矛盾很大，我們是先統一語言呢？还是先着重提高文化？还是兩件事同时作？”这个問題他早就作出了事实的答案，就是为哈尼族的三个支系布都、碧約、卡多分别設計了三套文字方案，也早就作出了書面的答案，他在《論云南拉祜族文字改革問題》中主張：“說到要解决兄弟民族語文問題中的主要矛盾，無非是各自造出一套字母来，使向来只能用口說的語言，現在变得也能用手写了，讓他好用民族的形式發展馬列主义內容的文化罢了！”

就云南来看，由于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內部的分化迁徙，各少数民族形成大散小聚、交錯杂处的分布狀态；因而各少数民族內部不仅支系繁多，方言、土語也是歧出繁多。这是云南少数民族語言的历史实际。但在新的条件下，——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領导和帮助，廢除了民族压迫，得到了民族解放，各自从其不同的發展阶段走向社会主义，或早或迟地都要形成現代民族，这就为原来的民族語、部落語、部族語开辟了一个广闊的發展空間。党的民族語文政策，不仅要讓它們自由發展，还要采取某些措施，促进这种發展。比如說，在設計文字方案前，一定要进行普遍的調查和深入細致的比較研究，选擇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然后再归納音位系統創制文字。目的是由分歧导向統一。某些少数民族，由于長期分散隔离形成了悬殊甚大的方言，或在分化、联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語言，由实际出發，目前必須設計几个文字方案，但也必須照顧到将来的發展(如尽可能統一字母的形式)，尽量避免留下人为的障碍。

秦鳳翔一貫反对調查研究，抓住斯大林說的“只有社会的語言，沒有个人的語言”一句話作为擋箭牌，找一兩个民族干部就关起房門来“創制”文字。这样做，不仅否定了馬列主义的“調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更重要的是否定了語言学的主要任务——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也就是有意抹杀語言随着社会發展的客观事实。

他把少数民族語言說成是靜止不动的，因而提出方言、土語的差別是民族語文問題中的“主要矛盾”；同时用尽全力来找这个“主要矛盾”。所用的方法則是別具心肝的方法。他一貫反对“求同”，特別是从語言的基础——語法構造、基本詞彙等方面去求同。他一貫主張“求异”，尽管是極細微、極枝节的差异。他向謝尔久琴柯顧問說：“我和顧問的意見还不一致。如在統計方法上就是不一致的。如用甲法統計則沒有不同，而用乙法則即显示其不同。”所謂“乙法”，就是專門“求异”的方法。这不明明是有意制造民族分裂么？

秦鳳翔旣然反对調查研究，也从来沒有做过調查研究，那末，他的“統計数字”是从那里得来的呢？現在且看兩个活生生的例子：哈尼族碧約支系的語文干部胡金华同志提到他們叫“南瓜”和卡多支系不一样，他赶快打开笔記本記下来；就憑这个唯一的資本到处宣揚“碧約話和卡多話有85%不相同”。例子呢？“譬如南瓜”！他又向謝尔久琴柯顧問大談傈、沙話的差別，說“有40%不相同”。顧問向他要材料，他就揑造已經交給科学院来的語文干部常竑恩同志。会后有人去向常要，恰好他也在坐；常質問他，他說：“材料嗎？还在梁尔昌(傈人、語文干部)的肚子里！”以“專家”自居的秦鳳翔，不擇手段地編造这些“百分比”，究竟为什么？难道不是为了“証实”这个“主要矛盾”，以便“各自造出一套字母来”，从而达到分裂各个少数民族的罪惡陰謀么？

在他設計“布都文字方案”时，王尔松同志曾說：“我們自称是‘豪尼’，与紅河方面自称‘哈尼’只是稍微的音变而已。別族叫我們做‘布都’。”他立刻阻止王同志不要再說“豪尼”的自称，“說了出去，布都族的文字方案就难得批准了”！又在1953年12月的語文工作会議上，馬国柱同志根据自己的家譜和老人的傳說，說明哈尼族中布都与多塔兩个支系分支并不远，又和元江的撥比(布孔)相接近。秦鳳翔打断他的話說，“背家譜王尔松可以倒数到几十代，以后再研究。”他就是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处心积虑制造民族分裂。

他在《布都族文字方案及用例》的“卷头語”中公然提出这样的口号：“反对以一个地区为标准而使別个地区对它服从的不平等办法”！这清楚地說明秦鳳翔的“是非”标准恰和我們兩样：企圖用汉族的語文去同化少数民族的語文，以至取消少数民族的語文，不叫“不平等”；随着社会的發展，“民族語言”的自然形成倒叫

做"不平等"，这是甚么样的邏輯？

"統治"与"压迫"是旧世界不同民族的不同語言之間的事实。例如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曾在几百年中努力伤害、破坏和消灭巴尔幹各族人民的語言。在这个时期中，巴尔幹各族人民語言的詞彙發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不少土耳其的詞和語，有过"匯合"，也有过"分离"。可是由于它們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的稳固性，还是坚持下来和活下来了。

至于同族內部的語言，在社会主义革命前的历史时期中，从氏族語言到民族語言，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發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在無产阶級及其先鋒队的領导下，各族語言这样的發展，更是具有嶄新的、进步的意义。

莫尔狄諾夫叙述苏联各民族語言的發展情况說："苏联各民族語言的發展，就表現在其詞彙之获得补充上，表現在許多詞和語的意思的改变上，表現在人为的同行語和不需要的外来語的清洗上。但是这些語言的語法構造却完全保存下来了（語言的特点）。这些語言的發展，是按着他們的內在規律进行的。"他还說："苏联各民族語言的發展，也表現在过去方言很多的語言（塔什克語、布略特語、莫尔达維亚語、馬里語等）的逐漸的、不断的統一上面。虽然这个过程尚不能認为是已經完成了。"（見《論苏联社会主义各民族語言的發展》）

方言的統一，当然不可能一下就完成，某些过渡的办法也是需要的。謝尔久琴柯顧問曾向秦鳳翔說："如果彝語方言差別很大，也可以造兩种文字，但还是需要具体材料。如只是給范圍很小的土語造文字，是不合适的。"顧問重复說："我們是不能給每一种土語或每一个村子里的話来造文字的。苏联达克斯坦有37种話，而我們只造了8种文字。因为他們之間有很多是支派、亲属关系。"顧問的話早就戳穿了秦鳳翔制造民族分裂的陰謀。

可以看出：秦鳳翔坚持"民族同化"和制造"民族分裂"，乃是同一事物的兩个方面：为了取消少数民族語言，才配备給各种方言土話一根"拐棍"。其必然結果，是使同族語中的方言、土話定型化，造成四分五裂的狀态，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民族語言的形成。这是他的反动性的另一个方面。

## 三　党能不能領导民族語文工作

秦鳳翔瘋狂地叫囂"外行"不能領导"內行"，要党赶快下台，讓"專家"来領导。我們認为，在民族語文工作上，党的領导同志可能不懂得音标、調号、記音方法之类的專業知識，但是，他們完全能够正确地掌握党对民族語文工作的政策和方向。因为沒有党的領导，民族語文工作就会迷失方向。

党和政府怎样領导語文工作及其他科学事業呢？周总理在最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曾指出："一方面是学术領导，另一方面是政治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領导"。并且說："对于学术問题，我們从来不主張用行政命令进行干涉，我們的領导方針是'百家爭鳴'，就是通过科学界的自由爭論和客观实踐来解决学术問題。对于科学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方針、政策、計划等方面，更需要党的領导。"

党在民族語文工作方面的指导思想是，必須摆正基础与上層建筑的关系位置。作为文化工作看待的民族語文工作，一方面，必須为經济、政治服务，为改造社会服务；另一方面，只有做好民族地区的經济、政治工作，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改造，扫除各民族社会發展的根本障碍后，民族語文工作以至民族文化工作才有所依托，才有發展的空間。与此同时，党从来并不是忽視，而是非常重視文化对于經济、政治發展的反作用。毛主席就教导我們："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济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济。"（見《新民主主义論》）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是辯証地看待和处理有关基础与上層建筑的問題的。就云南来說，党和政府早就注意到民族語文以至民族文化的工作。从1952年起，就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員会和几个自治州（区）先后建立了民族語文研究机構。中国科学院也派有工作組，共同进行調查、研究和設計文字方案等工作。1956年，中央又派民族語文工作第三工作队全队及第一、二、四队的部分队員共約百余人到云南，从而大大地加强了語文工作的力量。截至目前，已經帮助傣、景頗、拉祜、哈尼、傈僳、佧佤、納西等七个民族創制和改进了十种文字；連同四川、貴州方面設計的彝文和苗文，也在云南推行的，共有九个民族的十三种文字。在工作中，培养了一批各民族的語文干部；在昆明和几个民族地区，也陆續建立了編譯出版机構，已經出版六种文字的小学課本。又在云南民族学院开办了六个少数民族語文班。1956年11月，云南省少数民族語文指导工作委員会成立，更进一步加强了領导。不可能想像，在有民族压迫的旧中国以及帝国主义国家里，敢于进行这样的工作，更不必說肯于投放这样大的力量。

今天的民族語文工作成就都是旧中国所夢想不到的，而秦鳳翔之流，公然想抹杀在党的領导下所取得的这些巨大成績，污蔑党忽視民族文化，不要民族文化；甚至說党"把它看作是可有可無之事"。其眞正目的，不外是企圖用資产阶級的"文化至上論"来改变党的指导思想，从而陰謀取消社会改造。他污蔑党的指导思想是"先富后教"，其实是想把他的"先教后富"的反动思想偷偷搬出来。这跟他在做国民党党官时所說"以文化力量推动經济，再合文化与經济之力量以改善政治"的謬論，是一脉相承的；也跟曾經到云南来撈了一把和挑了一下的費孝通所主張的"在佧佤山区要首先

發展文化”是互相呼应的。他們的共同战略，是以少数民族在文化方面的要求为借口，夸大文化的作用，要挟党把文化工作擺到首要地位来首先进行；从而想制造混乱，打乱党的工作步驟，用文化工作来代替以至取消社会改造的工作。这是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最为隐蔽的一手，也是十分毒辣的一手。我們說秦鳳翔所謂的“先富后教”是对党的汚蔑，就是因为它同样是違反馬列主义的。党在进行社会改造、發展生产的全部工作中，从未放下宣傳教育的武器，从未放下民族文化的工作；但是党的宣傳教育是“有所为而为”的，即一切为了社会主义。这同右派分子所叫囂的有根本的区别。

党在民族語文工作上的方針是“愼重稳进”，因为創制和改进民族文字是發展民族文化的百年大計，并且工作本身也常常会牽涉到民族之間和民族內部的关系，牽涉到一些历史習慣問題。以后更提出“采取比过去更为积極，但仍应是稳步前进的方針”。云南民族情况复杂，所有民族工作都是遵照中央所指示的“愼重稳进”方針来进行的，民族語文工作怎么能够例外。在这方面，別有用心的秦鳳翔又是什么态度呢？这可以从他所写的《論云南拉祜族文字改革問題》一文中看出来。他把“愼重稳进”的方針称之为“禍祟”；因而大声疾呼：“我們一天不把这些祟捉掉，兄弟民族的語文事業怕是一天不会按着他应有的速度进行下去的！”在这里，他不仅有“言”，而且先之以“行”：1952年，他关起房門粗制濫造地为哈尼族的三个支派“設計”了三个方案，就煽动少数民族語文幹部去要挟領导立刻推行。并且教唆他們說：“領导不答应，就用民族政策壓他；再不答应，就写信到毛主席那里去告。你們是少数民族，你們說話硬。”1953年，正是边疆民族关系和阶級关系交織在一起，对敌斗爭很尖銳，党和政府正在集中力量疏通民族关系的时候，他又和語文組幹部李曉邨搞了一个所謂“拉祜文修改方案”。他对李曉邨說：“共产党最势利，只要你有群众基础，他們自然贊助你；要是你沒有群众基础，他再也不理你。你在拉祜族中的声望很高，你可以大叫，別人就要搗你的蛋也搗不了。”（据李曉邨揭發）在他点火煽动下，就制造出一个拉祜族代表請願运动，造成極严重的政治后果。其目的不仅挑撥少数民族和党的关系，而是通过这些办法来实現他的以文化工作来取消社会改造的罪惡陰謀。

党在民族語文工作方面的根本政策是和大民族主义者截然相反的。这就是“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我們要从兩方面来体会这条根本政策：一是“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这在民族压迫时代是絕不容許的。民族压迫时代的大民族統治者，对少数民族語文采取“同化政策”“消灭政策”。旧中国如此，俄国沙皇时代也是如此。一是“各民族都有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我們認为，这就是根据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在中国共产党領导、获得民族解放、民族平等的新的条件下，自由地發展，逐步成为統一的、現代民族的語言。然而秦鳳翔竟主張“民族同化”，制造民族分裂；这难道不是从最根本的地方破坏了規定在宪法中的民族語文政策么？

中共云南省委在云南民族語文工作方面所确定的工作步驟是：先边疆，后內地；先多数，后少数。秦鳳翔对此也进行惡毒的攻击。在反击右派运动中，他还說：“为什么不先給內地彝族創制文字（事实上四川創制的彝文已經在云南的一个彝語方言区推行；其余方言区，正在进行調研工作），而須先給边疆傣族改进文字？”“为什么不同时給各少数民族創制文字？”进而汚蔑党的民族政策說，“講的是平等，实际是不平等。”我們認为，党在进行民族語文工作时所以要有步驟、有先后，并不仅仅由于主观力量有限制，更重要的是为了与当前中心工作相配合。党根据各个不同民族的特点和需要，根据各个时期工作發展情况，根据主、客观条件，随时都在作通盤考虑、全面规划，因而在进行中就不能沒有先后緩急之分。这完全是从各族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長远利益出發的，根本牽涉不到“平等”“不平等”的問題。秦鳳翔公然用步驟先后来攻击党的民族語文工作，甚至扩大到攻击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把自己裝扮得好像比共产党还关心少数民族。秦鳳翔的眞正目的何在呢？說起来不外是：妄想挑撥少数民族和党的血肉关系，更主要的是要求党撇开时間、地点、条件，在各民族地区，采取同一措施、同样步驟，以等同速度全面开展各項工作。如果这样做起来，其結果必然是“天下大乱”，右派分子便妄想借此实現資产阶級复辟的陰謀。

最后，应当指出，党对民族語文工作，同对其他任何工作一样，不仅能够領导，而且領导得很好。党早就看穿秦鳳翔的这些陰謀，为了保衛各族人民的共同事業，堅决反对他的荒謬說法和做法。而他一直汚蔑党糟踏了“專家”，把他这种人“投閑置散”。他想篡夺民族語文工作領导权并进一步破坏民族团結的陰謀，难道不是很明显么？

---

（上接19頁）

文字改革并沒有因为右派分子的惡意进攻而受到阻碍，正相反，右派分子的叫囂反而引起了人們对文字改革的注意。贊成文字改革的人更多了，文字改革將在一陣歪風之后更加順利更加稳步地进行下去。当然，文字改革工作方面还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研究，还有許多道理需要向人民进行細致的耐心的宣傳和解釋；但是首要的是分清楚大是大非，击破右派分子的歪曲事实、煽風点火的陰謀，揭露右派分子站在反动立場上所發表的反馬列主义的謬論。这就是我們文字改革工作者当前的中心任务。

# 右派分子陈夢家是"学者"嗎?

唐 蘭

在大鳴大放期間，向党进行悪毒的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陈家夢是"学者"嗎?不是的。他是"冒牌学者"，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热中，不擇手段地拚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圖的市儈，是一个不懂裝懂，假充內行，欺世盗名的騙子。

正如他自己所說，他在"抗战以后，到1944年依靠了以新月派为主的种种社会关系，很快地往上爬到了教授"。在抗日战爭最危急的关头，"想在国际上成名，到美国过美国式的生活，無耻地接受世界上最大的剝削家罗克菲勒的津貼，为他們服务。以研究銅器为名，实际上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場，贊助了美国豪商、軍人、官僚劫夺我国的銅器"。1947年到清华，和商人們拉交情，博取在古董商人間的威信，"从流氓詩人变为市儈学者"。他还妄想"把自己成为国际权威"。只是由于北京解放了，"这些狂妄的野心和夢想"不得不結束，但他說"只是暂时掩住而已"。因此，他对党仇視怀恨在心，"抱着有一天，…有东山再起之望"。在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針后，他認为这样的一天終于来到了，可以"东山再起"了，就發瘋似地到处發言、写文章、拉攏、挑撥、点火、放毒箭，从各个方面来向党进攻。

由于他过去的資产阶級腐化生活，由于三反中他是大老虎，所以在思想改造时不得不被迫自認为"流氓詩人、市儈学者"。但他抱着市儈不妨市儈，学者我自为之的态度，抱着"东山再起的希望"，他总还認为自己有一批資本，共产党总有一天还需要重視他。别人学馬列主义，他可以不需要，他有"旧学問"。他敢于吹嘘有七十万字的大書，"并不違反馬列主义的精神"。所以他敢于反党、反馬列主义。

他自我吹嘘的"学术上的成就"是什么呢?据說有"旧学問"，是"文字学、金石学、古器物学、历史事实考証、地理考証等等"。他說，他"不但以一种專家自居，而以种种專家自居"，他"裝出样样都懂，样样都管，把自己裝成万能的样子"。

我們来看一看这个野心家、市儈和騙子所自我吹嘘的"旧学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3年前后的一次宴会上，聞一多先生告訴我，有个青年陈夢家敢于說"夏朝就是商朝，夏禹就是商湯"，將要訪我。隔几天，这青年来了，長头髮，神气傲慢。留下很厚一部稿子，內容荒謬，都是忽發奇想，悬空立說。这是我認識他的开始。不久，他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跟容庚先生学金文。

就是这样，这个在伪中央大学念过法律系，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習过，准备当牧师，而又当过很反动的新月派青年詩人，写过極其丑惡的黃色小說，在中学里教書被轟跑的陈夢家，找着了一条爭名爭利的終南捷徑，所謂"从金石学出發的"这塊招牌就很容易地挂上了。

那时，赵孟疥壺剛發現，我根据馬衡先生的意見，曾写过一篇跋，銘文大意是赵孟和邗王(即吳王夫差)在黃池之会相見时，邗王賞給赵孟的儐介一些銅，这个儐介用銅來做了祭器。陈夢家想借这个題目出一下風头，但可惜連赵孟是赵鞅都不知道，他还以为晋国只有一个赵孟就是赵盾来和我爭論，是我把《左傳》翻給他看，他才認輸了。但他終于写文章攻击我不懂文法，他十分可笑地把"邗王"又叫做"禺邗王"；把狀詞"于"字当做"在"字用；把儐介的介解釋成賞賜；把应該讀为賞錫意义的"惕"字解釋为后代"冰敬、炭敬"的"敬"。因之，他把吳王夫差賞給晋国人銅，变成了赵孟送給吳王銅。这都是他所謂文法。他就是靠后台有人支持，發表了这一类荒謬文章而起家的。后来在昆明，我讀到《战国策》把"黃池之会"称为"黃池之遇"，証明馬衡先生的意見完全正确，又写了一篇文章，痛駁他的錯誤，还特別讀給他听，他只好瞠目結舌，不作一声。

七七事变后，他正在南方，伪教育部在長沙設立临时大学，后来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他趁这个机会，夤緣到那里当教員，講文字学，扶搖直上，不过五年，当上教授，因此，他又挂上文字学家的牌子。他常常攤出《說文》就講，可是自己还不懂得；常常弄錯，还是大言不慚。他从欧洲回来后，曾告訴我，他跟一位外国汉学家談到于省吾先生，把"省"讀做"省政府"的"省"，对方譏諷他說"恐怕是'吾日三省吾身'的'省'吧"，他認为这位汉学家眞高明，实际上是自称文字学家的陈夢家太不高明，把丑出到国外去了。

一直到1956年，他在《考古学报》第一期的《西周銅器断代》和第二期的《寿县蔡侯墓銅器》兩篇文章里再三提出他的新發見，据說"'奠器'和最常見的'奠彝'，不是尊彝而是奠祭时所用之器"。可惜得很，根据《說文》，这个字只是"尊"字，从宋朝以来研究銅器的人成百成千，都讀《說文》，所以不会弄錯，只有自称为金

石学家、文字学家的陈夢家，不但沒有讀《說文》，連翻也不翻一下，連普通常識都沒有，就胡謅起來了。他認为別人都不懂，只有他懂，敢于著書立說，貽誤学人。我在1956年故宮博物院銅器專門会議上对他批評过，他当时面紅耳赤，承認錯了，但1957年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寿县蔡侯墓出土遺物里，还是原封不动，他难道还有一絲一毫的学者味嗎？

在他尽力夸張的七十万字大書里，單是“甲骨文字和汉字的構造”，就写了一万字。他基本上利用我在《中国文字学》里所主張的象形、象意和形声的三書說，但由于他一定要高出一籌，所以把象形象意合并起来，硬添上一种“假借字”。他不懂得文字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字的形体，而假借只是应用文字的一种方法，所以許愼的定义就是“本無其字，依声托事”，既然“本無其字”，怎么又出来一种假借字呢？文字学者而沒有这样的常識，不懂得一般所謂“假借字”只是一种習慣語，例如說“其”字本来是畚箕，現在当作代詞，是“假借字”，这是一种說法；但如果在文字学上的分类，却另是一事，“其”字还是“象形字”。从象形借来，本身还是象形，从形声借来，本身还是形声，决不能因为被假借了，就变成另外一种文字。显然，这样的著作，其东拉西扯，加入了很多与題無关的东西，目的只在拚命卖弄，欺世盗名和拉長稿子多得稿費而已。

在昆明时，伪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礼手上有一百多張被盗窃而流散在国外的中国銅器的照片，原物在欧美博物館或私人收藏，甚至是古董鋪里的，既搞不清原物情况，甚至不知道有什么銘文，更不知道器的眞假，并且在流散国外的銅器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本沒有什么科学价值，但陈夢家却如获奇宝；編了《海外中国銅器圖录》，写了《中国銅器概述》，作为他自称古器物学家的資本。概述一开始就極其可笑地說秦以前是銅器时代，“秦以后已有詳备可据的紀年史，是为史書时代”，照他这样說法，秦以前的《春秋》和《竹書紀年》就都不是編年史了。他又說：“最早之刊本为宋，最早之手写本为唐，最早之竹簡为汉”，只要稍稍懂一些中国文化史就都可以知道这里沒有一句是說对了的。他这样淺薄無知是人們所想像不到的。那时，郭宝鈞先生有一本《中国銅器学》的稿子在他那里，他尽量利用了，写信給郭先生却說“很多地方，所見略同”，既然“所見相同”，当然不好算他“抄”或“偸”了，在他的書里，始終沒有提到郭先生的著作。

事实証明，过了十六七年，他还是那样淺薄無知。七十万字的大書里有“飲食器具”一节，他說：“鼎、煮肉”，就不知道鼎可以煮魚、煮鳥、煮菜湯。說：“鬲，蒸谷类的煮水部分”，請問口徑不过五市寸、容水不过一公升的銅鬲能蒸多少飯呢？說“甗下部是鬲，上部是甑”。又在“殷代社会的历史文化”的一节里說：“由于甗之有甑，可見飯是蒸而食之的。由于銅器中甗少而甑更少，可見当时实用的甑，多是竹木制的”。自称为古器物学家而不懂得商代的甗是从陶器演化来的，是一个整体，春秋以后才分成上下兩截，竟不知道用了甗，就根本不需要甑。自称为文字学家竟不懂得“甑”字从瓦，可以看出古代一般都用瓦制，殷代陶甑也有發現。这不都是怪事嗎？

在昆明时，陈夢家曾問我如何鑒定銅器的眞假。我于此道本非行家，那时又無实物，不知为不知，只好不答复。可是他一到美国，就挂牌鑒定銅器，和奸商流氓勾結在一起，充起專家来了。其实他的鑒定，始終是直接或間接地从古董商人学的，所以对可以盗卖給外国人的文物最有兴趣，而在故宮博物院所藏著名重器亞醜方尊和方罍的眞假引起爭論时，就認眞作假，要讓古董商人作最后裁定，才不再怀疑。相反地，一直到最近，古董商人的一个宋仿犧尊，放在他書桌前几个月，却始終認为是古器。

在他剛回国时，买了大批假黑陶，什襲而藏之。有一次拿給我看，并很神秘地告訴我，国內無人認識，外国博物館有很多，这是他的“宝貝”。一直到三反时，經手商人自己坦白，他們曚了許多外国奸商，也曚了陈夢家。由于古代木器在国外有市場，陈夢家就經常在魯班館等地搜罗明代傢具，摆了一屋子，常常約人看，就自封为木器專家。其实所謂明代木器，大都經过改裝或拼湊，只有所用材料眞正是明代的。

总之，陈夢家的所謂“鑒定”，只是听到一些經驗，学到一些皮毛，自己不加思考，不加分析，所以始終兩眼漆黑。在他的七十万字的大本書里，甚至把五十多年前商人們卖給英帝国主义傳教徒庫林的一塊假刻卜辞，当作被他所發現的宝物，据說是殷朝一个叫做“兒”的人的家譜，是十分重要的史料，于是把拓本放到圖版里，还要題上“考古研究所藏”。如果眞是这样，收藏这塊假卜辞原骨的大英博物院眞要喜出望外了。可惜这塊眞骨上所刻的假字，笔画笨拙牽强，早就为大家所論定。單是这个“兒”字，在上部臼形里多了一个横画，無論甲骨金文以至小篆，从沒有这个写法，一望而知是無知杜造。自認为“实事求是”的大書，仅仅在这一件“事”上，就使讀者不辨“是”“非”，貽害無穷。抉擇材料眞假，是考古学上最基本的問題，我們不可能照样写七十万字来一一批判陈夢家的七十万字大書，而且也絲毫沒有必要，因为只就这一塊假卜辞为例，就可以看出这本大書在学术上究竟有沒有价値了。

据陈夢家說，他还懂得历史事实考証、地理考証等，可惜在地理考証方面，我們只看見过他抄襲了黃盛璋同志的材料所写的有关王城問題，此外表現不多。就是在历史事实考証方面，他有过什么成就呢？他自己夸耀的“北京解放以后，曾不顧众議之所非，又在清华大学講过一期”的“尙書通論”講稿，是他在十几年前編的，內容都是一些陈芝麻爛谷子。例如东晋的伪古文

尚書从宋以来經过很多学者討論过，只消用几百字总結一下，附一个参考書目就行了，他竟拉扯了一万多字。“若”字有“如此”的意义，古書和金文常常見到“王若曰”，那就是“王这样說”，是史官記录的話，所以也可以說，“周公若曰”，“微子若曰”。陈夢家連《助字辨略》这类書都沒有讀过，硬要把“王若曰”限定为史官代王宣布命令的話，甚至于根据这类推断尚書盤庚微子等篇是战国时人所作，又写了一万多字。这些塵羹腐飯他自己尽可“頗自珍爱”，却勉强要人民大众也当作美味，这不是在白日做夢嗎？

陈夢家还自認为年代学家，他只根据《史記集解》所引的一条竹書紀年，由武王伐紂到幽王共二百五十七年，他既不找别的史料，也不研究一下現在可以知道的西周各王的积年，也不想一下書本上的数目字容易写錯（像竹書紀年盤庚至殷亡的年数就有錯字），就盲目地决定周武王伐紂是公元前1027年。到了我把汉代所傳殷曆的遺說整理出来以后，他無耻地在《殷虛卜辞綜述》里利用这些材料追改一番，歪曲材料来附合他的謬論。更無耻地在篇末特别介紹他論西周年代的几种写作，把我整理出来的殷曆一字不提。

如上所說，陈夢家既不是这个家，也不是那个家，只能称为空头專家。腹中空空無所有，到处鬧笑話，却要神气活現地裝成無所不知的“学者”。他的一套本領是别人研究什么，他也立刻研究什么；别人有了文章，他就可以略略改头換面，間或添上一些，只要灵机一动就可以写出来的胡說八道，就成为动輒万言、又臭又長的文章。他善于变相抄襲，在昆明时，他代伪中央日报编一个副刊，叫做“讀書”，拉我写文章，我写了一篇《未有謚法以前的易名制度》，他在《殷虛卜辞綜述》里“史書上的商王庙号”一节就把我的意見作为他的意見。这一部大書里这一类的抄襲是数不胜数的。

我对于他这一套本領是久已領教过的，所以1946年他在美国支加哥写信給我說：“我忘記你对金村年代好像有一个說法，它决非韓墓，怀氏对此頗含糊不清，便中請賜数行。”我沒有复信，写了一篇《洛陽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韓墓考》，在报上公开答复，以免被他巧偷。他自己从来沒有認識出过一个过去認不得的甲骨文字，但自封为古文字学家。他总有一二十次向我借看尚未發表过的文字考釋的旧稿，我从未答应。他說只消开一个我所認識的古文字的單子，或者把我写过批語的金文編或甲骨文編借給他，我也沒有照办。他罵我懶，罵我吝惜，甚至說我是吹牛，我还是沒有理。我总不願意把自己沒有整理好的意見，供給他这一类人来坐享其成，或者改头換面，貽害讀者，或者吹毛求疵，蓄意中伤。事实証明，他在《殷虛卜辞綜述》和《西周銅器断代》里很多地方都是如此。

尽管这样，我过去对他，总还寄与一些期望。他表面还很爽直，有話就說，对老年人（例如徐森玉老先生）很殷勤，有些小聰明等等假象也曾迷惑了我；所以尽管看見他乱罵人，摆权威架子等很討厭；尽管在他对我說“我捧你，你不要到处說我不好”这一类無耻的話，觉得可鄙；但总还期望他能变好一些。在黃盛璋同志抨击他的盗窃材料时，还希望他們能够和解，能够互相团結。只是經历了这次反右派斗爭后，我才得到深刻的教訓，把眼睛擦亮了。这种在灵魂深处徹底腐朽而又拒絕改造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是不能寄与任何期望的。

陈夢家在三反运动时是大老虎，党和政府沒有追究旣往，他应該改过自新。但在院系調整后，他轉入了考古研究所，相反地把尾巴翹得更高了。几年来，他似乎很努力，很忙，据他說是“社会主义热情”。但忙的是什么呢？忙的爭权利，当把头，捧这个，拉那个，搞小圈子，挑撥离間，打击人；忙的东跑西跑，沽名釣誉多写东西，多拿稿费；忙的买房子，买明代傢俱；裝着热心戏剧，搞鬼把戏。

他的著作眞快眞多，兩年工夫写七八十万字，平均每天一千多字，这种抄都抄不及的速度，眞够吓人一跳。印出一部大書，确是有样子。拿到七八千稿费，买一所大房子而有余，名利双收，确实可用以向人夸耀，引誘年青人走这条道路。只可惜他的著作来历，都不大光彩，变相的抄，变相的偷，加上不負責任，胡說八道。七十万字的大書几乎成为百科全書，只要牽絲扳籐可以拉扯得上，就拚命望里塡，下笔万言，去題千里。假使不是定期交稿，就写七百万字也完不了。一篇文章常常發表兩次。一个題目，常常在同一时期里重复写兩三次。他的目的只是快出書，多出書，写完这个，就忙那个，从来不肯做校对工作，从来沒有想对人民应該負責任。对于十几年前的旧稿《尙書通論》，他自己說已經“面目生疏，無从董理”，要别人替他查对原書，改正錯誤。他自己“不暇更作較大的改动，只能尽旬日的工夫，稍加清理与补充，即以付印”。而七十万字的《殷虛卜辞綜述》，所引的卜辞，据說“想要重对而始終沒有重对”，所以連当材料用也靠不住。

他是專职研究員，国家每月給他巨額工資，他沒有摸一下良心，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却总想趁机会撈一把。首先他想独霸甲骨文和銅器的研究，想把《殷虛卜辞綜述》作为总結。在几次会議上我們都反对他这样做，我們知道他的底，自己沒有眞正研究，如何能妄下雌黃，企圖压倒过去学者們的成績。但他还是偷偷地这样做。綜述写完后，他趁我忙，故意只拿一小部分稿子給我看，就要我为他提書面意見。我当时認为学术問題，可以各抒己見，即使有些謬論，也可以引起别人的深思，所以同意他的出版。但他居然要拿这本七拼八凑、东抄西盗的書作为資本来向党进攻，我眞悔恨当时沒有很好地尽我的責任，沒有对它做公正严厉的批評，閉上眼睛就签了字。

1953年秋，在《文物参考資料》上，我和他有过一次爭論。我認为“由于青銅工具的發明，一方面使生产力提高，一方面也就使手工業和农業分了工，許多人脫离了农業生产而專事于金工、木工等”。有人提出了疑問，陈夢家竟蛮横地替我代答，他說要到青銅工艺發达以后，才可以造青銅工具。“青銅工艺只是在那个社会制度下特殊發展而成的王家工業。殷代的青銅工艺，只是一种工艺，还不能称为存在于社会的專門化的工業部門。当时，农具和一般的工具恐怕不是銅的”，又說“那时候根本不用青銅农具”。他否定了作为奢侈品的青銅生活用具只是在金屬工具的使用以后，生产力十分發展，并有了阶級剝削，才会出現的一个基本原則，他甚至含糊地說“那个社会制度”而不願意指明是什么性質的社会。我当时曾批評过这种謬論，并要他好好地学習馬克思主义。他口头上認錯了，但設法阻止我的批評文章的發表。

对右派分子来說，客观事实是不容情的。当陈夢家跟我爭論时，安陽大司空村的殷代遺址，偏偏打了他一下耳光，發現了一个殷代銅鏟，証明是生产工具。石兴邦同志写了一篇文章，陈夢家赶紧使用兩面手法，一面夸奬文章写得好，一面阻止文章的發表，阻攔了兩年，在1955年發表的發掘报告里才有極簡單的叙述。他在《殷虛卜辞綜述》里故意含糊其辞，說“由發掘或由其他方式出土的殷代銅器中，有大量的兵器、祭器，有不少也不太多的工具，而几乎沒有农具”。又說“殷代青銅农具之不見，是合乎历史条件的”。“金屬的农具即使有，也不会是一般直接耕种者所用的”。他不敢公然否定殷代有金屬农具，可又死不承認，只好“推想殷代的百工是受重視的，他們可以制造并使用金屬的工具”，而說大司空村出土的青銅鏟“应屬于这一类，它不是耕种者的农具”。但是这个長22.45厘米的大銅鏟，除了挖地，作什么用呢？陈夢家沒有交代出来。这种一手遮天的手法，有意歪曲科学的历史的事实，究竟为什么呢？

現在，已經很清楚，他在有意地反对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發展史，我們过去只認为他落后，沒有学好馬克思主义理論，那是太老实了，太天眞了。

他向来不談历史分期問題，于省吾先生說“《殷虛卜辞綜述》沒有講到社会性質是主要缺点”。我們都知道陈夢家沒有眞正精通甲骨金文，沒有在整理全部卜辞材料上下过苦工，沒有眞正掌握和古代史有关的文献和資料，并加以研究，尤其主要的，他从来不学習馬克思主义，他怎么能接触殷代社会性質的問題呢？但是他并不是沒有講到，于先生給他騙了。他楞說商代那种高度的文化是在最原始的石器骨蚌器等基础上产生的，他蓄意要反对馬克思主义，当然要在表面上避开这个关鍵性的問題，而在暗中輸入資产阶級观点。

去年冬天以后，他不斷地講历史分期了，又作报告，又写文章。他在1956年10月写的《尙書通論序》，提出了他所謂“史学研究”的全部綱領。他說，“除了方法是最主要的以外，工具和資料是研究古史的首要的条件”。他所謂工具是：小学、銘文、版本学、古器物学、年代学、曆法和古地理。这都是他自認为有了本錢的。他說“經学和小学本身的研究，是为古史研究奠基的础石，舍此而談古史，那只是沒有基础的架子而已。方法是錢串子，材料是錢，有了方法和材料，散錢才能連串起来，只有方法而無材料，那只是錢串子而已”。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还想在古史方面取得独占地位，空喊了半天方法，却根本不提到馬克思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是想拾出資料問題来对抗馬克思主义”。这和費孝通、吳景超、李景汉之流的右派分子借社会調查来向馬克思主义进攻，不正是异曲同工嗎？

同样，他过去从来不談文字改革問題，我提意見，他說“这是政策，不要爭了”。我說“文字学研究文字發展規律，要为改革文字而努力”，他說他只注重認識古文字。我提到过文字学会、文字研究所，他都不感兴趣。从今年春天以来，他突然兴高采烈地論文字学，論文字改革，主張設文字研究所，还慫恿我組織文字学会。一方面他宣染中国語文社向我“圍攻”，另一方面却要文字改革委員会組織文章来批判梁东汉同志。三月間他还怕做公开講演，怕有人喝倒采，下不来台，五月間就認为形势大变，全面地反对文字改革，甚至于要政府收回簡化字表。他現在还在要無賴，說这是“学术性的問題”，他是“以文字学者的資格提出来的”。他連汉字簡化方案都沒有看完过，他又在什么时候研究过这些問題？他除了叫囂和煽动外，提出过什么积極性的意見？他有什么資格說他是“文字学者”呢。中国文字学一向是向前發展的，远在一千八百多年前，許叔重就和主張文字永久不变的俗儒們作坚决斗爭。要拉社会倒退，讓文字永远原封不动的右派分子想玷辱我們有优秀傳統的文字学，难道是我們所能容忍的嗎？陈夢家还用“十分贊成”的話来强力推荐关錫一封誣蔑我們領袖的信，說贊成文字改革的人是“順大坡”，是“市儈行为”。右派分子向来惯于用“賊喊捉賊”的办法，所以“市儈”决不是別人而正是他們自己。陈夢家說，“說話要看时机”，可惜他把时机看錯了，把馬脚露出来了，这道道地地的市儈，投錯了机，終至于一敗塗地了。

在大鳴大放期間，陈夢家忙得不可开交，唯恐火放得不旺，毒放得不够。当人民反击右派的时候，他后悔了，退縮了。他口口声声自命为“学者”，只是不注重馬列主义的学習罢了，只是自己太狂妄罢了。我們要問他和人民日报記者談話时，旣反对毛主席所說的“拆牆留綫”，又反对毛主席提出文字改革的方向；在学習杂志座談会上把馬克思主义說成是教条；难道都不是大是大非嗎？难道只是学术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嗎？这几年来他总想拿所謂“旧学問”，想把“資料”来反抗馬克

# 繼續追击右派

## ——駁斥陈夢家、关錫——

秦　华

右派分子陈夢家利用文字改革問題向党进攻的卑劣行动已經引起語言学界和社会人士的憤怒，几种語文刊物都已有專文駁斥。但为了更加揭露右派分子的骯髒面目和可耻的陰謀，还有进一步批判的必要。必須通过深入的批判，我們才可以分辨什么是善意的批評(那怕是反对文改的意見)，什么是利用时机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事業进攻的陰謀。

發表在«中国語文»1957年6月号上的«一封討論文字改革的信»，是右派分子陈夢家及其嘍囉关錫向党进攻的最毒惡最露骨的一篇文章。«中国語文»已經發表了潘山、毛西旁兩位同志对陈夢家、关錫的駁斥；«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双周刊也对陈、关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論进行了批判，足見陈、关的惡毒的居心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憤怒与警惕。

那篇文章分兩部分，前边是关錫写給陈夢家的信，后边是陈夢家的"附記"。它的来路是关錫通过«光明日报»写信給陈夢家，陈夢家加上"附記"送交«中国語文»，气势汹汹地要求發表。現在先从关錫的信談起。

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都是先把自己裝扮成正直忠誠的化身，有的說把他的骨头燒成灰也檢查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有的說党是偉大的，他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关錫也不例外，他一則說"我非常关心祖国的文化"，再則說"对文字改革虽有意見，但不敢公开表示出来。我認为这是对祖国不負責任的态度。一个眞正的爱国者应該打破这种陈旧的观点"。看，关錫把自己打扮成怎样一个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但是在这种画皮底下究竟隐藏着什么貨色呢？

在那些冠冕堂皇的話后面，关錫立即造起謠言来了。他說："积極主張文字改革的一些同志，大力宣傳工农兵群众都贊成文字改革，实际并不这样，只要相近的朋友同志之間說起来时，几乎是人人反对。"(本文下加点全是笔者加的。)首先我們要弄明白的是，解放后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并不是一部分积極主張文字改革的人在那里自發地进行宣傳，而是人民政府成立了專門机構来进行工作的。全国解放后不久，就在党的扶持之下成立了文字改革协会，1952年正式設立了文字改革研究委員会，1954年改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直屬国务院。关錫故意不正視党和政府一直支持并指导我們的文字改革工作的事实，而把它說成是一部分人在那里宣傳。他的目的是企圖把党的工作說成是少数个人的活动，从而否定党的領导；同时也在罵少数人的掩护下繞彎子辱罵了党。

关錫在这兒还汚蔑我們的文字改革宣傳工作是捏造事实，他的証据是"相近的朋友同志之間說起来时，几乎人人反对"。眞是这样嗎？絕对不是的。我們只要举出一件事实来就够了。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曾印發了30万份征求意見的表，其中首先問到："中国文字改革要走拼音文字的方向，你是不是同意？"在文改会收到約四万多份意見表里，百分之九十以上拥护文字改革，贊成拼音化。塡寄这份意見表并沒有什么可以引起顧虑的地方，塡写者是自願的，他們可以不署名或者随便塡写什么名字。因此，这一个群众意見的統計是眞实的，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希望，它就是"工农兵群众都贊成文字改革"的証据，这也就是人民政府成立文字改革机構的客观基础。这兒我們就不能不怀疑关錫所謂"相近的朋友同志"究竟是些什么人。关錫的这些相近的朋友同志是他捏造的呢，还是受了他惡意宣傳影响的人，还是他們那些同声相应的右派嘍囉們呢？在严肅的反右派斗爭中，我們要关錫有所交代，人民是不容許这种欺騙訛詐的行为的。

右派分子是拐彎抹角極尽其汚蔑党、汚蔑革命領袖之能事的。他們不敢公开反对党，不敢公开反对毛主席，因为党和毛主席在全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信。在这种情形之下，右派分子就只好拐彎抹角来进行他們汚蔑党和領导同志的陰謀。关錫就是这样。他不敢公然反对毛主席对文字改革方針的英明指示，而把毛主席的指示說成是受了一部分主張文字改革的人"歪曲事实"的"迷惑"。他說，"可是大力宣傳說是群众一致拥护文字改革的結果，把毛主席也迷惑了，所以毛主席在1951年对馬叙倫先生談話时曾說过：'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有人借此更大事宣傳起来，实际毛主席是为了符合群众意見而說此話。但群众并不贊成文字改革。何况毛主席不是語言文字学家，对此不能一点不中肯的地方也沒有。"

在这兒，他把毛主席描写为偏听偏信的官僚主义者，惡意地歪曲了党和毛主席所指示的行之有效的群众路綫。群众路綫是党在大大小小的斗爭中取得胜利的法宝。党和毛主席是永远了解群众的，代表群众利

益的，所以能永远走向胜利。所謂"受一部分人的迷惑"只是关錫对毛主席的惡毒攻击而已。正因为毛主席观察問題全面，体会群众要求深刻，而且从人民的長远利益出發，所以全国拥护文字改革的呼声是普遍的，是日益高漲的。这种呼声正証实了毛主席指示的正确。

关錫在这兒还把毛主席描写为随声"符合"(附和)向人民討好的庸人，按照他的說法，好像毛主席对这个問題本無所知，只不过討人民的欢喜而已。至于文字改革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毛主席是不在心上的。我們看，还有哪个右派分子敢于这样污蔑党和人民的領袖呢？还有哪个右派分子敢于这样猖狂地企圖損害全国人民爱戴的毛主席的威信，从而挑撥党和毛主席跟人民的关系呢？

关錫还嫌他的話不明显、不露骨，怕达不到目的，再加上一句"毛主席不是語言文字学家，不能一点不中肯的地方也沒有"。請看，关錫在这兒給毛主席再加了一頂帽子：毛主席在这个問題上不学無术。关錫这种無耻的說法，不能不引起我們無比的憤怒。右派分子除儲安平之流外，一般都是狡猾地說党好，党員不好；上边好，下边不好；借此达到实际上取消党領导的陰謀。而关錫則公然侮辱毛主席，这是不能容忍的。右派分子說党不能領导科学，陰謀夺取文化科学方面的領导权。关錫这种說法和用心同其他右派分子如出一轍，不过更露骨更囂張而已。关錫在信上說，"您在二月四日光明日报上發表的《略論文字学》一篇文章，是一篇好的文章。我很同意你的看法。"关錫一方面佩服右派分子陈夢家这位所謂文字学"專家"，而另一方面又詆毁毛主席不懂語言文字学。言下之意，領导語文政策的应当不是党和毛主席，而是資产阶級右派分子陈夢家之流。

通过这次反右派的大辯論，右派攻击党領导文化科学方針的謬論已被徹底粉碎。在文字改革方面，几年来的事实，早已証明党的領导方針是正确的，而且基本上执行得很好。汉字簡化方案已經公布实行，我們推广普通話的工作已在全国范圍內蓬勃展开，汉語拼音方案(草案)已經公布試用，我們的拼音文字研究工作也在有計划地进行，这一切都是毛主席和党英明領导的表現。我們并不否認文改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缺点，但成績仍然是主要的。可是右派分子不願看見这些成績，仇視这些成績，片面誇大缺点和歪曲事实，因而千方百計破坏它并利用文字改革問題向党、向毛主席肆行污蔑。他們站在腐朽的資产阶級的立場上，本来就不可能同我們人民有共同的語言的。

在关錫的信里，我們可以充分看到他的反动立場的本質，这种本質是不能用一些好听的自我裝飾的字眼以及拐弯抹角玩花招的手法所能掩盖和狡賴过去的。关錫說，"改革就是象征进步，反对改革就是落后、保守。人們多半有此錯觉。一个眞正的爱国者应当打破这种陈旧的观点。"我們知道，馬克思主义者和無产阶級其所以是进步的，就是他們把改造世界、变革現实看成自己光荣的任务。只有变革現实，生产才能發展，人民才能求得幸福，因此改革必然象征进步。相反，沒落阶級(封建地主阶級、資产阶級)則为了保持他們剝削的利益，反对打破旧制度，反对改革，因此他們就是落后的、保守的。这是眞理，而不是錯觉；这是进步的观点，而不是陈旧的观点。其所以是进步的，因为它是發展的观点；另一种观点之所以是落后保守的，因为它保持旧制度，反对發展，阻碍进步。可是关錫的看法正相反，这是什么原因呢？除了替反动的剝削阶級辯护，还有什么別的理由呢？关錫的反动立場还表現在下边的話里。他說，"至于'順大坡'也跟着贊成文字改革，也可以說是一种市儈行为。""順大坡"就是大势所趋的意思，"大坡"就是全体人民的一致趋向。在不可抗拒的群众趋向面前，少数动搖分子不得不跟着走，这就是順大坡的意思。关錫在文字改革問題上談到順大坡，也正証明了前边談到的他对于事实的歪曲，証明了他的前后矛盾。他一边說群众实际上并不贊成文字改革，一边又說"順大坡"，即群众大多数都贊成文字改革。这兒可以看出他在群众贊成文字改革的現实面前老羞成怒，不覚說了眞話。他也看出群众性的文字改革的洪流是不可抗拒的，而对表示贊成的人們怀有無限的憤懣。这和党整風初期右派分子們謾罵积極分子又有什么兩样呢？他們的目的只有一个，反对人們堅决跟着党走，在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給人們施加压力，威胁人們跟着右派分子走。这样看来，关錫的反动立場也就更加明显了。

我們知道，右派分子是善于等待时机的。他們平时陽奉陰違，裝得老老实实，騙取党和人民对他們的信任。但一到有机可乘，他們的假面具就揭开了，这时候他們就利用合法机会进行他們的陰險勾当。关錫也不例外。他在信中說，"在百家爭鳴的号召之下，关心祖国文化教育的人們，应該积極提出久郁未發的意見。以使祖国的文化能够避免走向黑暗之途。"关錫利用的时机是百家爭鳴，他是在党号召的学术上的百家爭鳴时机实行向党进攻。奇怪得很，这位"关心祖国文化教育"的先生，解放八年以来，在共产党領导的人民政权下却有意見"久郁未發"，言下之意党和政府这几年来一直在限制或压迫言論自由。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說話呢？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里曾說，人民有言論自由，而反动分子則不許乱說乱动。事实上文字改革問題这几年来一直在刊物上討論着，贊成的和反对的文章都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关錫的"久郁未發"的意見正是一向不允許乱說的貨色，現在趁大鳴大放的时机冒出来了，人民还是要把它打回去的。关錫对党的文字改革方針的認識竟是"使祖国的文化走向黑暗之途"。关錫不覚得解放前蔣介石

反动派压迫文字改革运动，逮捕文字改革工作者，解散新文字团体，封閉新文字报紙，追查写新文字标語的同志等等作法是黑暗統治；他不覚得蔣介石反动政权下的教育廢弛、文化落后、文盲众多是文化上的黑暗时期，反而覚得对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便利科学技术發展有重大意义的文字改革方針会使中国走向黑暗之途。請問在这种方針下，走向黑暗之途的是哪些人？沒有別的，那只是沒落阶級害怕人民天下更巩固，从而使資本主义复辟的企圖更加渺茫的一种陰暗心情的表現而已。不同阶級有不同的立場，不同立場有不同的道理，道不同不相为謀。这就是我們对关錫反动謬論的看法。

了解了关錫的反动立場，我們就不难理解他对文字改革問題（这兒只談到文字拼音化問題）的荒謬的看法。（至于善良的人們由于不了解而持有类似的意見，又当別論）我們覚得中国文字必須走拼音化的道路，拼音文字是建設社会主义、提高人民文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关錫却認为"汉字完全沒有拼音的必要，它利益很小很小，害处很大很大"。我們覚得拼音文字好学又好用，汉字难学难用，关錫却認为"拼音文字好学不好懂，汉字难学易懂"。我們覚得学習汉字浪費学生的精力和时間，关錫却認为"人一生用字时間長，学字时間短"，多花几年学汉字沒有关系。我們覚得小学生在学習汉字上遇到的困难太大，他却說"我們并沒有受过那些苦头"，"看看小学生，每天可以說淨玩，看不出他們因学習汉字而費了額外多的时間和腦力而苦惱"。关錫和我們沒有共同的語言。这兒我們只簡短地說明一些情况来駁斥关錫对于事实的歪曲。

文字和其它工具一样，产生于社会的需要，在实踐中得到逐步的改进，而且在需要越大的时候就改进得越快。原始时期人們只能拿圖画籠統地表示語言，以后才学会拿表示詞的字表示語言，以后又学会以表示音节的字表示語言，最后才学会拿表示音素的字母表示語言。这样愈向前愈学会更精密的分析，而文字的学習和使用也就更加容易起来。自从人类有了拼音文字以后，后起的民族就再不走前人迂迴的道路而逕直用拼音文字。英語、法語、德語、俄語以及我国的若干兄弟民族語言都是这种情况。原来不够科学的文字也在一定条件之下改用更科学的音素化的拼音文字，土耳其、苏联境內的突厥民族以及越南人民共和国就是这种情况。我国的汉字改革方針也是本着这种精神的。拼音文字是按照語音系統地記录語言的，所有的語言既然都是声音的，自然也都可以使用拼音文字。关錫說汉語輔音沒有單念的（不像英語、俄語那样），沒有語尾的屈折变化，因而不适合用拼音文字。这完全是沒有常識的胡說。拼音文字跟着語言走，懂得語言就能学習文字，就能懂得文字，使用文字。文化程度逐步提高了，語言逐步丰富了，文字自然也跟着認得多了。这里沒有什么不好懂的問題。汉字脫离語言才真正發生难懂的問題。至于小学生的学習文字，朝鮮就是例子。鮮朝沒有廢除汉字前，小学是六年畢業，廢除汉字后就減为五年，以后又減为四年。苏联小学生由于使用拼音文字，小学四年畢業，而且課程內容分量超过我們，譯成汉字是我們的兩倍多。由于他們小学的时間短，所以工学院可以延長为五年，而我国則只能是四年，苏联的医学院是六年，我們只能是五年。又由于他們小学課程分量比我們多，所以高等学校虽比我們多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五的时間，課程分量却比我們多百分之一百至百分之二百。比方，据統計，苏联的生理学教本譯成汉字为一百多万字，我們的則只有五十万字。苏联的"精神病学"比我們的講义多兩倍多。人家的"內科学基础"我們講授不到三分之一。这就是我們所以要走拼音化道路的眞正原因，这就是党和毛主席英明正确領导的客观眞理和客观依据。而关錫之流則不过是閉目塞听、悪意瞎說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关錫的文章是陈夢家推荐發表的。他这样作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贊揚。只要看一看他在"附記"里所推崇的話就够了。他說，"我認为，信中所涉及的，是一个普通的人对于文字改革的意見。""至少是眞誠的"，"但不能說成是幼稚的。""但不一定像專家那么有成見。"

这兒他極力要把关錫的悪劣地向党进攻說成是群众的呼声，說成出于誠意而且是成熟的意見，順便再打击一下党（在"專家"字样的掩护下），把党的正确方針和措施說成成見。所以关錫的意見也可以說是陈夢家的夫子自道，或者說借刀杀人。这种手法是很悪毒的。比写匿名信更巧妙些，比直接写出效果更大些。所以陈夢家唯恐这封信不得發表，咄咄逼人地一則說，"倘使我也在刊物編者的心目中当作一个'專家'，那么我願意負責推荐这篇平常的通信。"再則說，"《中国語文》就应該赶快登載这类群众的意見"，"我們办刊物的人就应該尽量早登快登"。陈夢家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情早溢于言表了。

陈夢家还向讀者点了一把火，陰謀鼓动在群众中掀起大規模的反对文字改革的風波，从而引起群众对党的不滿，离間党和人民的关系。他說，"我十分贊成这篇通信中的精神。""文字改革是一切使用汉字的人的事，群众都有說話的权利"，"群众是刊物讀者的絕大多数。他們比少数的'專家'更有权用此刊物园地發表反对或怀疑的意見。"这兒他"号召"群众学習关錫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精神，污蔑党和政府在文字改革問題上一向不給人民說話的权利，并且露骨地煽动群众来反对或怀疑文字改革。

（下轉12頁）

# 普通話异讀詞审音表初稿和本国地名审音表初稿

普通話审音委員会

普通話审音委員会自1956年4月起开始审訂异讀詞的讀音。事先由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辞典編輯室的部分同志，就現代北京話的实际讀音，参照韵書字典，搜集有异讀的詞，提出初步意見。到1956年7月，搜集了异讀詞六百多条。这批材料由审音委員会分批油印送請各位委員审核。許多委員对于原稿拟訂的讀音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見。审音委員会于是召集委員会議，就一些原則性的問題进行了討論和研究。又成立一个初审小組，对各委員提出的具体意見进行了多次商討。商討的結果，又提交委員会审議。1957年8月审音委員会秘書处根据会議所討論重新修訂了异讀詞表原稿，仍分送各位委員审核。这次审核，意見已接近一致了。审音委員会秘書处根据各委員最后的审核意見又加以整理，編成了这个普通話异讀詞审音表初稿。

本国地名讀音的审訂是从1956年11月开始的。审音委員会曾把本国重要地名讀音有疑問的，选出了一百多个，用通信方式向当地进行了初步調查，根据調查的結果訂出了普通話的讀音。审音委員对这批地名审訂的讀音，意見較为一致，已經最后通过。

現在把这兩种审音表的初稿先行公开發表。希望广大讀者多多提供宝貴的意見，以便做进一步的修訂。

## 普通話异讀詞审音表初稿

一、本表一共收集了現代北京話的异讀詞666条(其中也包括一小部分詞組)，逐条注明审音委員会审訂的讀音，按音序排列。

二、审音以詞为对象，不以字为对象。例如："率"这个字有"ㄌㄩˋ、ㄕㄨㄞˋ"兩个音，但是在"效率"这个詞里，只讀"ㄌㄩˋ"，在"率領"这个詞里，只讀"ㄕㄨㄞˋ"，所以"效率"的"率"和"率領"的"率"的不同讀法不在审音范圍之內。本表所收的都是异讀詞，像"膿"、"波浪"之类；"膿"有"ㄋㄨㄥˊ、ㄋㄥˊ"兩种說法，"波浪"有"ㄅㄛㄌㄤˋ、ㄆㄛㄌㄤˋ"兩种說法。这类詞才是审音的对象。

三、本表所收多音节的异讀詞有兩种情况：

1）某字在某个詞里發生异讀而在别的詞里不發生异讀，审音的时候，只审訂有异讀的詞。例如："訂"字在"裝訂"这个詞里有"ㄉㄧㄥˋ"和"ㄉㄧㄥ"兩种說法，但是在"訂單、預訂"里只有"ㄉㄧㄥˋ"一种說法；本表只审訂"裝訂"这个詞的音，不牽涉到"訂單、預訂"的音。

2）某字在許多不同的詞里都同样有几种讀法，本表只选了少数几个詞加以审訂，并沒有把所有这一类异讀詞全部收进去。例如："波浪、波瀾、波濤、波动、波及、波折、波長、光波、电波…"这些詞里的"波"都有"ㄅㄛ、ㄆㄛ"兩种讀法，本表只举"波浪、波濤、光波、电波"等几个詞为例，其余"波动、波瀾、波折、波及"等等可以类推。

四、北京話里，哪些詞的哪个字必須輕讀，或是可輕可重，本表都沒有审訂，留待將来再审。本表所收的有輕音的詞，限于輕音字本身有异讀的。例如："喜鵲"有"ㄒㄧˇ·ㄑㄩㄝ、ㄒㄧˇㄑㄩㄝˋ、ㄒㄧˇ·ㄑㄧㄠ、ㄒㄧˇ·ㄑㄧㄡ"几种說法。

五、审音的标准，根据北京音系，可也并不是每一个字都照北京話的讀法审訂。北京話里，有些字的讀法是和北京語音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合的；也有某一个字不只一种讀法，有的合乎規律，有的不合。本表所訂的音大致根据以下几項原則：

1）一个字的讀音在北京話里非常通行而不合北京語音的一般發展規律的，这个音还是可以采用，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个音在北方方言里应用得是否广泛。例如在北京話里，"危"讀"ㄨㄟ"，"期"讀"ㄑㄧ"，"帆"讀"ㄈㄢ"，这些音不合一般發展規律，但是采用了，因为在北京話里非常通行，北方方言也大致通行。可是像"暫"讀"ㄓㄢˋ"，"酵"讀"ㄒㄧㄠˋ"，"診"讀"ㄓㄣ"，这些不合規律的音就不采用，而把"暫"的音訂为"ㄗㄢˋ"，"酵"的音訂为"ㄐㄧㄠˋ"，"診"的音訂为"ㄓㄣˇ"，因为这是符合一般發展規律并为北方方言所通用的。

2）"开、齐、合、撮"的讀法，原則上以符合語音發展規律的为准。例如："嫩"采用"ㄋㄨㄣˋ"的音，不采用"ㄋㄣˋ"

的音。"淋"采用"ㄌㄧㄣˊ"的音,不采用"ㄌㄨㄣˊ"或"ㄌㄩㄣˊ"的音。

3) 古代淸音入声字在北京話的声調,凡是沒有异讀的,就采用北京已經通行的讀法。凡是有异讀的,假若其中有一个是陰平調,原則上就采用陰平,例如:"息"ㄒㄧ,"击"ㄐㄧ。否則逐字考慮,采用比較通用的讀法。

六、每个詞原則上暫訂一个音,但是也有少数詞保留了兩个音,例如:"血"ㄒㄧㄝˇ,ㄒㄩㄝˋ。

七、本表后面附有异讀詞單字索引,索引只收了有异讀的那些單字(审音表里底下加点的字),按笔画的多少及起笔"、一丨丿"的次序排列。

〔ㄅ〕

拔(毒)　ㄅㄚˊ(ㄉㄨˊ)

波浪　ㄅㄛㄌㄤˋ

波濤　ㄅㄛㄊㄠ

菠菜　ㄅㄛㄘㄞˋ

播音　ㄅㄛㄧㄣ

剝削　ㄅㄛㄒㄩㄝ

貝殼儿　ㄅㄟˋㄎㄜˊㄦ

僻靜　ㄅㄟˋ˙ㄐㄧㄥ("僻"念ㄅㄟˋ只限于"僻靜"一詞)

剝　ㄅㄠ(單說ㄅㄠ,如"剝皮"說ㄅㄠㄆㄧˊ,在其他复音詞里念ㄅㄛ。)

包庇　ㄅㄠㄅㄧˋ

薄　ㄅㄠˊ("薄弱、淡薄"的"薄"念ㄅㄛˊ)

宝藏　ㄅㄠˇㄗㄤˋ

暴露　ㄅㄠˋㄌㄨˋ(但"一曝十寒"的"曝"念ㄆㄨˋ。)

板凳　ㄅㄢˇㄉㄥˋ

半身不遂　ㄅㄢˋㄕㄣㄅㄨˋㄙㄨㄟˊ(在其他詞里"遂"讀ㄙㄨㄟˋ)

本質　ㄅㄣˇㄓˋ

傍晚　ㄅㄤˋㄨㄢˇ

比較　ㄅㄧˇㄐㄧㄠˋ("較"一律讀ㄐㄧㄠˋ)

避雨　ㄅㄧˋㄩˇ("避"不取ㄅㄟˋ的音)

便祕(閉)　ㄅㄧㄢˋㄅㄧˋ("祕"念ㄅㄧˋ,只限于"便祕"一詞。)

遍地　ㄅㄧㄢˋㄉㄧˋ

病菌　ㄅㄧㄥˋㄐㄩㄣ("香菌、菌子"的"菌"念ㄐㄩㄣˋ)

哺乳　ㄅㄨˇㄖㄨˇ

补給　ㄅㄨˇㄐㄧˇ

布匹　ㄅㄨˋㄆㄧˇ

不妨　ㄅㄨˋㄈㄤ(單用也是ㄈㄤ,如說"妨主",但"妨碍、妨害"的"妨"念ㄈㄤˊ。)

不敷　ㄅㄨˋㄈㄨ

不惜　ㄅㄨˋㄒㄧ

步驟　ㄅㄨˋㄓㄡˋ

埠头　ㄅㄨˋㄊㄡˊ("埠"字不取ㄈㄨˋ音)

部署　ㄅㄨˋㄕㄨˇ

〔ㄆ〕

徘徊　ㄆㄞˊㄏㄨㄞˊ

牌坊　ㄆㄞˊㄈㄤ

胚胎　ㄆㄟㄊㄞ

配給　ㄆㄟˋㄐㄧˇ

蓬勃　ㄆㄥˊㄅㄛˊ("勃"一律念ㄅㄛˊ)

坯子　ㄆㄧ˙ㄗ(但"鋼坯"讀ㄍㄤㄆㄟ)

皮膚　ㄆㄧˊㄈㄨ

枇杷　ㄆㄧˊ˙ㄆㄚ

琵琶　ㄆㄧˊ˙ㄆㄚ

品質　ㄆㄧㄣˇㄓˋ

乒乓球　ㄆㄧㄥㄆㄤㄑㄧㄡˊ

瀑布　ㄆㄨˊㄅㄨˋ

朴質　ㄆㄨˇㄓˋ

朴素　ㄆㄨˇㄙㄨˋ

〔ㄇ〕

痲痹　ㄇㄚˊㄅㄧˋ

馬匹　ㄇㄚˇㄆㄧˇ

馬尾兒　ㄇㄚˇㄧˇㄦ(但"尾巴"讀ㄨㄟˇ˙ㄅㄚ)

墨迹　ㄇㄛˋㄐㄧˋ

脉　ㄇㄞˋ

黴菌　ㄇㄟˊㄐㄩㄣ

沒趣兒　ㄇㄟˊㄑㄩˋㄦ

矛盾　ㄇㄠˊㄉㄨㄣˋ

門脉　ㄇㄣˊㄇㄞˋ

門診　ㄇㄣˊㄓㄣˇ

祕密　ㄇㄧˋㄇㄧˋ

祕書　ㄇㄧˋㄕㄨ

勉强　ㄇㄧㄢˇㄑㄧㄤˇ

面嫩　ㄇㄧㄢˋㄋㄨㄣˋ

閩薑　ㄇㄧㄣˇㄐㄧㄤ

閩劇　ㄇㄧㄣˇㄐㄩˋ

明晰　ㄇㄧㄥˊㄒㄧ

命脉　ㄇㄧㄥˋㄇㄞˋ

木樨(木犀)　ㄇㄨˋ˙ㄒㄧ

苜蓿　ㄇㄨˋ˙ㄒㄩ

〔ㄈ〕

發酵　ㄈㄚㄐㄧㄠˋ("酵"不取ㄒㄧㄠˋ音)

發顫　ㄈㄚㄔㄢˋ

伐樹　ㄈㄚˊㄕㄨˋ("伐"一律念陽平)

法兒　ㄈㄚˇㄦ("法"一律念上声)

法子　ㄈㄚˇ˙ㄗ

法律　ㄈㄚˇㄌㄩˋ

法国　ㄈㄚˇㄍㄨㄛˊ

飞躍　ㄈㄟㄩㄝˋ("躍"不取ㄧㄠˋ音)

沸点　ㄈㄟˋㄉㄧㄢˇ

沸騰　ㄈㄟˋㄊㄥˊ

廢弛　ㄈㄟˋㄔˊ

翻供　ㄈㄢㄍㄨㄥˋ

繁殖　ㄈㄢˊㄓˊ

分泌　ㄈㄣㄇㄧˋ(但"泌陽"的"泌"讀ㄅㄧˋ,參地名表)

分娩　ㄈㄣㄇㄧㄢˇ

分析　ㄈㄣ˙ㄒㄧ

憤慨　ㄈㄣˋㄎㄞˇ

妨害　ㄈㄤˊㄏㄞˋ

妨碍　ㄈㄤˊㄞˋ

蜂擁　ㄈㄥㄩㄥ("擁"一律念陰平)

諷刺　ㄈㄥˇㄘˋ

膚淺　ㄈㄨㄑㄧㄢˇ

敷用　ㄈㄨㄩㄥˋ

伏击　ㄈㄨˊㄐㄧ

輻条　ㄈㄨˊㄊㄧㄠˊ

輻射　ㄈㄨˊㄕㄜˋ

幅儿　ㄈㄨˇㄦ("幅"在其他詞里念ㄈㄨˊ)

撫摩　ㄈㄨˇㄇㄛˋ("摩"在其他詞里念ㄇㄛˊ)

輔导　ㄈㄨˇㄉㄠˇ

附和　ㄈㄨˋㄏㄜˊ

妇孺　ㄈㄨˋㄖㄨˊ

复辟　ㄈㄨˋㄅㄧˋ("复"一律念去声)

复習　ㄈㄨˋㄒㄧˊ

复兴　ㄈㄨˋㄒㄧㄥ

复診　ㄈㄨˋㄓㄣˇ

复仇　ㄈㄨˋㄔㄡˊ

复杂　ㄈㄨˋㄗㄚˊ

复原　ㄈㄨˋㄩㄢˊ

复(覆)轍　ㄈㄨˋㄓㄜˊ

〔ㄉ〕

搭救　ㄉㄚㄐㄧㄡˋ(北京又讀ㄉㄚˊㄐㄧㄡˋ,不取。)

搭載　ㄉㄚㄗㄞˋ("登載、記載"的"載"念ㄗㄞˇ)

答理　ㄉㄚ˙ㄌㄧ

答应　ㄉㄚ˙ㄧㄥ

答复　ㄉㄚˊㄈㄨˋ

打哈欠　ㄉㄚˇㄏㄚ˙ㄑㄧㄢ

打击　ㄉㄚˇㄐㄧ
大尽　ㄉㄚˋㄐㄧㄣˊ（"尽"不取陰平調）
大廈　ㄉㄚˋㄕㄚˋ（"廈門"念ㄒㄧㄚˋㄇㄣˊ）
大王　ㄉㄚˋㄨㄤˊ（"大王牌"說ㄉㄚˋㄨㄤˊㄆㄞˊ）
　　　ㄉㄞˋ·ㄨㄤ（"山大王"說ㄕㄢㄉㄞˋ·ㄨㄤ）
玳瑁　ㄉㄞˋㄇㄠˋ
逮捕　ㄉㄞˇㄅㄨˇ
导体　ㄉㄠˇㄊㄧˇ
导师　ㄉㄠˇㄕ
島嶼　ㄉㄠˇㄩˇ
悼念　ㄉㄠˋㄋㄧㄢˋ
豆豉　ㄉㄡˋㄔˇ
胆怯　ㄉㄢˇㄑㄧㄝˋ
淡薄　ㄉㄢˋㄅㄛˊ
旦夕　ㄉㄢˋㄒㄧ
档案　ㄉㄤˋㄢˋ
登載　ㄉㄥㄗㄞˇ
隄　ㄉㄧ
隄防　ㄉㄧㄈㄤˊ
隄岸　ㄉㄧ'ㄢˋ
抵償　ㄉㄧˇㄔㄤˊ
抵抗　ㄉㄧˇㄎㄤˋ
抵換　ㄉㄧˇㄏㄨㄢˋ
締結　ㄉㄧˋㄐㄧㄝˊ（"締"不取ㄊㄧˋ音）
締交　ㄉㄧˋㄐㄧㄠ
地壳　ㄉㄧˋㄑㄧㄠˋ
地質　ㄉㄧˋㄓˋ
跌　ㄉㄧㄝ
雕塑　ㄉㄧㄠㄙㄨˋ
电波　ㄉㄧㄢˋㄅㄛ
督导　ㄉㄨㄉㄠˇ
堆　ㄉㄨㄟ（不取ㄗㄨㄟ音）
对質　ㄉㄨㄟˋㄓˋ
短期　ㄉㄨㄢˇㄑㄧ
吨　ㄉㄨㄣ

〔ㄊ〕

特殊　ㄊㄜˋㄕㄨ
討伐　ㄊㄠˇㄈㄚˊ
套色　ㄊㄠˋㄕㄞˇ
糖尿症　ㄊㄤˊㄋㄧㄠˋㄓㄥˋ
提供　ㄊㄧˊㄍㄨㄥ
貼息　ㄊㄧㄝㄒㄧ
跳躍　ㄊㄧㄠˋㄩㄝˋ
突变　ㄊㄨㄅㄧㄢˋ
突破　ㄊㄨㄆㄛˋ
突击　ㄊㄨㄐㄧ
突然　ㄊㄨㄖㄢˊ
土脉　ㄊㄨˇㄇㄞˋ
唾沫　ㄊㄨㄛˋ·ㄇㄛ
頹廢　ㄊㄨㄟˊㄈㄟˋ
頹唐　ㄊㄨㄟˊㄊㄤˊ
蜕变　ㄊㄨㄟˋㄅㄧㄢˋ
蜕化　ㄊㄨㄟˋㄏㄨㄚˋ
退色　ㄊㄨㄟˋㄙㄜˋ（但"色兒"念ㄕㄞˇㄦ）
臀部　ㄊㄨㄣˊㄅㄨˋ
通緝　ㄊㄨㄥㄐㄧ（从北京念ㄊㄨㄥㄐㄧ，不念ㄊㄨㄥㄑㄧˋ。）
同胞　ㄊㄨㄥˊㄅㄠ
統括　ㄊㄨㄥˇㄎㄨㄛˋ

〔ㄋ〕

拿获　ㄋㄚˊㄏㄨㄛˋ
內省　ㄋㄟˋㄒㄧㄥˇ
鐃鈸　ㄋㄠˊㄅㄛˊ
尿　ㄋㄧㄠˋ（名、动）（"尿"用做名詞又念ㄙㄨㄟ）
牛虻（蝱）　ㄋㄧㄡˊㄇㄤˊ
宁可　ㄋㄧㄥˋㄎㄜˇ（"安宁"的"宁"念ㄋㄧㄥˊ）
暖和　ㄋㄨㄢˇ·ㄏㄨㄛ
嫩　ㄋㄨㄣˋ
膿　ㄋㄨㄥˊ
弄　ㄋㄨㄥˋ（但"弄堂"的"弄"讀ㄌㄨㄥˋ）

〔ㄌ〕

劳軍　ㄌㄠˊㄐㄩㄣ
老百姓　ㄌㄠˇㄅㄞˇㄒㄧㄥˋ
老巢　ㄌㄠˇㄔㄠˊ（"巢"不取ㄔㄠ音）
烙印　ㄌㄠˋㄧㄣˋ
露头　ㄌㄡˋㄊㄡˊ
狼藉　ㄌㄤˊㄐㄧˊ
冷場　ㄌㄥˇㄔㄤˊ（"場院"的"場"念ㄔㄤˊ，其余都念ㄔㄤˇ。）
理髮　ㄌㄧˇㄈㄚˋ（"髮"一律念去声）
理会　ㄌㄧˇㄏㄨㄟˋ
里应外合　ㄌㄧˇㄧㄥˋㄨㄞˋㄏㄜˊ
利益　ㄌㄧˋㄧˋ
流血　ㄌㄧㄡˊㄒㄩㄝˋ（如"流血牺牲"）
　　　ㄌㄧㄡˊㄒㄧㄝˇ（如"鼻子流血了"）
連署　ㄌㄧㄢˊㄕㄨˇ
連宗　ㄌㄧㄢˊㄗㄨㄥ
連陰天　ㄌㄧㄢˊㄧㄣㄊㄧㄢ
恋爱　ㄌㄧㄢˋㄞˋ
量入为出　ㄌㄧㄤˋㄖㄨˋㄨㄟˊㄔㄨ
淋　ㄌㄧㄣˊ
兩棲　ㄌㄧㄤˇㄑㄧ
虜获　ㄌㄨˇㄏㄨㄛˋ
露骨　ㄌㄨˋㄍㄨˇ
鹿角柴　ㄌㄨˋㄐㄧㄠˇㄔㄞˊ
綠林　ㄌㄨˋㄌㄧㄣˊ
蘿卜　ㄌㄨㄛˊ·ㄅㄛ
邏輯　ㄌㄨㄛˊ·ㄐㄧ
落　ㄌㄨㄛˋ（一律念ㄌㄨㄛˋ）
落花生　ㄌㄨㄛˋ·ㄏㄨㄚㄕㄥ
孪生　ㄌㄨㄢˊㄕㄥ
卵巢　ㄌㄨㄢˇㄔㄠˊ
弄堂　ㄌㄨㄥˋㄊㄤˊ

〔ㄍ〕

胳膊　ㄍㄜ·ㄅㄛ
胳臂　ㄍㄜ·ㄅㄟ
革命　ㄍㄜˊㄇㄧㄥˋ
革新　ㄍㄜˊㄒㄧㄣ
蛤蚌　ㄍㄜˊㄅㄤˋ（但"蚌埠"讀ㄅㄥˋㄅㄨˋ）
隔　ㄍㄜˊ
隔夜　ㄍㄜˊㄧㄝˋ
改革　ㄍㄞˇㄍㄜˊ
溝渠　ㄍㄡㄑㄩˊ
勾当　ㄍㄡˋ·ㄉㄤ
杆菌　ㄍㄢˇㄐㄩㄣ
感慨　ㄍㄢˇㄎㄞˇ
感召　ㄍㄢˇㄓㄠˋ（"召集,召开"的"召"念ㄓㄠ）
感触　ㄍㄢˇㄔㄨˋ
鋼坯　ㄍㄤㄆㄟ
骨头　ㄍㄨˊ·ㄊㄡ
谷雨　ㄍㄨˇ·ㄩ
古迹　ㄍㄨˇㄐㄧ
骨肉　ㄍㄨˇㄖㄡˋ
骨膜炎　ㄍㄨˇㄇㄛˊㄧㄢˊ
骨髓　ㄍㄨˇㄙㄨㄟˇ
乖謬　ㄍㄨㄞㄇㄧㄡˋ（"謬"不取ㄋㄧㄡˋ音）
規矩　ㄍㄨㄟ·ㄐㄩ
劊子手　ㄍㄨㄟˋ·ㄗㄕㄡˇ
滚沸　ㄍㄨㄣˇㄈㄟˋ
光波　ㄍㄨㄤㄅㄛ
广播　ㄍㄨㄤˇㄅㄛ
广橙　ㄍㄨㄤˇㄔㄥˊ
公益　ㄍㄨㄥㄧˋ（"益处"念ㄧˋ·ㄔㄨ）
攻击　ㄍㄨㄥㄐㄧ
功績　ㄍㄨㄥㄐㄧ
供給制　ㄍㄨㄥㄐㄧˇㄓˋ
供銷　ㄍㄨㄥˋㄒㄧㄠ

〔ㄎ〕

卡宾鎗　ㄎㄚˇㄅㄧㄣㄑㄧㄤ（外来詞里"卡"念ㄎㄚˇ，"卡子、关卡"的"卡"念ㄑㄧㄚˇ。）
卡片　ㄎㄚˇㄆㄧㄢˋ
卡通　ㄎㄚˇㄊㄨㄥ

卡介苗　ㄎㄚˇㄐㄧㄝˋㄇㄧㄠˊ
卡車　ㄎㄚˇㄔㄜ
可惜　ㄎㄜˇㄒㄧ（"惜"不取陽平調）
刻字　ㄎㄜˋㄗˋ（北京又說ㄎㄜㄗˋ，不取。）
恪守　ㄎㄜˋㄕㄡˇ
揩油　ㄎㄞㄧㄡˊ
拷綢　ㄎㄠˇㄔㄡˊ
拷紗　ㄎㄠˇㄕㄚ
口拙　ㄎㄡˇㄓㄨㄛ
口吃　ㄎㄡˇㄔ
勘察　ㄎㄢㄔㄚˊ
刊謬　ㄎㄢㄇㄧㄡˋ
看护　ㄎㄢㄏㄨˋ
看管　ㄎㄢㄍㄨㄢˇ
看守　ㄎㄢㄕㄡˇ
括号儿　ㄎㄨㄛˋㄏㄠˋㄦ（"括"一律念ㄎㄨㄛˋ）
括弧儿　ㄎㄨㄛˋㄏㄨˊㄦ
傀儡　ㄎㄨㄟˇㄌㄟˇ
潰爛　ㄎㄨㄟˋㄌㄢˋ（但"潰膿"是ㄏㄨㄟˋㄋㄨㄥˊ）
空隙　ㄎㄨㄥㄒㄧˋ
孔雀　ㄎㄨㄥˇ·ㄑㄩㄝ

〔ㄏ〕

哈达　ㄏㄚˇㄉㄚˊ
和洽　ㄏㄜˊㄑㄧㄚˋ
河隄　ㄏㄜˊㄉㄧ
何妨　ㄏㄜˊㄈㄤ
褐色　ㄏㄜˋㄙㄜˋ
海港　ㄏㄞˇㄍㄤˇ
海峽　ㄏㄞˇㄒㄧㄚˊ
黑豆　ㄏㄟㄉㄡˋ（北京又說ㄏㄟˇㄉㄡˋ，不取）
号角　ㄏㄠˋㄐㄧㄠˇ
号召　ㄏㄠˋㄓㄠˋ
厚誼　ㄏㄡˋㄧˋ
旱獺　ㄏㄢˋㄊㄚˇ
巷道　ㄏㄤˋㄉㄠˋ
呼吁　ㄏㄨㄩˋ
花蕾　ㄏㄨㄚㄌㄟˇ
火焰　ㄏㄨㄛˇㄧㄢˋ
获得　ㄏㄨㄛˋㄉㄜˊ
恢复　ㄏㄨㄟㄈㄨˋ
潰膿　ㄏㄨㄟˋㄋㄨㄥˊ
混凝土　ㄏㄨㄣˋㄋㄧㄥˊㄊㄨˇ（"混"一律念去声）
混乱　ㄏㄨㄣˋㄌㄨㄢˋ
混合　ㄏㄨㄣˋㄏㄜˊ
混淆　ㄏㄨㄣˋㄒㄧㄠˊ
混血兒　ㄏㄨㄣˋㄒㄩㄝˋㄦˊ
混杂　ㄏㄨㄣˋㄗㄚˊ
荒謬　ㄏㄨㄤㄇㄧㄡˋ
荒疏　ㄏㄨㄤ·ㄕㄨ
蝗蝻　ㄏㄨㄤˊㄋㄢˇ

〔ㄐ〕

机械　ㄐㄧㄒㄧㄝˋ
譏諷　ㄐㄧㄈㄥˇ
激昂　ㄐㄧ'ㄤˊ
奇数　ㄐㄧㄕㄨˋ
疾病　ㄐㄧㄅㄧㄥˋ（"疾"不取ㄐㄧˊ音）
急診　ㄐㄧˊㄓㄣˇ
棘手　ㄐㄧˊㄕㄡˇ
脊梁　ㄐㄧˊ·ㄌㄧㄤ
脊髓　ㄐㄧˇㄙㄨㄟˇ
給予　ㄐㄧˇㄩˇ（"給"單說ㄍㄟˇ）
寂寞　ㄐㄧˋㄇㄛˋ
記載　ㄐㄧˋㄗㄞˇ
家畜　ㄐㄧㄚㄔㄨˋ
甲壳　ㄐㄧㄚˇㄑㄧㄠˋ
甲子　ㄐㄧㄚˇㄗˇ
甲魚　ㄐㄧㄚˇㄩˊ
接触　ㄐㄧㄝㄔㄨˋ
解剖　ㄐㄧㄝˇㄆㄡ
解析　ㄐㄧㄝˇㄒㄧ
芥蒂　ㄐㄧㄝˋㄉㄧˋ
剿　ㄐㄧㄠˇ
角膜　ㄐㄧㄠˇㄇㄛˊ
較量　ㄐㄧㄠˋㄌㄧㄤˋ
校勘　ㄐㄧㄠˋㄎㄢ
教室　ㄐㄧㄠˋㄕˋ（"室"不取上声調）
酵母　ㄐㄧㄠˋㄇㄨˇ
究竟　ㄐㄧㄡㄐㄧㄥˋ
堅貞　ㄐㄧㄢㄓㄣ
歼灭　ㄐㄧㄢㄇㄧㄝˋ（"歼"不取ㄑㄧㄢ音）
間断　ㄐㄧㄢˋㄉㄨㄢˋ
間接　ㄐㄧㄢˋㄐㄧㄝ
建筑　ㄐㄧㄢˋㄓㄨˋ
健忘　ㄐㄧㄢˋㄨㄤˋ
繮繩　ㄐㄧㄤ·ㄕㄥ（"繮"不取ㄍㄤ音）
趼子　ㄐㄧㄤˇ·ㄗ
虹　ㄐㄧㄤˋ（單說ㄐㄧㄤˋ，不取ㄍㄤˋ音。人名、書名念ㄏㄨㄥˊ，"虹彩"、"虹吸"的"虹"也念ㄏㄨㄥˊ。）
莖　ㄐㄧㄥ
粳米　ㄐㄧㄥㄇㄧˇ
矩形　ㄐㄩˇㄒㄧㄥˊ
俱乐部　ㄐㄩˋㄌㄜˋㄅㄨˋ
絕迹　ㄐㄩㄝˊㄐㄧˋ
軍閥　ㄐㄩㄣㄈㄚˊ
龟（皲）裂　ㄐㄩㄣㄌㄧㄝˋ
菌子　ㄐㄩㄣˋ·ㄗ
俊　ㄐㄩㄣˋ（不取ㄗㄨㄣˋ音）
窘迫　ㄐㄩㄥˇㄆㄛˋ（"窘"一律念ㄐㄩㄥˇ）

〔ㄑ〕

期刊　ㄑㄧㄎㄢ
緝（如"緝鞋口"）　ㄑㄧ
企圖　ㄑㄧˇㄊㄨˊ
企鹅　ㄑㄧˇㄜˊ
企業　ㄑㄧˇㄧㄝˋ
企望　ㄑㄧˇㄨㄤˋ
气餒　ㄑㄧˋㄋㄟˇ
器械　ㄑㄧˋㄒㄧㄝˋ
切削　ㄑㄧㄝㄒㄧㄠ
怯懦　ㄑㄧㄝˋㄋㄨㄛˋ
签字　ㄑㄧㄢㄗˋ
前夕　ㄑㄧㄢˊㄒㄧ
潛在　ㄑㄧㄢˊㄗㄞˋ
嵌金　ㄑㄧㄢˋㄐㄧㄣ
嵌入　ㄑㄧㄢˋㄖㄨˋ
亲戚　ㄑㄧㄣㄑㄧˋ
侵略　ㄑㄧㄣㄌㄩㄝˋ
强渡　ㄑㄧㄤˊㄉㄨˋ
强制　ㄑㄧㄤˊㄓˋ
青苔　ㄑㄧㄥㄊㄞˊ
傾向　ㄑㄧㄥㄒㄧㄤˋ
亲家　ㄑㄧㄥˋ·ㄐㄧㄚ
驅逐　ㄑㄩㄓㄨˊ
取締　ㄑㄩˇㄉㄧˋ
雀斑　ㄑㄩㄝˋㄅㄢ（但"雀子"說ㄑㄧㄠˇ·ㄗ）
雀盲症　ㄑㄩㄝˋㄇㄤˊㄓㄥˋ
雀盲眼　ㄑㄧㄠˇ·ㄇㄤㄧㄢˇ
确鑿　ㄑㄩㄝˋㄗㄨㄛˊ（"鑿"單用念ㄗㄠˊ，如"鑿个洞"。）

〔ㄒ〕

稀薄　ㄒㄧㄅㄛˊ
熄灯　ㄒㄧㄉㄥ
蟋蟀　ㄒㄧㄕㄨㄞˋ
夕照　ㄒㄧㄓㄠˋ
夕陽　ㄒㄧㄧㄤˊ
蜥蜴　ㄒㄧㄧˋ
喜鵲　ㄒㄧˇ·ㄑㄩㄝ
細菌　ㄒㄧˋㄐㄩㄣ
偕同　ㄒㄧㄝˊㄊㄨㄥˊ
攜帶　ㄒㄧㄝˊㄉㄞˋ
血　ㄒㄧㄝˇ
　　ㄒㄩㄝˋ
械斗　ㄒㄧㄝˋㄉㄡˋ
削　ㄒㄧㄠ（但"剝削"念ㄅㄛㄒㄩㄝ）
小尽　ㄒㄧㄠˇㄐㄧㄣˋ（北京說ㄒㄧㄠˇㄐㄧㄣ"尽"字陰平，不取。）
哮喘　ㄒㄧㄠˋㄔㄨㄢˇ

朽爛　ㄒㄧㄡˇㄌㄢˋ
弦(絃)　ㄒㄧㄢˊ
閒暇　ㄒㄧㄢˊㄒㄧㄚˊ
限期　ㄒㄧㄢˋㄑㄧ
陷　ㄒㄧㄢˋ(不取ㄒㄩㄢˋ音)
陷坑　ㄒㄧㄢˋㄎㄥ
心迹　ㄒㄧㄣㄐㄧˋ
馨香　ㄒㄧㄣㄒㄧㄤ
香菌　ㄒㄧㄤㄐㄩㄣˋ
相識　ㄒㄧㄤㄕˊ(“識”一律念ㄕˊ)
鑲嵌　ㄒㄧㄤㄑㄧㄢˋ
虛偽　ㄒㄩㄨㄟˇ(“偽”不取ㄨㄟˋ音)
畜产　ㄒㄩˋㄔㄢˇ
削减　ㄒㄩㄝㄐㄧㄢˇ
学閥　ㄒㄩㄝˊㄈㄚˊ
学徒　ㄒㄩㄝˊㄊㄨˊ
雪白　ㄒㄩㄝˇㄅㄞˊ(不取ㄒㄩㄝˋㄅㄞˊ)
雪橇　ㄒㄩㄝˇㄑㄧㄠ
馴順　ㄒㄩㄣˊㄕㄨㄣˋ(“馴”不取去声調)
馴养　ㄒㄩㄣˊㄧㄤˇ

〔ㄓ〕

支絀　ㄓㄔㄨㄛˋ
指甲　ㄓ·ㄐㄧㄚ
脂肪　ㄓㄈㄤˊ(“肪”不取陰平調)
指头　ㄓˊ·ㄊㄡ
植树　ㄓˊㄕㄨˋ
殖民　ㄓˊㄇㄧㄣˊ
質量　ㄓˋㄌㄧㄤˋ
質問　ㄓˋㄨㄣˋ
指导　ㄓˇㄉㄠˇ
指摘　ㄓˇㄓㄞ
誌悼　ㄓˋㄉㄠˋ
秩序　ㄓˋㄒㄩˋ
軋鋼　ㄓㄚˊㄍㄤ
召开　ㄓㄠㄎㄞ
召集　ㄓㄠㄐㄧˊ
沼气　ㄓㄠˇㄑㄧˋ
沼澤　ㄓㄠˇㄗㄜˊ
战績　ㄓㄢˋㄐㄧˋ
珍惜　ㄓㄣㄒㄧ
偵探　ㄓㄣㄊㄢˋ
偵緝　ㄓㄣㄐㄧ
偵察　ㄓㄣㄔㄚˊ
胗肝兒　ㄓㄣㄍㄢㄦ
貞节　ㄓㄣㄐㄧㄝˊ
貞操　ㄓㄣㄘㄠ
診脉　ㄓㄣˇㄇㄞˋ
診疗　ㄓㄣˇㄌㄧㄠˊ
診治　ㄓㄣˇㄓˋ
逐步　ㄓㄨˊㄅㄨˋ
逐渐　ㄓㄨˊㄐㄧㄢˋ
逐一　ㄓㄨˊㄧ
主导　ㄓㄨˇㄉㄠˇ
拙笨　ㄓㄨㄛㄅㄣˋ
拙劣　ㄓㄨㄛㄌㄧㄝˋ
拙見　ㄓㄨㄛㄐㄧㄢˋ
灼热　ㄓㄨㄛˊㄖㄜˋ
追悼　ㄓㄨㄟㄉㄠˋ
追击　ㄓㄨㄟㄐㄧ
追究　ㄓㄨㄟㄐㄧㄡ
追逐　ㄓㄨㄟㄓㄨˊ
轉播　ㄓㄨㄢˇㄅㄛ
裝訂　ㄓㄨㄤㄉㄧㄥˋ
裝載　ㄓㄨㄤㄗㄞˋ
撞　ㄓㄨㄤˋ
忠告　ㄓㄨㄥㄍㄠˋ
終究　ㄓㄨㄥㄐㄧㄡ
重創　ㄓㄨㄥˋㄔㄨㄤ
重載　ㄓㄨㄥˋㄗㄞˋ
种植　ㄓㄨㄥˋㄓˊ

〔ㄔ〕

痴心　ㄔㄒㄧㄣ(“痴”北京念ㄔˊ,不取。)
池沼　ㄔˊㄓㄠˇ
褫夺　ㄔˇㄉㄨㄛˊ
耻辱　ㄔˇㄖㄨˇ
尺头　ㄔˇ·ㄊㄡ
尺蠖　ㄔˇㄏㄨㄛˋ
尺寸　ㄔˇ·ㄘㄨㄣ
差别　ㄔㄚㄅㄧㄝˊ
查勘　ㄔㄚˊㄎㄢ
查究　ㄔㄚˊㄐㄧㄡ
搽粉　ㄔㄚˊㄈㄣˇ
差不多　ㄔㄚˋ·ㄅㄨㄉㄨㄛ
差錯　ㄔㄚˋㄘㄨㄛˋ
抄襲　ㄔㄠㄒㄧˊ
鈔票　ㄔㄠㄆㄧㄠˋ
巢穴　ㄔㄠˊㄒㄩㄝˋ
顫动　ㄔㄢˋㄉㄨㄥˋ
沉寂　ㄔㄣˊㄐㄧˋ
陈迹　ㄔㄣˊㄐㄧˋ
橙子(果名)ㄔㄣˊ·ㄗ
常識　ㄔㄤˊㄕˊ
成績　ㄔㄥˊ·ㄐㄧ
成熟　ㄔㄥˊㄕㄨˊ
懲罰　ㄔㄥˊㄈㄚˊ
懲戒　ㄔㄥˊㄐㄧㄝˋ
出击　ㄔㄨㄐㄧ
出診　ㄔㄨㄓㄣˇ
除夕　ㄔㄨˊㄒㄧ
处罰　ㄔㄨˇㄈㄚˊ
处分　ㄔㄨˇㄈㄣˋ
处女　ㄔㄨˇㄋㄩˇ
处理　ㄔㄨˇㄌㄧˇ
处决　ㄔㄨˇㄐㄩㄝˊ
处置　ㄔㄨˇㄓˋ
储备　ㄔㄨˇㄅㄟˋ
储金　ㄔㄨˇㄐㄧㄣ
储蓄　ㄔㄨˇㄒㄩˋ
储藏　ㄔㄨˇㄘㄤˊ
触角　ㄔㄨˋㄐㄧㄠˇ
触覚　ㄔㄨˋㄐㄩㄝˊ
炊帚　ㄔㄨㄟ·ㄓㄡ
穿鑿　ㄔㄨㄢㄗㄨㄛˊ
傳播　ㄔㄨㄢˊㄅㄛ
船帆　ㄔㄨㄢˊㄈㄢ
春播　ㄔㄨㄣㄅㄛ
純熟　ㄔㄨㄣˊㄕㄨˊ
創伤　ㄔㄨㄤㄕㄤ
創举　ㄔㄨㄤˋㄐㄩˇ
創始　ㄔㄨㄤˋㄕˇ
創造　ㄔㄨㄤˋㄗㄠˋ
創作　ㄔㄨㄤˋㄗㄨㄛˋ

〔ㄕ〕

时期　ㄕˊㄑㄧ
实質　ㄕˊㄓˋ
識貨　ㄕˊㄏㄨㄛˋ
識字　ㄕˊㄗˋ
适当　ㄕˋㄉㄤˋ
視导　ㄕˋㄉㄠˇ
室内　ㄕˋㄋㄟˋ
室外　ㄕˋㄨㄞˋ
事迹　ㄕˋㄐㄧˋ
杉木　ㄕㄚㄇㄨˋ
射(箭)　ㄕㄜˋ(ㄐㄧㄢˋ)
射击　ㄕㄜˋㄐㄧ
舌苔　ㄕㄜˊㄊㄞ(但“青苔”的“苔”念ㄊㄞˊ)
稍微　ㄕㄠㄨㄟ
收获　ㄕㄡㄏㄨㄛˋ
收縮　ㄕㄡㄙㄨㄛ(“縮”一律念陰平)
熟　ㄕㄡˊ
首創　ㄕㄡˇㄔㄨㄤˋ
山脉　ㄕㄢㄇㄞˋ
山崖　ㄕㄢㄧㄚˊ
深究　ㄕㄣㄐㄧㄡ
甚么　ㄕㄣˊ·ㄇㄜ
神祕　ㄕㄣˊㄇㄧˋ
商埠　ㄕㄤㄅㄨˋ
商港　ㄕㄤㄍㄤˇ
商洽　ㄕㄤㄑㄧㄚˋ
賞賜　ㄕㄤˇㄘˋ
生殖　ㄕㄥㄓˊ
生疏　ㄕㄥ·ㄕㄨ

牲畜　ㄕㄥㄔㄨˋ
叔　ㄕㄨ
疏通　ㄕㄨㄊㄨㄥ（“疏”一律念ㄕㄨ）
疏忽　ㄕㄨ·ㄏㄨ
疏远　ㄕㄨㄩㄢˇ
蔬菜　ㄕㄨㄘㄞˋ
輸血　ㄕㄨㄒㄩㄝˋ
熟練　ㄕㄨˊㄌㄧㄢˋ
熟習　ㄕㄨˊㄒㄧˊ
暑期　ㄕㄨˇㄑㄧ
署名　ㄕㄨˇㄇㄧㄥˊ
曙光　ㄕㄨˇㄍㄨㄤ
束縛　ㄕㄨˋㄈㄨˋ
碩士　ㄕㄨㄛˋㄕˋ
衰頹　ㄕㄨㄞㄊㄨㄟˊ
衰微　ㄕㄨㄞㄨㄟ
誰　ㄕㄨㄟˊ（不取ㄕㄟˊ）
水獺　ㄕㄨㄟˇㄊㄚˇ
水渠　ㄕㄨㄟˇㄑㄩˊ
水螅　ㄕㄨㄟˇㄒㄧ
水蛭　ㄕㄨㄟˇㄓˋ
水杉　ㄕㄨㄟˇㄕㄢ（“杉木、紫杉”的“杉”念ㄕㄚ）

〔ㄖ〕

蠕动　ㄖㄨˊㄉㄨㄥˋ
辱駡　ㄖㄨˇㄇㄚˋ
辱沒　ㄖㄨˇㄇㄛˋ
荣辱　ㄖㄨㄥˊㄖㄨˇ
荣耀　ㄖㄨㄥˊㄧㄠˋ
容易　ㄖㄨㄥˊ·ㄧ

〔ㄗ〕

紫杉　ㄗˇㄕㄚ
自餒　ㄗˋㄋㄟˇ
自給自足　ㄗˋㄐㄧˇㄗˋㄗㄨˊ
自我　ㄗˋㄨㄛˇ
早熟　ㄗㄠˇㄕㄨˊ
造詣　ㄗㄠˋㄧˋ
暫时　ㄗㄢˋㄕˊ
憎恨　ㄗㄥㄏㄣˋ（“憎”一律念陰平）
憎惡　ㄗㄥㄨˋ
組織　ㄗㄨˇ·ㄓ（“組”一律念上声）
左傾　ㄗㄨㄛˇㄑㄧㄥ
柞綢　ㄗㄨㄛˋㄔㄡˊ
柞蚕　ㄗㄨㄛˋㄘㄢˊ
鑽探　ㄗㄨㄢㄊㄢˋ
鑽孔　ㄗㄨㄢˋㄎㄨㄥˇ（名）
鑽具　ㄗㄨㄢˋㄐㄩˋ
鑽床　ㄗㄨㄢˋㄔㄨㄤˊ
鑽杆　ㄗㄨㄢˋㄍㄢˇ
踪迹　ㄗㄨㄥㄐㄧˋ
綜合　ㄗㄨㄥㄏㄜˊ
总括　ㄗㄨㄥˇㄎㄨㄛˋ
縱队　ㄗㄨㄥˋㄉㄨㄟˋ
縱貫　ㄗㄨㄥˋㄍㄨㄢˋ
縱橫　ㄗㄨㄥˋㄏㄥˊ
粽（糉）子　ㄗㄨㄥˋ·ㄗ（北京也說ㄓㄨㄥˋ·ㄗ，不取。）

〔ㄘ〕

財閥　ㄘㄞˊㄈㄚˊ
草創　ㄘㄠˇㄔㄨㄤ
慚愧　ㄘㄢˊㄎㄨㄟˋ
殘暴　ㄘㄢˊㄅㄠˋ
殘酷　ㄘㄢˊㄎㄨˋ
燦爛　ㄘㄢˋㄌㄢˋ
参差　ㄘㄣㄘ
粗疏　ㄘㄨㄕㄨ

〔ㄙ〕

司法　ㄙㄈㄚˇ
扫兴　ㄙㄠˇㄒㄧㄥˋ
扫帚　ㄙㄠˋ·ㄓㄡ
艘　ㄙㄡ
森林　ㄙㄣㄌㄧㄣˊ
速度　ㄙㄨˋㄉㄨˋ（“速”一律念ㄙㄨˋ）
宿舍　ㄙㄨˋㄕㄜˋ
索性　ㄙㄨㄛˇㄒㄧㄥˋ（北京又說ㄙㄨㄛˊㄒㄧㄥˋ，不取。）
尿　ㄙㄨㄟ（名）（参ㄋㄧㄠˋ）
虽然　ㄙㄨㄟㄖㄢˊ（“虽”不取陽平調）
隧道　ㄙㄨㄟˋㄉㄠˋ
隧洞　ㄙㄨㄟˋㄉㄨㄥˋ

〔ㄜ〕

惡劣　ㄜˋㄌㄧㄝˋ

〔ㄞ〕

呆板　ㄞˊㄅㄢˇ

〔ㄧ〕

益处　ㄧˋ·ㄔㄨ
一丘之貉　ㄧˋㄑㄧㄡㄓㄏㄜˊ（但“貉絨”說ㄏㄠˊㄖㄨㄥˊ）
軼事　ㄧˋㄕˋ
軼聞　ㄧˋㄨㄣˊ
屹立　ㄧˋㄌㄧˋ
崖巘　ㄧㄚˊㄧㄢˊ
亞麻　ㄧㄚˋㄇㄚˊ（“亞”一律讀去声）
亞軍　ㄧㄚˋㄐㄩㄣ
亞鉛　ㄧㄚˋㄑㄧㄢ
亞热帶　ㄧㄚˋㄖㄜˋㄉㄞˋ
椰子　ㄧㄝ·ㄗ（“椰”不取陽平調）
舀　ㄧㄠˇ
耀武揚威　ㄧㄠˋㄨˇㄧㄤˊㄨㄟ
鑰匙　ㄧㄠˋ·ㄕ（但“鎖鑰”說ㄙㄨㄛˇㄩㄝˋ）
游击　ㄧㄡˊㄐㄧ
油脂　ㄧㄡˊㄓ
友誼　ㄧㄡˇㄧˋ
右傾　ㄧㄡˋㄑㄧㄥ
研究　ㄧㄢˊㄐㄧㄡˋ
筵席　ㄧㄢˊㄒㄧˊ
芫荽　ㄧㄢˊ·ㄙㄨㄟ
英俊　ㄧㄥㄐㄩㄣˋ
应許　ㄧㄥㄒㄩˇ
应付　ㄧㄥˋ·ㄈㄨ
应邀　ㄧㄥˋㄧㄠ
应用　ㄧㄥˋㄩㄥˋ

〔ㄨ〕

誣賴　ㄨㄌㄞˋ（“誣”一律讀陰平）
誣陷　ㄨㄒㄧㄢˋ
舞蹈　ㄨˇㄉㄠˇ
五更　ㄨˇㄍㄥ（“更”不取ㄐㄧㄥ音）
蝸牛兒　ㄨㄛㄋㄧㄡˊㄦ
我　ㄨㄛˇ（不取ㄜˇ音）
外埠　ㄨㄞˋㄅㄨˋ
外敷　ㄨㄞˋㄈㄨ
微小　ㄨㄟㄒㄧㄠˇ
危害　ㄨㄟㄏㄞˋ
危机　ㄨㄟㄐㄧ
危急　ㄨㄟㄐㄧˊ
危險　ㄨㄟㄒㄧㄢˇ
違反　ㄨㄟˊㄈㄢˇ
圩子　ㄨㄟˊ·ㄗ
巍然　ㄨㄟˊㄖㄢˊ
委靡　ㄨㄟˇㄇㄧˊ
萎縮　ㄨㄟˇㄙㄨㄛ（但“萎”單用讀陰平，如“气萎，买卖萎”。）
伪裝　ㄨㄟˇㄓㄨㄤ
伪善　ㄨㄟˇㄕㄢˋ
伪造　ㄨㄟˇㄗㄠˋ
尾巴　ㄨㄟˇ·ㄅㄚ（不用ㄧˇ·ㄅㄚ）
尉官　ㄨㄟˋㄍㄨㄢ
慰劳　ㄨㄟˋㄌㄠˊ
衛戍　ㄨㄟˋㄕㄨˋ
惋惜　ㄨㄢˇㄒㄧ
紋理　ㄨㄣˊㄌㄧˇ
紊乱　ㄨㄣˇㄌㄨㄢˋ

〔ㄩ〕

愚蠢　ㄩˊㄔㄨㄣˇ（“愚”一律念ㄩˊ）
愉快　ㄩˊㄎㄨㄞˋ
娛乐　ㄩˊㄌㄜˋ
玉簪花　ㄩˋㄗㄢㄏㄨㄚ
躍进　ㄩㄝˋㄐㄧㄣˋ
醞釀　ㄩㄣˋㄋㄧㄤˋ
佣工　ㄩㄥㄍㄨㄥ
踴躍　ㄩㄥˇㄩㄝˋ

# 异讀詞單字索引

甚 ㄕㄣˊ(～么)
削 ㄒㄧㄠ(切～)
ㄒㄩㄝ(剝～,～減)
省 ㄒㄧㄥˇ(內～)
[丨] 虻 ㄇㄤˊ(牛～)
恪 ㄎㄜˋ(～守)
哈 ㄏㄚˇ(～达)
虹 ㄐㄧㄤˋ
貞 ㄓㄣ(坚～,～节,～操)
[丿] 胞 ㄅㄠ(同～)
胚 ㄆㄟ(～胎)
复 ㄈㄨˋ(～杂,～辟,～習,～兴,～診,～仇,～原,答～,恢～)
看 ㄎㄢ(～护,～管,～守)
盾 ㄉㄨㄣˋ(矛～)
脉 ㄇㄞˋ(門～,命～,土～,山～,診～)
侵 ㄑㄧㄣ(～略)
胗 ㄓㄣ(～肝儿)
射 ㄕㄜˋ(～箭)
俊 ㄐㄩㄣˋ(～,英～)

## [十画]

[丶] 祕 ㄅㄧˋ(便～)
ㄇㄧˋ(神～,～密,～書)
益 ㄧˋ(～处)
ㄧˋ(利～,公～)
恋 ㄌㄧㄢˋ(～爱)
疾 ㄐㄧˊ(～病)
畜 ㄒㄩˋ(～产)
ㄔㄨˋ(家～,牲～)
剖 ㄆㄡˇ(～解)
差 ㄔㄚ(～别)
ㄔㄚˋ(～不多,～錯)
ㄘ(参～)
容 ㄖㄨㄥˊ(～易)
紊 ㄨㄣˇ(～乱)
烙 ㄌㄠˋ(～印)
[一] 捕 ㄅㄨˇ(逮～)
档 ㄉㄤˋ(～案)
速 ㄙㄨˋ(～度)
殊 ㄕㄨ(特～)
陷 ㄒㄧㄢˋ(～坑,～落)
获 ㄏㄨㄛˋ(拿～,虜～,～得,收～)
連 ㄌㄧㄢˊ(～宗,～陰天)
逐 ㄓㄨˊ(驅～,～步,～漸,～一,追～)
辱 ㄖㄨˇ(耻～,～駡,～沒,榮～)
索 ㄙㄨㄛˇ(～性)
[丨] 峽 ㄒㄧㄚˊ(海～)
蚌 ㄅㄤˋ(蛤～)
骨 ㄍㄨˇ(～头)
ㄍㄨˇ(～肉,～髓)
虽 ㄙㄨㄟ(～然)
[丿] 徊 ㄏㄨㄞˊ(徘～)
娩 ㄇㄧㄢˇ(分～)
息 ㄒㄧ(貼～)
矩 ㄐㄩˇ(～形)
·ㄐㄩ(规～)
俱 ㄐㄩˋ(～乐部)
脂 ㄓ(～肪,油～)
秩 ㄓˋ(～序)
娱 ㄩˊ(～乐)

## [十一画]

[丶] 港 ㄍㄤˇ(海～,商～)
混 ㄏㄨㄣˋ(～凝土,～合,～淆,～血兒,～杂)
寂 ㄐㄧˋ(～寞,沉～)
[一] 菌 ㄐㄩㄣ(病～,黴～,杆～,細～)
ㄐㄩㄣˋ(～·子,香～)
菠 ㄅㄛ(～菜)
埠 ㄅㄨˋ(～头,商～,外～)
逮 ㄉㄞˋ(～捕)
豉 ㄔˇ(豆～)
隄 ㄉㄧ(～防,～岸,河～)
堆 ㄉㄨㄟ
理 ㄌㄧˇ(～会,紋～)
勘 ㄎㄢ(～察,校～,查～)
械 ㄒㄧㄝˋ(机～,器～,～鬥)
戚 ㄑㄧ(亲～)
雪 ㄒㄩㄝˇ(～白)
尉 ㄨㄟˋ(～官)
[丨] 惜 ㄒㄧ(不～,可～,珍～,惋～)
悼 ㄉㄠˋ(～念,誌～,追～)
雀 ㄑㄧㄠˇ(～盲眼)
ㄑㄩㄝˋ(～斑,～盲症)
ㄑㄩㄝ(孔～)
崖 ㄧㄞˊ(山～,～鹽)
匙 ·ㄕ(鑰～)
[丿] 巢 ㄔㄠˊ(老～,卵～,～穴)
剝 ㄅㄛ(～削)
ㄅㄠ
偕 ㄒㄧㄝˊ(～同)
偵 ㄓㄣ(～探,～緝,～察)
絀 ㄔㄨㄛˋ(支～)
組 ㄗㄨˇ(～織)

## [十二画]

[丶] 遂 ㄙㄨㄟˊ(半身不～)
診 ㄓㄣˇ(門～,复～,急～,～脉,～疗,～治,出～)
渠 ㄑㄩˊ(溝～,水～)
窘 ㄐㄩㄥˇ(～迫)
焰 ㄧㄢˋ(火～)
[一] 殖 ㄓˊ(繁～,～民,生～)
残 ㄘㄢˊ(～暴,～酷)
搭 ㄉㄚ(～救)
期 ㄑㄧ(短～,～刊,限～,时～,暑～)
場 ㄔㄤˊ(冷～)
間 ㄐㄧㄢˋ(～断,～接)
落 ㄌㄨㄛˋ
ㄌㄨㄛˋ(～花生)
疏 ㄕㄨ(～通,～忽,～远,粗～)
·ㄕㄨ(荒～,生～)
强 ㄑㄧㄤˊ(～渡,～制)
ㄑㄧㄤˇ(勉～)
琶 ·ㄆㄚ(琵～)
蒂 ㄉㄧˋ(芥～)
萎 ㄨㄟˇ(～縮)
植 ㄓˊ(～树,种～)
棲 ㄑㄧ(兩～)
揩 ㄎㄞ(～油)
搽 ㄔㄚˊ(～粉)
軼 ㄧˋ(～事,～聞)
違 ㄨㄟˊ(～反)
[丨] 晰 ㄒㄧ(明～)
幅 ㄈㄨˊ(～儿)
唾 ㄊㄨㄛˋ(～沫)
量 ㄌㄧㄤˋ(～入为出)
黑 ㄏㄟ(～豆)
嵌 ㄑㄧㄢˋ(～金,～入,鑲～)
蛭 ㄓˋ(水～)
愉 ㄩˊ(～快)
跌 ㄉㄧㄝ
[丿] 傍 ㄅㄤˋ(～晚)
遍 ㄅㄧㄢˋ(～地)
創 ㄔㄨㄤ(重～,～伤)
ㄔㄨㄤˋ(～举,～始,～造,～作,首～,草～)
給 ㄐㄧˇ(补～,配～,供～制,～予,自～自足)
傀 ㄎㄨㄟˇ(～儡)
筑 ㄓㄨˋ(建～)
鈔 ㄔㄠ(～票)
筵 ㄧㄢˊ(～席)
答 ㄉㄚ(～理,～应)
ㄉㄚˊ(～复)
懲 ㄔㄥˊ(～罰,～戒)

## [十三画]

[丶] 廈 ㄕㄚˋ(大～)
塑 ㄙㄨˋ(雕～)
粳 ㄐㄧㄥ(～米)
痴 ㄔ(～心)

詣 ㄧˋ(造～)
[一] 較 ㄐㄧㄠˋ(比～,～量)
辟 ㄅㄧˋ(复～)
瑁 ㄇㄠˋ(玳～)
載 ㄗㄞˇ(登～,記～)
ㄗㄞˋ(搭～,裝～)
携 ㄒㄧㄝˊ(～帶,～手)
森 ㄙㄣ(～林)
隔 ㄍㄜˊ(～,～夜)
馴 ㄒㄩㄣˊ(～順,～养)
[丨] 署 ㄕㄨˇ(部～,連～,～名)
趼 ㄐㄧㄤˇ(～子)
蛻 ㄊㄨㄟˋ(～变,～化)
暖 ㄋㄨㄢˇ(～·和)
暇 ㄒㄧㄚˊ(閒～)
椰 ㄧㄝ(～子)
愚 ㄩˊ(～蠢)
[丿] 鈸 ㄅㄛˊ(鐃～)
傾 ㄑㄧㄥ(～向,左～)
触 ㄔㄨˋ(感～,接～,～角,～覺)
簽 ㄑㄧㄢ(～字)
微 ㄨㄟ(稍～,衰～,～小)
貉 ㄏㄜˊ(一丘之～)

## [十四画]

[、] 痺 ㄅㄧˋ(麻～)
熄 ㄒㄧ(～灯)
粽(糉) ㄗㄨㄥˋ(～子)
誣 ㄨ(～賴,～陷)
[一] 摘 ㄓㄞ(指～)
凳 ㄉㄥ(板～)
敷 ㄈㄨ(不～,～用,外～)
蓿 ·ㄒㄩ(苜～)
碩 ㄕㄨㄛˋ(～士)
酵 ㄐㄧㄠˋ(發～,～母)
隧 ㄙㄨㄟˋ(～道,～洞)
[丨] 暴 ㄅㄠˋ(～露)
閥 ㄈㄚˊ(軍～,学～,財～)
閩 ㄇㄧㄣ(～蠹,～剧)
蜥 ㄒㄧ(～蜴)
慚 ㄘㄢˊ(～愧)
慨 ㄎㄞˇ(憤～,感～)
[丿] 嫩 ㄋㄨㄣˋ(面～)
膊 ·ㄅㄛ(胳～)
膜 ㄇㄛˊ(骨～炎)
綜 ㄗㄨㄥ(～合)

## [十五画]

[、] 摩 ㄇㄛˊ(撫～)
調 ㄊㄧㄠˊ(～皮)
誼 ㄧˋ(厚～,友～)
潰 ㄎㄨㄟˋ(～爛)
ㄏㄨㄟˋ(～膿)
潛 ㄑㄧㄢˊ(～在)
熟 ㄕㄡˊ
ㄕㄨˊ(～練,～習,早～,成～,純～)
誰 ㄕㄨㄟˊ
褫 ㄔˇ(～夺)
褐 ㄏㄜˊ(～色)
[一] 播 ㄅㄛ(～音,广～,轉～,春～)
趣儿 ㄑㄩˋㄦ(沒～儿)
髮 ㄈㄚˇ(理～)
暫 ㄗㄢˋ(～时)
藏 ㄗㄤˋ(宝～)
[丨] 蝻 ㄋㄢˊ(蝗～)
膚 ㄈㄨ(皮～,～淺)
憎 ㄗㄥ(～恨,～惡)
賜 ㄘˋ(賞～)
蝸 ㄨㄛ(～牛儿)
[丿] 僻 ㄅㄟˋ(～靜)
緝 ㄐㄧ(通～,偵～)
ㄑㄧ(～鞋口)
質 ㄓˋ(本～,～量,品～,朴～,对～,～問,实～)
餒 ㄋㄟˇ(气～,自～)
締 ㄉㄧˋ(～結,～交,取～)
蔬 ㄕㄨ(～菜)
劊 ㄍㄨㄟˋ(～子手)

## [十六画]

[、] 諷 ㄈㄥˇ(～刺,譏～)
[一] 樨 ·ㄒㄧ(木～)
輻 ㄈㄨˊ(～条,～射)
輯 ·ㄐㄧ(邏～)
橙 ㄔㄥˊ(广～)
ㄔㄣˊ(～子)
蕾 ㄌㄟˇ(花～)
薄 ㄅㄛˊ(淡～,稀～)
ㄅㄠˊ
橇 ㄑㄧㄠ(雪～)
避 ㄅㄧˇ(～雨)
醞 ㄩㄣˋ(～釀)
[丨] 螅 ㄒㄧ(水～)
嶼 ㄩˇ(島～)
縛 ㄈㄨˋ(束～)
頹 ㄊㄨㄟˊ(～廢,～唐,衰～)

## [十七画]

[、] 瀑 ㄆㄨˊ(～布)
濤 ㄊㄠ(波～)
燦 ㄘㄢˋ(～爛)
[一] 孺 ㄖㄨˊ(妇～)
臀 ㄊㄨㄣˊ(～部)
藉 ㄐㄧˊ(狼～)
臂 ·ㄅㄟ(胳～)
[丨] 蟀 ㄕㄨㄞ(蟋～)
曙 ㄕㄨˇ(～光)
蹈 ㄉㄠˇ(舞～)
[丿] 儲 ㄔㄨˇ(～备,～金,～蓄,～藏)
縮 ㄙㄨㄛ(收～,萎～)
績 ㄐㄧˋ(功～,战～)
縱 ㄗㄨㄥˋ(～队,～貫,～横)
膿 ㄋㄨㄥˊ(潰～)

## [十八画]

[、] 謬 ㄇㄧㄡˋ(乖～,刊～)
[丿] 簪 ㄗㄢ(玉～花)

## [十九画]

[、] 靡 ㄇㄧˊ(委～)
識 ㄕˊ(相～,常～,～貨,～字)
[一] 轍 ㄓㄜˊ(复～)
鵲 ·ㄑㄩㄝ(喜～)
[丿] 獺 ㄊㄚˇ(旱～,水～)
韁 ㄐㄧㄤ(～繩)

## [廿画]

[一] 馨 ㄒㄧㄣ(～香)
[丨] 蠕 ㄖㄨˊ(～动)
蠖 ㄏㄨㄛˋ(尺～)
耀 ㄧㄠˋ(荣～,～武揚威)
巍 ㄨㄟˊ(～然)

## [廿一画]

[一] 露 ㄌㄡˋ(～头)
ㄌㄨˋ(～骨)
[丨] 髓 ㄙㄨㄟˇ(骨～,脊～)
躍 ㄩㄝˋ(飞～,跳～,～进,踴～)

## [廿二画]

[、] 顫 ㄔㄢˋ(發～,～动)
襲 ㄒㄧˊ(空～,抄～)

## [廿四画]

[丨] 鑿 ㄗㄨㄛˊ(确～,穿～)
[一] 驟 ㄓㄡˋ(步～)

## [廿五画]

鑰 ㄧㄠˋ(～匙)

## [廿七画]

鑽 ㄗㄨㄢ(～探)
ㄗㄨㄢˋ(～孔,～具,～床,～杆)

# 本国地名审音表初稿

一、本表所收地名以县、市的名称为主，共收地名 170 个，逐条注明审訂的讀音，按音序排列。

二、地名的本地讀音，如果在音系上跟北京音是相当的，一概以北京音为准。例如“郿县”的“郿”，本地讀 ㄇㄧˊ，北京讀 ㄇㄟˊ，“略陽”的“略”，本地讀 ㄌㄨㄛ，北京讀 ㄌㄩㄝˋ，都是有規律的对应，所以本表照北京音把“郿县”訂为 ㄇㄟˊㄒㄧㄢˋ，“略陽”訂为 ㄌㄩㄝˋㄧㄤˊ。这类地名，本表只选收了一部分，并未全部收入。

三、凡地名某字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特殊念法而現在本地音和它相合的，一概“名从主人”，不加改动，例如：“鉛山”讀 ㄧㄢˊㄕㄢ，不讀 ㄑㄧㄢㄕㄢ；“解虞”讀 ㄒㄧㄝˋㄩˊ，不讀 ㄐㄧㄝˇㄩˊ。

四、凡地名某字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特殊念法而現在本地音和它不合的，也按“名从主人”的原則，把本地实际的讀法按照方言跟北京音的对应規律，訂出普通話的讀法。例如：把“菏澤”訂为 ㄏㄜˊㄗㄜˊ，“費县”訂为 ㄈㄟˋㄒㄧㄢˋ。

五、难認的地名，例如“盩厔”ㄓㄡㄓˋ，“渦陽”ㄍㄨㄛ ㄧㄤˊ，本沒有审訂的必要。为了一般讀者的便利，本表也收了一些这类地名，注上了讀音。

| 地名 | 省区 | 讀音 |
|---|---|---|
| 亳县 | （安徽） | ㄅㄛˊㄒㄧㄢˋ |
| 百色 | （广西） | ㄅㄛˊㄙㄜˋ |
| 柏乡 | （河北） | ㄅㄞˇㄒㄧㄤ |
| 北碚 | （四川） | ㄅㄟˇㄅㄟˋ |
| 蚌埠 | （安徽） | ㄅㄥˋㄅㄨˋ |
| 泌陽 | （河南） | ㄅㄧˋㄧㄤˊ |
| 邠县 | （陕西） | ㄅㄧㄣㄒㄧㄢˋ |
| 鄱陽 | （江西） | ㄆㄛˊㄧㄤˊ |
| 邳县 | （江苏） | ㄆㄟˊㄒㄧㄢˋ |
| 番禺 | （广东） | ㄆㄢㄩˊ |
| 郫县 | （四川） | ㄆㄧˊㄒㄧㄢˋ |
| 莆田 | （福建） | ㄆㄨˊㄊㄧㄢˊ |
| 蒲圻 | （湖北） | ㄆㄨˊㄑㄧˊ |
| 郿县 | （陕西） | ㄇㄟˊㄒㄧㄢˋ |
| 亹源 | （青海） | ㄇㄣˊㄩㄢˊ |
| 沔县 | （陕西） | ㄇㄧㄢˇㄒㄧㄢˋ |
| 澠池 | （河南） | ㄇㄧㄢˇㄔˊ |
| 閩侯(候) | （福建） | ㄇㄧㄣˇㄏㄡˋ |
| 穆稜 | （黑龙江） | ㄇㄨˋㄌㄧㄥˊ |
| 佛坪 | （陕西） | ㄈㄛˊㄆㄧㄥˊ |
| 費县 | （山东） | ㄈㄟˋㄒㄧㄢˋ |
| 汾陽 | （山西） | ㄈㄣˊㄧㄤˊ |
| 鄜县 | （陕西） | ㄈㄨㄒㄧㄢˋ |
| 涪陵 | （四川） | ㄈㄨˊㄌㄧㄥˊ |
| 大埔 | （广东） | ㄉㄚˋㄅㄨˋ |
| 大城 | （河北） | ㄉㄞˋㄔㄥˊ |
| 儋县 | （广东） | ㄉㄢㄒㄧㄢˋ |
| 碭山 | （安徽） | ㄉㄤˋㄕㄢ |
| 磴口 | （甘肃） | ㄉㄥˋㄎㄡˇ |
| 东阿 | （山东） | ㄉㄨㄥㄜ |
| 东莞 | （广东） | ㄉㄨㄥㄍㄨㄢˇ |
| 郯城 | （山东） | ㄊㄢˊㄔㄥˊ |
| 天台 | （浙江） | ㄊㄧㄢㄊㄞ（“台”字陰平） |
| 屯留 | （山西） | ㄊㄨㄣˊㄌㄧㄡˊ |
| 訥河 | （黑龙江） | ㄋㄜˋㄏㄜˊ |
| 宁蒗 | （云南） | ㄋㄧㄥˊㄌㄤ |
| 乐亭 | （河北） | ㄌㄜˋㄊㄧㄥˊ |
| 乐陵 | （山东） | ㄌㄜˋㄌㄧㄥˊ |
| 乐山 | （四川） | ㄌㄜˋㄕㄢ |
| 耒陽 | （湖南） | ㄌㄟˇㄧㄤˊ |
| 閬中 | （四川） | ㄌㄤˋㄓㄨㄥ |
| 溧水 | （江苏） | ㄌㄧˋㄕㄨㄟˇ |
| 临朐 | （山东） | ㄌㄧㄣˊㄑㄩˊ |
| 临猗 | （山西） | ㄌㄧㄣˊㄧ |
| 酃县 | （湖南） | ㄌㄧㄥˊㄒㄧㄢˋ |
| 雒南 | （陕西） | ㄌㄨㄛˋㄋㄢˊ |
| 漯河 | （河南） | ㄌㄨㄛˋㄏㄜˊ |
| 灤县 | （河北） | ㄌㄨㄢˊㄒㄧㄢˋ |
| 略陽 | （陕西） | ㄌㄩㄝˋㄧㄤˊ |
| 高要 | （广东） | ㄍㄠㄧㄠ |
| 皋蘭 | （甘肃） | ㄍㄠㄌㄢˊ |
| 渦陽 | （安徽） | ㄍㄨㄛㄧㄤˊ |
| 崞县 | （山西） | ㄍㄨㄛㄒㄧㄢˋ |
| 貴筑 | （貴州） | ㄍㄨㄟˋㄓㄨˊ |
| 冠县 | （山东） | ㄍㄨㄢㄒㄧㄢˋ |
| 珙县 | （四川） | ㄍㄨㄥˇㄒㄧㄢˋ |
| 喀什 | （新疆） | ㄎㄚㄕˊ |
| 岢嵐 | （山西） | ㄎㄜˇㄌㄢˊ |
| 和闐 | （新疆） | ㄏㄜˊㄊㄧㄢˊ |
| 和碩 | （新疆） | ㄏㄜˊㄕㄨㄛˋ |
| 菏澤 | （山东） | ㄏㄜˊㄗㄜˊ |
| 郃陽 | （陕西） | ㄏㄜˊㄧㄤˊ |
| 海澄 | （福建） | ㄏㄞˇㄔㄥˊ |
| 邯鄲 | （河北） | ㄏㄢˊㄉㄢ |
| 邗江 | （江苏） | ㄏㄢˊㄐㄧㄤ |
| 鄠县 | （陕西） | ㄏㄨˋㄒㄧㄢˋ |
| 樺川 | （黑龙江） | ㄏㄨㄚˋㄔㄨㄢ |
| 华陰 | （陕西） | ㄏㄨㄚˋㄧㄣ |
| 获鹿 | （河北） | ㄏㄨㄛˋㄌㄨˋ |
| 琿春 | （吉林） | ㄏㄨㄣㄔㄨㄣ |
| 黄陂 | （湖北） | ㄏㄨㄤˊㄆㄧˊ |
| 潢川 | （河南） | ㄏㄨㄤˊㄔㄨㄢ |
| 湟源 | （青海） | ㄏㄨㄤˊㄩㄢˊ |
| 晃县 | （湖南） | ㄏㄨㄤˋㄒㄧㄢˋ |
| 即墨 | （山东） | ㄐㄧˊㄇㄛˋ |
| 薊县 | （河北） | ㄐㄧˋㄒㄧㄢˋ |
| 郏县 | （河南） | ㄐㄧㄚˊㄒㄧㄢˋ |
| 將乐 | （福建） | ㄐㄧㄤㄌㄜˋ |
| 涇县 | （安徽） | ㄐㄧㄥㄒㄧㄢˋ |
| 井陘 | （河北） | ㄐㄧㄥˇㄒㄧㄥˊ |
| 莒县 | （山东） | ㄐㄩˇㄒㄧㄢˋ |
| 句容 | （江苏） | ㄐㄩˋㄖㄨㄥˊ |
| 筠連 | （四川） | ㄐㄩㄣㄌㄧㄢˊ |
| 鄄城 | （山东） | ㄐㄩㄢˋㄔㄥˊ |
| 棲霞 | （山东） | ㄑㄧㄒㄧㄚˊ |
| 綦江 | （四川） | ㄑㄧˊㄐㄧㄤ |
| 蘄春 | （湖北） | ㄑㄧˊㄔㄨㄣ |
| 汧陽 | （陕西） | ㄑㄧㄢㄧㄤˊ |
| 乾县 | （陕西） | ㄑㄧㄢˊㄒㄧㄢˋ |
| 乾宁 | （四川） | ㄑㄧㄢˊㄋㄧㄥˊ |
| 犍为 | （四川） | ㄑㄧㄢˊㄨㄟˊ |
| 沁水 | （山西） | ㄑㄧㄣˋㄕㄨㄟˇ |
| 邛崍 | （四川） | ㄑㄩㄥˊㄌㄞˊ |
| 曲沃 | （山西） | ㄑㄩㄨˋ |
| 西峡 | （河南） | ㄒㄧㄒㄧㄚˊ |
| 鰼水 | （貴州） | ㄒㄧˊㄕㄨㄟˇ |
| 隰县 | （山西） | ㄒㄧˊㄒㄧㄢˋ |
| 厦門 | （福建） | ㄒㄧㄚˋㄇㄣˊ |
| 解虞 | （山西） | ㄒㄧㄝˋㄩˊ |
| 新乐 | （河北） | ㄒㄧㄣㄌㄜˋ |
| 新淦 | （江西） | ㄒㄧㄣㄍㄢˋ |

| 地名 | 省区 | 注音 | 地名 | 省区 | 注音 | 地名 | 省区 | 注音 |
|---|---|---|---|---|---|---|---|---|
| 滎陽 | （河南） | ㄒㄧㄥˊㄧㄤˊ | 鄯善 | （新疆） | ㄕㄢˋㄕㄢˋ | 耀县 | （陕西） | ㄧㄠˋㄒㄧㄢˋ |
| 盱眙 | （江苏） | ㄒㄩㄧˊ | 莘县 | （山东） | ㄕㄣㄒㄧㄢˋ | 鄢陵 | （河南） | ㄧㄢㄌㄧㄥˊ |
| 溆浦 | （湖南） | ㄒㄩˋㄆㄨˇ | 深圳 | （广东） | ㄕㄣㄓㄣˋ | 焉耆 | （新疆） | ㄧㄢㄑㄧˊ |
| 栒邑 | （陕西） | ㄒㄩㄣˊㄧˋ | 嵊县 | （浙江） | ㄕㄥˋㄒㄧㄢˋ | 鉛山 | （江西） | ㄧㄢˊㄕㄢ |
| 浚（濬）县 | （河南） | ㄒㄩㄣˋㄒㄧㄢˋ | 沭陽 | （江苏） | ㄕㄨˋㄧㄤˊ | 郾城 | （河南） | ㄧㄢˇㄔㄥˊ |
| 盩厔 | （陕西） | ㄓㄡㄓˋ | 日喀則 | （西藏） | ㄖㄎㄚㄗㄜˊ | 鄞县 | （浙江） | ㄧㄣˊㄒㄧㄢˋ |
| 湛江 | （广东） | ㄓㄢˋㄐㄧㄤ | 婼羌 | （新疆） | ㄖㄨㄛˋㄑㄧㄤ | 应县 | （山西） | ㄧㄥˋㄒㄧㄢˋ |
| 貞丰 | （貴州） | ㄓㄣㄈㄥ | 秭归 | （湖北） | ㄗˇㄍㄨㄟ | 漾濞 | （云南） | ㄧㄤˋㄅㄧˋ |
| 鎮賚 | （吉林） | ㄓㄣˋㄌㄞˋ | 柞水 | （陕西） | ㄗㄨㄛˋㄕㄨㄟˇ | 吴堡 | （陕西） | ㄨˊㄅㄨˇ |
| 長子 | （山西） | ㄓㄤˇㄗˇ | 樅陽 | （安徽） | ㄗㄨㄥㄧㄤˊ | 武陟 | （河南） | ㄨˇㄓˋ |
| 諸暨 | （浙江） | ㄓㄨㄐㄧˋ | 三穗 | （貴州） | ㄙㄢㄙㄨㄟˋ | 婺川 | （貴州） | ㄨˋㄔㄨㄢ |
| 茌平 | （山东） | ㄔˊㄆㄧㄥˊ | 莎車 | （新疆） | ㄙㄨㄛㄔㄜ | 尉氏 | （河南） | ㄨㄟˋㄕˋ |
| 茶（荼）陵 | （湖南） | ㄔㄚˊㄌㄧㄥˊ | 睢宁 | （江苏） | ㄙㄨㄟㄋㄧㄥˊ | 畹町 | （云南） | ㄨㄢˇㄉㄧㄥ |
| 郴县 | （湖南） | ㄔㄣㄒㄧㄢˋ | 濉溪 | （安徽） | ㄙㄨㄟㄒㄧ | 閿乡 | （河南） | ㄨㄣˊㄒㄧㄤ |
| 澄迈 | （广东） | ㄔㄥˊㄇㄞˋ | 睢县 | （河南） | ㄙㄨㄟㄒㄧㄢˋ | 汶上 | （山东） | ㄨㄣˋㄕㄤˋ |
| 澄海 | （广东） | ㄔㄥˊㄏㄞˇ | 綏稜（棱） | （黑龙江） | ㄙㄨㄟˊㄌㄥˊ | 雩都 | （江西） | ㄩˊㄉㄨ |
| 澄城 | （陕西） | ㄔㄥˊㄔㄥˊ | 爱輝 | （黑龙江） | ㄞˋㄏㄨㄟ | 于闐 | （新疆） | ㄩˊㄊㄧㄢˊ |
| 長汀 | （福建） | ㄔㄤˊㄊㄧㄥ | 黟县 | （安徽） | ㄧㄒㄧㄢˋ | 尉犂 | （新疆） | ㄩˋㄌㄧˊ |
| 常熟 | （江苏） | ㄔㄤˊㄕㄨˊ | 沂水 | （山东） | ㄧˊㄕㄨㄟˇ | 蔚县 | （河北） | ㄩˋㄒㄧㄢˋ |
| 什邡 | （四川） | ㄕˊㄈㄤ | 嶧县 | （山东） | ㄧˋㄒㄧㄢˋ | 乐清 | （浙江） | ㄩㄝˋㄑㄧㄥ |
| 石埭 | （安徽） | ㄕˊㄉㄞˋ | 崖县 | （广东） | ㄧㄚˊㄒㄧㄢˋ | 越嶲 | （四川） | ㄩㄝˋㄒㄧ |
| 歙县 | （安徽） | ㄕㄜˋㄒㄧㄢˋ | 掖县 | （山东） | ㄧㄝˋㄒㄧㄢˋ | 鄖县 | （湖北） | ㄩㄣˊㄒㄧㄢˋ |
| 單县 | （山东） | ㄕㄢˋㄒㄧㄢˋ | 叶县 | （河南） | ㄧㄝˋㄒㄧㄢˋ | 鄆城 | （山东） | ㄩㄣˋㄔㄥˊ |

（接16頁）

思主义，这难道不是他一貫地坚守住資产阶級立場，在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种种活动嗎？

现在，他很狡猾，不肯徹底交代，低头認罪。他还以"学者"自居，还念念不忘于大本書，自己認为有"学术上的成就"，認为"后来居上"，在过去学者的成績上"画蛇添足"地或者是"佛头着糞"地加上一分兩分。总之，他觉得还有一些永远用不完的本錢，别人为反右派斗争而忙，为改造自己、鍛煉自己而忙，他还可以安心做一个右派分子的冒牌学者，悠然自得，頑强抗拒；还在夢想資本主义复辟，他可以"东山再起"。我們今天必須揭穿这种右派分子的画皮，不許他們玷污"学者"这兩个字。事实上，陈夢家飞黃騰达得太容易了，他在哪一方面配称得上"学者"与"專家"！这个善于投机取巧、鑽空子、恬不知耻的右派分子野心家、市儈和騙子，假如自己还認为要算"学者"或"專家"的話，我們可以讓他提出証据来，讓我們来痛痛快快地爭論一番。

历史是無情的，在我們的社会里，絕大多数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前途是偉大而光明的，但在一小撮野心家、市儈和騙子面前，却只有死路一条，决沒有"东山再起之望"了。讓他們看一看高尔基的《小市民》吧！他們如果想死里逃生，必須赶快低头，向人民服罪，这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他們还有一点小聪明，就应該革面洗心，脫胎换骨，从头学习，从新做人。社会主义道路的門还是敞开着的，陈夢家的年紀不小也不太大，如果放下屠刀，下决心改变立場，老老实实地学习，也未尝沒有做一个眞正"学者"的可能，这就在于他自己的最后选擇了。

本期版面拥挤，"書刊評介"暫停。

本刊編輯部

# 关于少数民族語言中新詞术語的問題

傅懋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八年来，各族人民形成了空前的团結和頻繁的交往。新的事物、新的概念給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帶来了大批的新詞术語。这些新詞术語丰富了我們各民族的語言，增强了这些語言在人們交际和社会斗爭中的功能。“新詞”就是一种語言的詞匯里原来沒有而新增加进来的詞，“术語”是各个專門行業和社会集团使用的帶有專門性的詞。术語当然也有原来就有的，也有新增加的。新增加的术語也是新詞的一部分。由于科学技术的日益推广，文化教育的逐漸普及，工人、农民、知識分子的紧密联系，以及工業、农業和商業的迅速發展，一部分專門术語也会逐漸地成为全民使用的新詞。例如：“車間”本来是工厂里使用的术語，“工分”本来是农業社使用的术語，“原子能”本来是科学技术的术語，现在都已經成为全民詞匯的組成部分了。我在本文里着重討論在兄弟民族語言里全民生活中新建立的詞和較有普遍性的术語。至于大批的專門术語应該由各專門行業和語言科学工作者会同起来，根据全民語詞的結構原則和業务上的特殊需要去整理研究。

近年来，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語言文字，随着人民的政治、經济和文化教育生活上日益增長的需要，都有了很大的發展，这种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四个方面：

1）原来沒有文字的，創制了文字。

2）原来有文字而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發展的需要的，在原有文字基础上做了改进，或另行創制了新文字。

3）語言的各方面起了变化，表达手段日漸精密，并且由紛歧趋向規范。特別在新詞术語的加速增長方面，表現得更为突出。

4）扩大了本族語言文字的使用范圍；編譯出版了許多書刊报紙；民族的自治机关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行使职权。在民族学校里，除汉語文外，逐漸地使用本族語文的課本来进行教学。有些民族在积極准备或已經开始用本族文字扫除文盲。

事实上，1）2）4）三項都和3）項的新詞术語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使用文字就离不开新詞术語，新詞术語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詞匯的規范以及書写和讀音的規范，也不能全面而适当地确立起来。同时，在編譯出版工作里也会經常遇到一些概念不知怎样表达，或遇到一些詞無所适从，或者造成混乱不統一的現象，甚至因用詞不当而引起誤解。根据各方面的反映，目前在新詞术語的工作方面存在着以下四个缺点：

1）有些詞义不恰当——这是指有些詞不能正确地表达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云南的某些語言里，曾經把“斗爭”說成“打架”。这样，和誰或什么斗爭就是要和誰或什么打架了。又如：去年西双版納傣族地区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有些干部向农民交代政策，把“和平”說成“len˧peŋ˥”，其实这个詞是“平等”的意思，跟“和平”的意思相差很远，后来發現了，才改正过来。在貴州的某些布依族地区，也曾經把“統購統銷”說成“卖去买来”，引起群众对政策的誤解。

2）同一个意义用詞不一致——同一种語言的編譯工作者因缺少联系和商討，有时对同一个概念不必要地使用几种不同的說法。这种情况甚至还出現在同一个文件当中。如果兩种語言不同，必然有些詞在表达概念的范圍和用法上是不一致的。这就会产生同一个概念在某种語言里用一个詞表达而在另一种語言里用几个詞来表达的現象。特別是描写性的詞、动詞、連詞、介詞和助詞难免有这些現象。这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汉語“騎馬、騎脚踏車”可以用“騎”，但是不能說“騎船、騎汽車、騎火車、騎飞机”。到傣語里却不管是“馬、車、船、飞机”一律用“xi˦”。这就不应該勉强求得一致。可是，在同一种語言里，除了为丰富表达手段使用一些同义詞以外，用詞最好避免不必要的紛歧。不必要的紛歧只会給标准語帶来混乱并且增加学習和使用的負担。例如：維吾尔語“青年团”旣用“йашлар иттипаķ”，也用“йашлар союзи”，同是一个“領导者”，用了“йолбашчи”、“йәтәкчи”和“рәhбәрчи”①三个詞。这完全可以选擇并确定其中的一个，以节省学習和閱讀的劳力。

3）有些詞义不好懂——新詞术語的正确了解和使用是跟使用者的政治和文化水平有联系的。虽然，一般地說，許多新詞术語要經过学習才能徹底了解它們的意义和用法，但是制造許多难懂的詞，甚至抛弃了在人民群众当中已經通用的詞而另外借入或創制一些难懂的詞也是不妥当的。例如：我国蒙族已經懂得久已由汉語借来的“иуваншувай”②（元帅）和“жийангжи-

① 为排印方便，本文所引維語例子是用俄文字母轉写維文，ķ 代表[q‘]。

② 为排印方便，本文所用蒙語例詞是用俄文字母轉写蒙文。нг 代表舌根鼻音。

йун"（將軍），現在又有人引进大家不熟悉的俄語："маршал"和"генерал"。这对于我国蒙族人民群众来說，自然是难懂的詞了。

4）新詞术語的数目还不能适应需要——这种情况特别表現在沒有文字的語言、文字历史較短或新建立文字的語言上。由于新詞术語的数目太少，民族語言的口譯和笔譯以及編写工作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举例子来說，現在有許多建立了自治州的民族，还很难用自己的語文来翻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如，当我和几位云南佧佤族的同志翻譯政府發到国外的"安全回家証"的时候，也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安全回家証上主要只有三句話，我們竟費了三天才勉强把它譯成佧佤文。如果翻譯自然科学的書籍，在絕大多数民族的語言里，都要遇到困难，甚至对許多民族語言来說，这在目前还是不可能的。产生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新詞术語的数量距离实际需要太远。

以上四項缺点，1）2）3）是屬于"質"的，4）是屬于"量"的。这些缺点都是在語文發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我們应該找出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以便及时消灭这些缺点。

我觉得产生这些缺点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項。

第一，有些語文工作人員在創制語詞和借貸語詞这兩种丰富語言的手段上，走了兩个極端。一个極端是不問运用本族語言的材料是不是能表达，一遇到新概念就借用汉語、俄語或其他語言的詞。这样就会使新借詞的分量在一个文件上占的比重太大，对于那些不懂汉語、俄語或其他借出語言的广大群众来說，很难了解；另一个極端是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由汉語或其他語言里借入新詞，不管什么新概念，都一律用本族語言材料来表达。由于大量的新概念的輸入，原有語言材料，不管它有多么丰富，必然有些概念在本族語言里找不到合适的詞或合适的办法来表达。正因如此，任何語言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借詞。如果完全不考虑借入这个方式，就会使許多新創制的詞的意义不恰当或甚至引起很大的誤解。有的編譯工作者，甚至連早已在人民群众中生了根的借詞，也放弃不用，另行創制对于群众陌生的詞，这自然会脫离群众，甚至引起群众对新文字的不满。

以上所說的兩种極端，对于新詞术語的發展都有妨害。事实上，用自己的語言材料創制和由別的語言里借入新詞术語都是丰富語言的手段。这兩种手段对任何語言都可以使用。有人說，"某些語言是不可滲透的，借詞进不去。"我認为沒有不可滲透的語言。苏联境內有印欧語系、阿尔泰語系、伊比里-高加索語系、古亞語系、芬蘭-烏格尔語系和閃語系的語言，在这不同語系的一百多种語言里都有数量不同的一些俄語借詞；我国汉語以外还有汉藏語系、阿尔泰語系、南亞語系、印欧語系的許多語言和朝鮮、高山等語言，在这些語言里，也都有一些汉語借詞。这可以說明，絕对不能滲透的語言是不存在的。借詞只有程度的差別，有的借的多些，有的借的少些。而这种多少的数量，基本上并不决定于語言的特点，而主要决定于兩个民族在政治上、經济上和文化上相互影响的程度。因此，对这一問題的正确处理，也应該主要根据民族間相互影响的程度和这种程度在具体語言里反映的实际情况，不应該只根据个人的主观爱好和願望。

第二，沒深入挖掘本族語言的詞匯和研究人民群众口語里借詞的使用情况。我們目前对各民族語言現有的詞匯，搜集、整理、研究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有許多新的概念，本来可以在深入挖掘并研究本族語言詞匯的基础上，找到解决的办法，可是由于沒深入挖掘原有口头的和書面的詞匯，对原有具体語詞的知識不足，对構詞法也不能很好地掌握，就沒能使这一問題得到完善的及时的解决。同时，有一些新詞术語是少数編譯工作同志坐在屋里想出来的，而不是在新詞术語反映在广大人民群众口語的基础上，加以整理提高的。这就会使我們在出版物里出現一些和人民群众口語不一致或很难为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和接受使用的新詞术語。

第三，沒有系統地、比較全面地研究新詞术語。过去在編譯工作中往往是遇到一个詞就解决一个詞，沒能把有关联的詞統一起来考虑解决。这就使新詞术語的工作限于被动，也就会产生用詞不当、用詞不好懂和經常改变詞的意义和用法的毛病。再加上各地編譯工作同志，沒能加强联系并坐在一处討論共同的問題，也就产生了同一种語言各地用詞不一致，甚至同一个文件也有用詞不一致的現象。今后应該多开一些討論新詞术語的会議，争取工作中的主动性，把有关联的語詞一組一組地放在一起来討論。例如："法律、法則、法制、規律、規則、規程、条例、宪法"等詞，做为一組来考虑，"人民、公民、国民、市民"做为一組，"斗争、竞争、竞赛、争辯、争論、辯論"做为一組。当然哪些詞在一組，不能完全根据意义的接近，还要参考本民族語言的構詞規則。往往各組中間还有一些詞是相互牽制的。

新詞术語問題在各民族語言里，有些是共同的，有些是特殊的。因此，要正确地解决这一問題，最好先广泛地討論，确定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則；然后各种語言的工作同志再参考这些原則并根据自己語言的具体情况以及这种語言和其他民族語言的关系，来拟訂出制訂各种語言新詞术語的規則。我在这兒，根据同志們現有的經驗，初步地归納出五項建立新詞术語的原則，供同志們討論研究这个問題的参考。

（1）如果从本族語言的材料里能找到适当的方法来表达，就用自己固有的詞或早期的借詞和語法成分

来創制。創制的方法有三:

A) 在原有語言里找現成的詞而給它新的意义——例如：云南西双版納傣語里，sǎ˥nam˥① 是“議事庭”的意思。現在議事庭的制度已經取消，傣族人民群众很自然地就用它來表达“政府”这个新概念。也有人怀疑这种办法并且耽心傣族人民群众把旧的“議事庭”和新的“政府”等量齐观。我想，即使对某些人有这种可能，也是暫时的。事实上，他們从我們人民政府的具体工作中，已經很快地体会到这个旧詞在意义上已經起了变化，并且具有了新的意义。詞的意义随着社会的發展而变化，在各种語言里都是常有的現象。如果在日常生活里旧意义已經消失而具有了新意义，也就可以認为这是創制了一个新詞。标准語里沒有而方言里有合适的詞，也可以选用。

B) 运用原有的詞和不能独立的詞素或再加語法成分，按照自己的構詞規則構成新詞——例如：广西僮語 həŋ 和 Бшk 都是“大”的意思，現已把这兩个詞合起来成为 həŋ Бшк②，表示“偉大”的意思。又如維吾尔語在名詞后边加上構詞成分 вазлиķ 構成:

ķəfəз 紙——ķə əзвазлиķ 文牘主义

иш 事——ишвазлиķ 事务主义

гypyh 派別——гypyhвазлиķ 宗派主义

C) 参考汉語或其他語言的詞义，按照自己的語法規則，翻譯成詞——例如：僮語里本来沒有相当于汉語“水庫”的詞，現已用翻譯的方式創制了 əŋzromrəmч，eŋzrom 意为“倉庫”，rəmч 意为“水”，因为按照僮語語法構造，限制的名詞要放在被限制的名詞的后边，所以“倉庫——水”，就成了“水的倉庫”，也就成了“水庫”的意思了。也可采取半借半譯的办法，例如：凉山彝語 dalchol (大槍)“砲”。②

(2) 如果运用本族語言的材料沒有适当的方法来表达，可以从汉語或其他关系密切的語言音譯过来。这就是通常所說的借詞。借詞的書写形式，一般有以下三个办法:

A) 按照借入民族一般人民群众的讀音来写，完全服从借入語后的語音規則。——例如：維吾尔語借汉語“辣子”，写成“Лаза”，借汉語“桌子”，写成“жоза”。

B) 完全按照借出語言的語音来写，如果兩种語言的字母相同，或專为借詞增补了借出語言所用的字母，在字形上也写得完全一样。例如：苏联境內有許多民族文字，把新的俄語借詞写得和俄文一样，把“語法”写成 грамматика，把“革命”写成 революция。

C) 旣根据本族語言的語音系統，也适当地照顾到借出語言的語音，这是 A) 和 B)的折中办法。我国現代維吾尔标准語处理新的汉語和俄語借詞，就用这种办法。例如：借汉語的“汉族”写成 Хэнсу (維吾尔語里沒有цз 音，写成 с)；借俄語的“Большевик”(布尔什維克)写成 Болшевик (我国阿拉伯字母形式的維吾尔文里沒有軟音符号，就省去了 ь)。

以上借詞書写的三个办法究竟采用哪一个好，要根据民族关系和語言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如果兩个民族的交往关系很密切，語文需要互相学習，字母形式相同就可以考虑用 B)項办法；如果字母形式不同，語音系統又相差很远，也可考虑用 A)或 C)項办法。在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里，汉語已經逐漸成为各民族的交际語，各兄弟民族多年来已經从汉語里吸收了許多語詞。我在这兒專就在兄弟民族語文里書写汉語借詞的問題，提出以下四項有关的办法:

第一，如果語音系統和汉語相差太远，不必專为拼写汉語里有而本族人民群众不能發的語音增加很多字母，可以基本上按照在本族語言里所發汉語借詞的語音来書写。例如，在新建立的僮族标准語里，不能發汉語标准音的 ㄆ、ㄊ、ㄎ、ㄓ、ㄔ、ㄕ、ㄖ、ㄗ、ㄘ、ㄐ、ㄑ、ㄩ、ㄦ 等十三个音，如果在僮文里把这些音都照汉語写出来，就得專为写借詞里这一些僮族人民群众所不能發的語音增加許多个字母，这將給僮文学習和使用上增加了很重的負担，不如就按照僮族人民实际所能讀的音来書写。这样，旣不需要增加許多字母，也和人民群众的口語相結合。不过，汉語借詞在僮語各个方言土語里，也有讀音不一致的現象，这就可以参考僮語标准音和方言的情况以及鄰近汉語和汉語标准音的情况，略作調整，使書写借詞有一定的規則。这些規則都要明确地規定在僮文正字法里。

第二，在少数民族鄰近地区的汉族沒普遍使用汉語普通話以前，制訂少数民族文字里汉語借詞書写規則的时候，要多参考对他們影响最大的鄰近的汉語。最好当汉語普通話在他們鄰近地区普遍推广而且对兄弟民族語言起了一定影响的时候，再考虑按照汉語普通話的語音吸收借詞。不然，就会脫离开他們实际的語言环境，結果很难行得通。例如，海南島黎族周圍的汉語环境現在还不是普通話而是和普通話相差很远的海南汉話。黎族語言里的汉語借詞很自然地就从这种海南汉話里吸收。“合作社”海南汉話說 gap-do-de，黎語也說 gap-do-de，黎文也就应該写 gapdode③，因为这样写对他們說，更亲切、更容易学習。如果一定照普通話写成 hezuoshe，那对他們就成了完全陌生的詞，脫离了他們語言的实际。这是語音的轉写規划，如果普通話和地方話在詞彙上有差別时，最好尽可能考虑借普通話。

第三，如果有大量的汉語借詞，这些借詞里有一些語音只用在汉語借詞里，不用或少用在本族原有語詞里，可是本族人民群众都会發这些語音，这就应該考虑

---

① 为避免印刷的困难，在本文里用拉丁字母拼写傣文。

② 本文所引僮語彝語的例詞，用新創制的文字書写。

③ 本文所引黎語例詞，用新創制的黎文書写。

为这些語音設計字母，增加新的音节。如果本民族里只有一部分人在借詞發音上和汉語相同，还有一部分人不能發某种語音，而这些語音的影响正在逐漸扩大，也可考虑專为拼写借詞而增加几个字母和新的音节。例如，維吾尔、蒙古、景頗、傈僳、佧佤等語言里虽然原来沒有"f"这个語音，但是，因为已經有許多人能發或能分辨出这个語音，所以，在这些文字里也已經增加了表达这个語音的字母。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音节。

第四，如果少数民族語言在音譯的借詞前边或后边加上一个本族語詞，使詞义容易了解，尽管增加部分的意义和借詞里的一个組成部分的意义有些重复，也不必把增加的部分删去。例如：

蒙語：Хуангхэ（黄 河） мурэн（河）——黄河

僮語：daъ（河） hueŋƨhoƨ（黄 河）——黄河

这样做，可以使詞义清楚好懂。即使不懂得汉語，也可以一看或一听就懂。这种情况存在于許多語言里。既然是語言的实际，就应該在文字里也写上去。当然，像这一类的詞用久了，借用部分已完全能清楚地表达意义，增加的部分也有逐漸地被淘汰的。到那时再省去也不迟。

（3）在兩种語言詞序和構詞成分次序不同的情况下，可按照以下的办法处理：

A）完全用本族語言的材料或久已融合在本族語言里的老借詞創制新詞术語的时候，应該完全按照本族語言的次序。例如，西双版納傣語：

hɛŋ˥˩het˧saŋ˥（力 生产）——生产力

B）一个成分是借詞，一个成分是本族語詞，也按照本族語言的次序。例如，僮語：

bɔŋƨ（布） sɯlim（士林）——士林布

C）完全音譯汉語的，如果本族人民群众按照汉語次序吸收，便可以按照汉語的次序書写，把几个成分合起来做一个整体来看。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僮語次序应該作"国——共和——人民——中华"或"共和国——人民——中华"，但是僮族人民群众都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可以写"Cuŋhua-jinmin-guŋhogo"，在中間加"-"表示这几个成分虽然在汉語里是不同的詞，但是在僮語里作一个整体来看。①如果完全分开写就和僮語語法的一般次序發生矛盾。但是，如果分別做單詞看待，最好服从本族語言的次序，例如：僮語"jinmin cuŋgo"可以用作"中国人民"，"cuŋgo jinmin"可以用作"人民中国"。这种情况最初在口語里会有些混乱，可是也不难逐漸地在書面上确定下来。

（4）一个民族暫时使用几种文字的，在創制新詞术語方面，应該尽可能求得一致。但是在語音系統基本詞匯相差很大、構詞成分也有不同的情况下，就不必过分勉强地求得一致。暫时虽然不同，也可互相推荐，將来再求逐漸統一。例如，景頗族內使用景頗文和載佤文兩种文字，景頗話和載佤話的詞匯差別很大，完全不同的詞超过了全部詞匯的半数，新拟制的四种苗文，完全不同的詞也超过全部詞匯的半数，而且語音系統不同，汉語借詞的語音也有相当大的差別。对这种情况，在目前可以适应各自的詞匯、語音和語法条件来書写新詞术語，不必急遽地勉强求得統一。但仍应尽可能地向統一方面做。

（5）兩个国家的民族因語言相同而使用一种文字的，在建立新詞术語的工作方面，要考虑兩国的具体情况，能一致的就取得一致，但不必过分勉强。即使有一部分各自使用的詞，只要交往频繁也不难互相了解，甚至在可能范圍內也可互相采用。例如，我国的朝鮮族和朝鮮民主主义共和国使用相同的文字，我国柯尔克孜族和苏联吉尔吉斯族使用相同的文字，云南景頗族也和緬甸的景頗族使用相同的文字。在新詞术語方面，国內外都难免有不同程度的出入。双方的借詞就必然地会有一些不同。單就景頗文来說，我国景頗族已經从汉語里借入了大量的新詞术語，而緬甸的景頗族却从緬甸語或英語借入了一些語詞，这种紛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能經常地彼此看到一些出版物，也不难互相了解。

我們应該肯定，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民族語文研究和編譯工作同志們在新詞术語方面已經进行了許多有价值的工作，这些工作对語言文字的丰富和發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我們也看到新詞术語在各种語言里反映出来的情况是很复杂的，牽涉的問題也很多。我認为今后要更好地解决兄弟民族語言的新詞术語問題，还需要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广泛地搜集各民族語言的固有語詞，深入研究構詞法以及語言的历史和語言的發展規律。

2）不断地調查研究新詞术語在各民族广大人民群众和知識分子的口語里建立和使用的实际情况，順应現有語言的基础和發展趋势，加以适当的管理并逐漸确定規范。

3）就汉語和各兄弟民族的語言或兩种互相影响較大的民族語言，进行平面的比較研究和对照的描写。

以上三項研究工作，对新詞术語的制訂和發展都將有很大的帮助。第1）項工作能使新詞术語适合各种語言的特点和發展規律。第2）項工作能使新詞术語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密切結合，在任何时候也不会脫离群众。第3）項工作对于借詞的書写規則有極重要的意义。拿汉語和兄弟民族語言的关系来說，不应該只注意兄弟民族語言和汉語标准音的比較，还要注意兄弟民族語言和鄰近的或对它影响較深的其他汉語方言土語的比較。为了給这一工作准备資料，在調查一种民族語言的时候，对于它鄰近的或在較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它的汉語，也得进行調查研究。

以上不过是一些初步的不成熟的意見，希望同志們批評指正。

---

① 如果本族語言的語法次序和汉語相同，就不需要加短横，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景頗文里就可以写成Cunghwa Rinmin Gunghogo。

# 对翻譯工作的几点意見

謝尔久寧柯　　吳乐

## 一

1956年12月我們在成都时，會利用一个休息日参观了杜甫草堂。在这里，收集了不少关于这位偉大詩人——爱国者的一生及其創作活动的資料，有許多是不同年代的手写或印刷的杜甫的作品。一間屋子里还專門陈列着一些中国現代画家以流傳很广的杜詩为題而精心繪制的圖画。

一个玻璃櫃里陈列着苏联著名的詩人-翻譯家用俄語翻譯的杜詩。見到这些譯詩，我們又一次感覚到在兩个偉大的国家——苏联和中国的人民之間已建立起来的那种牢不可破的友誼和無可动搖的兄弟之情，又一次感覚到在文化方面那种經常性的相互繁荣。

讀着A.盖多維奇用俄語譯的那本杜詩(1955年，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我們感到譯者曾經如何仔細地、努力地想表达出杜甫的感情、思想及他所經受的一切，而所有这些都是流露在这位偉大的文学巨匠的永不褪色的詩文里的。粗略地比較了一下原詩和譯詩，我們深深相信，譯者在这一工作上是化了巨大劳动的。

1955年在莫斯科还出版了A.拉戈乔夫譯的、郭質生教授校的中国著名的古典文学作品——施耐庵的《水滸》。这本譯著的出版，使苏联的广大讀者更深入地了解了書中鮮明地刻画出的宋代中国农民起义运动。

《水滸》的譯文虽然删节了个别段、句，有个别詞句表达不很准确，但是却保留了中国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整个精神，因此也能使苏联讀者相当滿意。此外，苏联出版的中国現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的俄文譯本，正在逐年增加并趋于完善。

中国把苏联的許多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作品譯成汉文的巨大工作也在进行。大家都知道，把古典的俄罗斯及現代的苏联文学作品譯成汉文的这一極其重要工作的創始人，就是魯迅及其在翻譯活动方面的战友瞿秋白、曹靖华等。关于魯迅和瞿秋白在翻譯时所碰到的那些必須克服的困难和他們的翻譯态度，在許广平的《魯迅和翻譯》，楊之华的《談談秋白同志的翻譯工作》兩文中都談得很好。解放后，翻譯工作在中国大規模地展开了。可以有信心地說，繼魯迅及其战友之后，新的翻譯幹部都在力謀改进自己的翻譯質量。然而，由于翻譯工作規模的日益扩大及其作用的重大，人們对譯文的要求自然也在不断提高。

近年来不論是中央或地方的中国报刊上，都在討論关于翻譯工作的意义、作用和任务等問題。这段时期所發表的文章里已經不止一次地談到过争取質量好的譯文的必要性。1957年4月16日人民日报还發表了李何的一篇文章，其中談到了苏联名作家波列伏依对翻譯問題的意見。

当然，中国翻譯工作的規模不能只限于俄譯汉或汉譯俄。目前，有許多各种各样的著作正从东方和西方的許多語言譯成汉語。同时，从汉語譯成中国各少数民族語言（尤其是在为許多沒有文字的民族創立了新文字之后）的譯文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毋庸置疑，在社会主义向前發展的国家条件下，在以一切方法巩固各族人民友誼的条件下，把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口头創作、文学及历史等作品譯成汉文的工作也將日漸發展。

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个友爱的大家庭里的蒙語族、突厥語族以及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的詩文都是極其丰富多采的，并且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通过譯文，將使广大的汉族人民也能讀到这些优美的民間創作。通过汉譯文，它們还將被譯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全人类的文化宝庫也將因此而更为充实和丰富。

利用翻譯的方法所达到的各民族間的文化合作和相互繁荣，証明了翻譯工作者劳动的重要性及其責任的重大。

翻譯工作者絕不是机械的工作人員。他所从事的是巨大的文化啓蒙和社会教育工作。社会政治文献的坏譯文能給馬列主义的教育事業和培养社会主义新思想的事業帶来危害；科学技术文献的不成功的譯文能使工業和技术裝备各部門的發展受到阻碍；質量不高的文学作品的譯文則会剝夺掉原文宝貴的艺术力和教育力。

所有这些，不仅翻譯工作者和編輯出版人員应該懂得，社会广大的各界人士也应該懂得。

## 二

苏联的翻譯工作者認为，把某一作品的內容从一种文字准确地譯成另一种文字是完全可能的。西方和东方各族人民相互交际的現实，証明可譯性是存在的。实际上譯文和原文不仅在內容上，常常在形式上也是一致的。

苏联的翻譯工作者認为，英帝国主义著名的歌唱家列路得亞得·吉普林所說的話是种族和民族妄自尊大的表現。他說各民族好像是被剝夺了彼此了解的可能。他甚至在詩歌里也闡述了自己种族主义的主張。

他写道：

> 啊！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
> 在世界末日，最后的审判来到之前，
> 它們誰也不会离开自己的位置。

当然，各种語言都以詞彙、語法規則和語音色彩而彼此不同。但是，各种不同的語言也正是表达人类思想的各种不同的方法。人的思維能力都是一样的，这并不依賴于他是屬于哪一个种族或民族。同时，思維的法則对他們来說也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只要有足够的語言知識，把某一著作从一种語言等值地譯成另一种語言是完全可能的。

自然，譯者不仅应該完善地掌握原文的語言，同时也应該完善地掌握譯文的語言。但是，目前从中国的外国語学院培养出来的大多数翻譯工作者，不論是在汉語或自己專業的外語方面，都还沒有完善地具备进行譯翻工作所必須的条件。①

我們認为，現在各專門的語言学院里改进培养翻譯人員的工作是很必要的，而其中尤其应該注意培养民族語言的翻譯工作者。

## 三

到目前为止，北京民族出版社只用藏、蒙、朝鮮、維吾尔及哈薩克等五种文字出版書刊。由于1956到1957年間又为中国16个少数民族創立了二十种文字，在近年內民族出版社的活动显然会大大發展，翻譯工作必然要扩大到各少数民族的語言。因此，汉語和少数民族語言的对譯工作，不仅在中央，同时也將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一天天展开。所以，培养民族語文翻譯人員，現在已成为迫不及待的問題了。

我們認为，从事汉語和其他民族語言对譯工作的人应該具备的条件是：

1）必須精通汉語。不仅要在实踐上掌握汉語，同时要了解汉語史的基本知識，詳細地知道汉語的句法和詞彙結構；翻譯时善于分析在語言中所遇到的語法、句法結構；能使用形象的、富有艺术表現力的語句，用以表达某一人物的社会性和职業性的語言特征。

2）必須全面和深入地了解譯文的語言（这常常是他的本民族語言）。同样，如果只从实踐上掌握譯文的語言也是不够的，还必須有理論知識。要善于分析語言的不同特点（語法、詞彙、諺語和常用語的）。翻譯工作者应該在实踐中創造性地丰富譯文的修辞手段、詞彙和語句。这一点对那些不久前才得到文字，却在修辞方面和政治、經济、科学、文化等术語方面还沒有得到發展的語言来說，尤为重要。

3）除去很好地掌握兩种語言——汉語和所譯文字的語言之外，任何一个翻譯人員都还应該掌握翻譯的基本方法和要求。翻譯工作者一定要懂得翻譯方法——从一般的邏輯要求到完整地表达出原文的內容及其民族風格特征。

社会政治文献，其中包括党的文献的翻譯工作最好委托給那些在社会政治方面有足够条件的人，他要懂得馬列主义的哲学問題，中国人民革命史及中国共产党史，同时还要了解目前的政治局势。

很多的社会政治文献，如馬列主义的經典著作，毛澤东主席及人民中国其他許多社会政治活动家的著作都具有丰富的政治哲学內容，同时又都是以簡潔的、丰富多采和富有艺术表現力的文字写成的。

因此，社会政治文献的譯者应該同时掌握科学的和艺术的翻譯方法。像任何一个文学家一样，还应該經常記得毛澤东同志关于文章風格所說的那些話。毛澤东同志曾写道：

> 在这里要請讀者注意，我們的許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講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話的体裁，有时廢話連篇，有时又尽量簡古，好像他們是立志要讓讀者受苦似的…这就要求我們的报紙和刊物的編輯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順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②

我們完全相信，任何一篇譯文都应該做到：1）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思；2）不添加或減少任何足以歪曲原文的东西；3）不是翻譯單詞或詞組，而是要翻譯完整的句子，要考慮到該句和上下文的关系，同样也要考慮到整个被譯作品的特殊性質和一般風格；4）只能遵循譯語的語法、句法規律。在任何情况下也不盲目地摹仿原文的句法，而只用譯者所能掌握的本族語言的句法来表达；5）譯文要富有表現力及足够程度的艺术說服力。

## 四

培养翻譯人員，其中包括中国少数民族語文翻譯人員的这一工作，应該引起中央和地方的許多机关的注意。看来，民族語文翻譯幹部首先应該由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地方的民族学院来培养。

在負有培养翻譯人員責任的学院中，最好能設立專門的教研室，負責翻譯理論和翻譯方法的教学。同时，現在就应該为这些学院准备翻譯課方面的教科書，

根据許多有高度翻譯水平、从事翻譯西歐語言的汉学家們的經驗，并参考了苏联民族語文翻譯工作者

---

① 本文的作者之一就曾亲身感受到这一点。她在数年前从外語学院畢業，在学院中她完全沒有得到关于汉語的系統的理論知識，所得到的外語（基础俄語）和翻譯方法方面的知識，也十分不够。所能得到的外語知識只局限在課本之內。畢業后，她才独立地充实了汉、俄語的一般語言理論和实踐問題以及翻譯理論和方法問題方面的知識。所有这些，她本来都应該在学校中就取得的。

②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1956年，1134頁。

的丰富經驗，在教科書里最好能闡明下面这些問題：

1）翻譯在中国的作用和意义；2）中国翻譯事業發展簡史；3）翻譯工作的基本方針（同时应估計到中国及外国的經驗）；4）馬列主义經典作家論翻譯問題；5）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汉語和民族語言对譯的任务；6）翻譯方法問題——a）原文和譯文的語法、詞彙和語义特点；b）对譯文句法的要求；c）翻譯时所允許的对原文的压縮或扩張；d）同音詞的表达；e）俗語、成語和諺語的表达；f）同义詞的表达；g）术語的翻譯；h）作品的艺术形象，政治傾向及風格的表达，等等。

在研究上述各問題时，翻譯方法方面还应該回答一个重要的問題——即譯文应在哪种程度上保留原文的民族特点。在苏联一些有关翻譯理論和方法問題的著作中（K. 楚柯夫斯基的《高級艺术》，格·謝尔久琴珂的《翻譯問題概述》，A. 費道罗夫的《翻譯理論导言》，《文学翻譯問題集》等），对这一問題都給了相当明确的回答。

当然，任何一位譯者，除去要很好地掌握語言外，还应該有其他一些必要的知識。恩格斯在自己有名的《不应該这样翻譯馬克思》一文中公正地指出了这一点。恩格斯写道：

> 为了翻譯像馬克思的《資本論》这样的書，光是知道德国标准語是不够的。馬克思自由地运用日常生活中的語彙和地方方言中的習慣語；他創造新詞，从科学的各部門中借用作为例証的材料，从整打語言的文学作品里摘用引文。要想理解馬克思，就必須眞正完善地掌握德語，掌握口語和書面語，并且，除此以外，还須知道德国人的一些生活情况。（着重点是我們加的——本文作者）

恩格斯的这个"一些"，正是对翻譯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应該了解人民的历史、社会政治發展及現狀；应該知道并懂得人民的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而这些，在談到民族語文翻譯时尤其重要。所以，培养翻譯人員的教学計划中，除去專門的語言和社会政治科目外，还应包括該民族的民族史及人文情况。

人民中国的翻譯工作者正进行着極重要的工作。这一工作导向多民族的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国跟其他国家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的进一步巩固；有助于促进中国所有民族繼承偉大的文化遗产。正因为如此，合乎要求地培养具有高度水平的翻譯工作者的这一事業，是应該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的。

## 从翻譯中看汉語的問答句

王素蓉

語法学者常談到兩个术語：語义成分和語法成分。从翻譯的角度来看，語义成分一般可以直譯，語法成分就不能直譯，因为从一种語言譯成另一种語言，我們有时可以添上一些，有时可以减去一些，有时也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来对譯。比如，德語里的冠詞 der、die、das 譯成汉語干脆可以不管，可是把印欧語系的某一种語言譯成汉語时，常常要在原文的数詞和名詞之間加上一个量詞。再如，翻譯俄語名詞第五格时，我們大多是用汉語里的語义成分的动詞"用"等来对譯，譯第二格时是用了一个表示修飾关系的語法成分"的"来对譯，而这个"的"并不等于俄語的第二格。

現在翻譯文章里常常出現一种問答句。这种問答句虽然結構簡單，但往往譯得别扭，不合汉語習慣。就拿国內現有的譯文質量比較高的《斯大林全集》中譯本来說，其中有些簡單的問答句，在忠实于原文上是没有問題的，可是就汉語習慣說，就覺得别扭。例如：

1）現在中国無产阶級有沒有同盟者呢？是的，是有的。（9卷，343頁）

2）中国無产阶級在不久以前有过这种同盟嗎？是的，有过。（9卷，305頁）

3）我做这种声明是否有根据呢？是的，是有根据的。（11卷，208頁）

4）在莫斯科組織里或它的上層机关莫斯科委員会內是不是有过犹豫和动搖呢？是的，是有过的。（11卷，207頁）

像上举这样的問答式例句还有很多，單就这几个例子看，对原文完全不錯，就汉語書面語說，也还說得过去；可是那些答問的句子要是念起来，就令人覺得不大合于汉語的口語習慣，至少在普通話地区很少有用这样的語句来回答問題的。

这里把俄文的答句"Да, есть"譯成"是的，是有的"，"Да, были"譯成"是的，有过"，"是的，是有过的"…，但是，說汉語的人回答这样的問題用的是另外一种語法手段。回答要是肯定的，就簡單的把問句里的表示肯定的那个詞重复一下。例如回答例1），可以直接用"有"，回答例2）可用"有过"，等等。回答要是否定的，那就把問句里表示否定的那个詞重复一下，如果例句里没有表示否定的詞（如例2），那末就把表示肯定的那个詞加以否定。这样，回答例1）可以用"沒有"，例2）用"沒有过"，等等。这是从語法的形式方面来說的，要是从意义方面来說，汉語的回答問題，仅仅就問題里所提示的事物的对不对、有沒有或是不是等等来予以回答。而印欧語系的語言是就整个問題的对不对来回答的。二者是絕不相同的。

# 論現代汉語簡單句的分类問題*

## ——存在句与占有句①

龍果夫

語言是人們借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和达到互相了解的工具与武器。由語言的这个定义可以得出必須特别注意語言的交际功能这一結論。因而，研究对話（旣包括写成文章的对話②，也包括运用于問答实驗的口头对話）③的語言就非常重要。这些对話，經过巧妙和有計划的运用，就能够推动对汉語語法的許多非常复杂的問題的解釋工作，首先能够推动对句子的語法形式划分和“实际的”划分的相互关系問題的解釋工作。我在《現代汉語語法研究》④一書中的許多章节都提到这个問題。本文就是根据帶动詞“有”的簡單句的材料来研究这个問題。

## A. 簡單句句型在中国語言学著作中的分类

謝尔巴院士多次指出⑤，研究非本族語的語言学家，应該非常愼重地对待那些就这种語言来說是本族語的人对該語言在語法和詞彙上的观察，因为在这些观察与描写中“总是有許許多多的眞象应当很好地研究，尽管他們的語言学方法可能有錯誤”。汉語研究者們，可以在各个时期的中国語言学家的著作中找到許多有趣的东西，甚至就是在某些中国語言学家的总的观点和通行的观点有着很大距离，或者整个观点都不能被接受的时候，也会是这样的。

在中国的語言学著作中，对簡單句句型的分类还沒有一个統一的見解。許多中国学者認为，在現代語中有兩种基本句型——名詞句和动詞句。但对这个术語的內容却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有一些学者認为，名詞句句型旣包括帶名詞謂語的句子，也包括帶形容詞謂語的句子⑥；另外一些学者把形容詞看作是一种性質动詞，把帶形容詞謂語的句子也看作是动詞句。而且，由于某些中国学者把系詞句也看作是动詞句，就更不合理地扩大了动詞句句型（这是由于他們把系詞“是”無条件地看作是动詞的緣故）。⑦ 在这种情况下，名詞句部分就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名詞性謂語是用無系詞的名詞表示的“例外”了。

王力教授⑧和不久前也同意他的观点的高名凱教授⑨的观点，簡單地說来就是根据謂語是用名詞，形容詞，还是用动詞表示的不同情况，認为可以把現代汉語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的句子。

1952年到1953年，在《中国語文》連載的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所著的《語法講話》里，除这三种句型外，又加上了謂語是由“主謂結構”構成的第四类句子。⑩ 但是，如果《講話》的作者們对这一句型提出的論述是正确的話，那么大概不能把这种句子叫作簡單句吧。

最后，呂叔湘教授認为⑪汉語中有四种基本类型

---

* 此文撰写时，有 C.E.雅洪托夫和 E.H.龙果娃参加。

① 本文于1952年12月提交东方学研究所。

② 特别是現代中国戏剧家的著作。

③ 在汉学家的著作中，采用問题与回答的，基本上局限于那些并不是为研究目的而采用它的初級課本。但可以参考我所写的《現代汉語語法研究》（1952年版）第38节，用提出問題的方法来闡明“他|头|痛”† 这一类型的句子結構；另一个例子是（同書第86节）“馬|跑的|快”这一类句子在肯定的或者是帶小詞“嗎”的疑問句中所包含的同音異义現象：а）“馬|跑的‖快”或者是 б）“馬‖跑得|快”，是可以通过把它翻譯成否定型或者提出帶否定詞“不”的問題观察到的，这些結構在形式上是有差别的：

а）馬|跑的|快|不|快？——馬|跑的|不|快。

б）馬|跑得|快|跑|不|快？——馬|跑|不|快。

† 譯文編者按：原文例句有分写制度，这里|表示詞和詞的界限，原有的短划也保留。少数几个甘肃方言的例句也保留了注音。

④ 特别是参看本書第1，76，77，81—89，152等节。下面这本書縮写为ДИ。

⑤ 特别是在《語言学里的經常性的問題》，著者死后刊登在《苏联科学院通报，語言文学部分》第4卷第5分册；1945年175頁。

⑥ 例如高名凱教授曾在《汉語語法論》（1951年第2版）第一部，第一，二章上这样提出过。

⑦ 假使以这一观点来把俄語句子分类的話，就会把“Он был офицер”（他是軍官）看作是动詞句，而把“Он офицер”（他——軍官）这类句子看作是名詞句了。

⑧ 見王力著《中国語法理論》卷一，79頁以下以及96頁以下（1951年第3版），《中国現代語法》卷一，77頁以下及90頁以下（1943年），《中国語法綱要》（1951年第5版）106頁。

⑨ 見《燕京学报》上的《語法杂識》，1951年第40卷，109——111頁。

⑩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語法講話》，1952年10月号《中国語文》，第24頁。

⑪ 見呂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53年第6版）卷一，第3—4章及第5章。但应当指出，呂叔湘教授在后来所写的普及著作《語法学習》（1954年北京第6版）中只提出三种基本类型的句子。

的簡單句。呂叔湘把所有帶动詞“有”和“沒有”的句子从动詞句中提出来①，归为第四类，并把这种句子叫作“有無句”。呂叔湘写道，这种句型的基础是有着存在的意义，但是他只对这样一些句子，如：“不-好！有|賊！”“玫瑰花|有|紅的，有|白的”，才用“存在句”②这一术語。他認为这些句子具有純粹的存在意义，这种句子并不复杂，因为在这些句中沒有偶然参預的地点（或时間）关系，也不屬于某一个占有者（人）：像“山东省|有|兩个|和尚”“我|有|一本|書”这一类句子中的一样。呂叔湘教授細致地分析了这兩小类句型的意义上的差別，把占有意义和地点意义在句中結合在一起的句子的問題留作悬案（这里他举了“我-这里|有|一本|書”这个例子）。③

这說明了沒有能够合乎邏輯地揭示出本族語的形式与內容的一致性，也就是說沒有能够具体地探寻出什么样的形式上的差別和观察到的內容上的差別相符。

研究非本族語所进行的方法恰恰相反，这时应当解釋的是什么样的內容上的差別和观察到的形式上的差別相符。④ 下面我們就严格地遵循着这一方針，来研究呂叔湘教授所認为的有無句（我們認为原則上不是清一色的句型）的分类，部分地也涉及到那些近似的句型。

## Б. 分析帶动詞“有”的句子

### I. 簡單存在句⑤

簡單存在句（肯定形式）回答“那里|（…地方）|有|些|什么？”例如：

这本兒|書-里|有|画兒。
現在|課堂-里|沒有|人。
他們|屋子-里|沒有|鐘表。
在|商店-里|甚么|样子的|衣裳|都|有。
东面|有|一道|松树|林子。
这兒|有|会|說|中国|話的|沒有？
他們-那里|有|一位|医生。
請|問，在|你們-这里|有|空|房間|嗎？

这些句子的特点就是实际的成分划分和語法形式的划分有着冲突：对話人事先知道的談話出發点是地点狀語⑥，而談話內容的重心，新因素，談話核心是主語——事物之名称（通常是不确定的）⑦，它們是直接以不及物的“存在”动詞“有”来联接的。这个动詞“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省略，这下面再談。

“那个|（…东西）|在|哪兒”？这个問題不适合于存在句。回答这一問題的句子是帶有动詞“在”的句子（在这个句子里，出發点通常是意义确定的主語，而談話核心則是由动詞“在”和地点名称所組成的謂語組）。是語法形式划分和实际成分划分有相反关系的存在句，它的特点就跟包含“在”的句子有对照关系。

<table>
<tr><td>（問題）</td><td colspan="2">（例句）</td></tr>
<tr><td></td><td>出發点</td><td>談話核心</td></tr>
<tr><td>桌子-上|有|些|什么？</td><td>桌子-上|</td><td>有|紙⑧</td></tr>
<tr><td>紙|在|哪兒？</td><td>紙|</td><td>在|桌子-上</td></tr>
<tr><td>我-这兒|有|些|什么？</td><td>我-这兒|</td><td>有|报紙⑧</td></tr>
<tr><td>报紙|在|哪兒？</td><td>报紙|</td><td>在|我-这兒</td></tr>
</table>

黎錦熙教授和其他中国語言学家不同，指出在現代語中动詞“有”的变体如下：表明“占有关系”的及物动詞（包括有着类似意义的“联系”动詞）⑨以及和它相对立的帶有存在意义的不及物的“存在”动詞。⑩ 黎教授正确地指出后者和动詞“在”的意义联系，認为它們

---

① 此处包括省略动詞“有”（在句子是从地点狀語开始的条件之下）的这些平行的变体。

② 动詞“存在”和“有”的区别，見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辞講話》，1954 年，北京版，73 頁。

③ 呂叔湘：上引著作，109 頁。

④ 謝尔巴：《外語教学的展望》，《外語教学》文集，1944 年，莫斯科，第 9 頁。

⑤ 这里我們不分析复合存在句，包括單部的，如：“有|人|敲|門”（呂叔湘：上引著作，160 頁），“有|客人|找|你”和双部的，如“那边兒|有|个|什么|东西|在|半空-中|飄着|呢？”，“講台-上|有|主席团|坐的|那兒”。

⑥ 沒有地点狀語是在考慮到整个具体情况的时候，“就在这里”，或者“就在那里，就在那談到的地方”，例如：“今天|沒有|云彩”，“沒有|姓|說的，只|有|姓|談的”。暗含有“在中国”，“中国姓中”这样的狀語意思。

呂叔湘教授沒有注意到，这类句子整个地決定于上下文，沒有上下文时，語法上是不完整的（王力著《中国語法綱要》曾进一步指出这个特点）；其他的作者，特別是高名凱認为这类句子确認了“占有”，同时作为暗示的“对方”，“天道”在考慮（关于占有句参照下面所述）。

陈述某一概念的类别的存在的句子是在內容上进行补充的，不需要地点狀語，也不需要上下文的句子。如：“玫瑰花|有|紅的|有|白的”，“地主|还|有|不|坏的”（周立波），“还|有|这样的|人|嗎？”（馬加）

⑦ 如果地点狀語或者主語帶有定語的时候，这个定語当然是各該談話核心出發点的一部分。下面分析的都屬于同样情况。

⑧ 作主語的是用于概括意义的名詞（在一个例子里有物質意义，在另一个例子里有复数意义），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能在不改变确定詞的情况下把例句从一种結構換为另一种結構。（“确定詞”这一术語見 ДИ 第 218 节注）

⑨ 見黎錦熙所著有名的《新著国語文法》，1954 年 20 版，124 頁第 8 項和 131——133 頁。

⑩ 同書 126 及 49—50 頁。但是我們感到，問題的实質与其說是在于某些变体里，或是动詞“有”本身的意义里，不如說是在含有这个动詞的，表明占有和存在的不同的句型中。

是完全的等义詞，認为它們只是在功能方面有差別。就是說这些句子的結構是完全相反的。黎錦熙認为一个帶不及物动詞“有”的和另一个帶动詞“在”的平行句子有着同样意义。①但是，根据我們分析下頁左欄下面的句子的結果可以明显看出，絕不能把它們在結構上的不同看作只是形式上的差別；正相反，这是由于叙述目的不同而产生的基本意义上的差別。

和存在句有着类似現象的另一类句子，是那些虛假的同义結構（也可以把它換作帶“在”的句子），但是在应当用“有”的地方，却用了“是”（或“就是”）。②例如：

a) 紙|底下|有|書 }
б) 紙|底下|是|書 } 書|在|紙|底下

把这几个句子拿来进行比較和观察时，就会發現 a 与 б 不只在意义方面，就是在內部結構方面也有着根本的差別。这种差別的外部表現就在于选用“有”或者“是”。我們分析一下《白毛女》剧中的成为对照的例子。③

a) 那边|有|个|葦子|地，我|快|藏起來。

在这个句子里，确定了葦子地的存在，但是这也可能不是隐蔽地，因此，用动詞“有”。

б) 順着|这条|路|追下去，前面|是|一条|大|河，她|跑不了。

接着是：

前边|就是|大|河，她|跑到|哪兒|去？

这里事先知道前面有点什么，于是在这些句子里指出这在前边的“什么”是大河（在头一个句子里是不确定的，在后一个句子里是确定的，前面提到的），因而选用了有名詞謂語和系詞“是”的 б）这个結構；在这个句子里，“前面”（“前边”）具有名詞性，而沒有像在帶“有”的存在句中的副詞性。④

在选定“是”或者“有”时所根据的意义差別还表現在：帶“是”的句子具有周遍性（在这样的句子里，指出了当場所有的一切），而帶“有”的句子却把在那里是否还可能有別的东西这个問題留作悬案。例如：

［团長］|担|一|担|飯，一|边|是|饃，一|边|是|湯，筐-里|有|碗|筷|杓|等。（馬健翎：《血泪仇》）

事实上，扁担的每一头有些什么是一定的，因而用“是”，在筐里，則除了碗、杓和筷子外还有些什么，因而用“有”。

再举几个具有周遍意义的“是”的例子：

南|炕的|对面|是|描着|金|凰-的|紅|漆|躺箱。（周立波）

床-上，地下|都|是|人。（赵树理）

剛|下过|雨，道-上|尽|是|泥。（周立波）

現在来講一下存在句的結構。如果这类句子的主語有定語（数量定語或性質定語），那么这个定語就成为談話內容的眞正中心。

一方面，这表現在可能向这类句子提出使事情更加确定的問題：“那里有多少叫这种名称的物体？”和“那里有什么样的叫这种名称的物体？”下面一些簡單对話可以作为例子（說这話的前提就是 A 知道有書这一事实）。

A. 書|在|哪兒？在|你-那兒|不|在？

Б. 書|在|这兒，書|在|我-这兒。

A. 你-那兒|有|几本|書？

Б. 我-这兒|有|三本|書。

A. 你-那兒|有|什么|書？

Б. 我-这兒|有|中国|書。

另一方面，定語意义所占的优势也間接地表現为在这种情况下，动詞“有”不是非存在不可的；換句話說，只和动詞“有”这种形式上的特征潛在地关連的不完全句也屬于存在句的范疇。呂叔湘教授指出，在我們叫作存在句的句子里可以省去“有”。⑤但是，他沒有注意到这是由于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数的概念的緣故。“門-前|有|人”这样的句子可以說，“門-前|人”这样的句子却不可以說。我們举几个例子：

你|家-里|几口|人？我|家-里|三口|人。

比較：在|你的|家-里|有|几口|人？在|我的|家-里|有|三口|人，就是|我的|父母|跟|我。

南坡庄|不过|三-四十|家|人。（赵树理）

今年|山-里|一場|雹子。（馬加）

到了|灘*（？）里，灘（？）里|一个|房子。（甘肃方言）

他喜兒|在|园子里|耍的呢。园子里|一窩|螞蟻。（甘肃方言）

与此相同，在有数量定語的条件下，和上面分析过的帶“是”的句子相当的句子也成为無动詞句了。（那里明显地有某件东西，也就是…）例如：

靠|西|牆|是|竹叢，下面|許多|筍。（魯迅）

門-外|左-右|全|是|土坡，中間|一条|車道。（魯迅）

看|时，果然|綠|楊树-上|一个|老鴉|巢。⑥（水滸傳第七回）

当数詞“一”有“全”的意义时，也屬于这种情况。例

---

① 《新著国語文法》，129 頁，注 4。

② 这兩种句型的差別在《語法講話》中論述得很好。（《中国語文》，1952 年 12 月号，17 頁）

③ 見 ДИ 第 48 节。

④ 在这些句子里，像“前面”这一类的副詞性名詞具有的体詞性質，可以从西北諸方言的以体詞語尾“的”作主語的無系詞結構（ДИ，第 48 节）和分析过的帶“是”的結構相符一事中得出結論。例如：“鍋里的|肉”гуэниди—жу（甘肃方言）。

⑤ 呂叔湘：上引著作，卷一，107 頁。

* тан——曠地，林中空地，开墾地。

⑥ 注見次頁①。

如:

刺蝟的|身上|一身②|刺。(甘肃方言)

Цывиди шышон йишын цы.

哎-呀!这兒|一地②的|紙!

可能会問，为什么中国学者把数的范圍和上面分析的句子的可以活用無动詞性这样重要的結構特点之間的紧密联系漏掉了呢?

可以这样来說明，中国語言学家需要把本族語的詞按詞类划分(沒有这一点不可能論述它的語法)，而在詞的特定的形态外貌中又找不到可以使詞屬于某一詞类(或者詞类內部的某些分类)的根据；因而他們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們把詞的基本意义作为主要准則(論述本族語时会自然地走上这条道路)，但是未能用足够的語法材料来証实这种詞义标准。③ 特别是他們把数詞只看作是意义范疇，忽略了它的語法特点，忽略了数詞和物体的詞組所具有的謂語性質。

但是，詞的变化和配搭的特性只有在語法中才能实現，因而只有在語法的基础上，根据詞与其他詞以及形式因素的各种配搭的性質才能把詞分为詞类。

## II. 占有句④

### 1) 占有句和存在句的比較

現代汉語中，占有句是常見的帶有 П—С—Д⑤ 結構的动詞句。这里，С 是及物动詞"有"，是非动作动詞之一。⑥ 动詞"有"以及它后面的物体名称使占有句和存在句相近似，但它們的相同点也只限于此。

占有句(肯定形式)回答补語問題：⑦ "П有什么?"(П是某占有者，以主語表現之)。同时，因为对話人事先知道主語，所以主語起出發点的作用，而謂語組却作为談話的核心，在謂語組里，有談話內容中心的补語(照例是不确定的)。举一些簡單的例子：

我|只|有|五塊|錢。

他|沒有|弟兄，只|有|个|妹妹。

我|今天|沒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我們比較一下下面各对例句的語法划分与实际成分划分的关系。

| | 談話的出發点 | | 談話的核心 |
|---|---|---|---|
| [占有句] | 主語 | 謂語 | 补語 |
| | 他\| | 有\| | 个\|菜园 |
| [存在句] | 狀語 | 謂語 | 主語 |
| | 那边兒\| | 有\| | 个\|菜园 |
| [占有句] | 主語 | 謂語 | 补語 |
| | 我\| | 有\| | 紙 |
| [存在句] | 狀語 | 謂語 | 主語 |
| | 我-这兒 | 有\| | 紙 |

这样，存在句与占有句的头一个和最重要的区别，要看主語是否充当談話的出發点；第二个区别要看"有"后面的名詞是及物动詞的补語，还是以不及物动詞作謂語的从屬主語。⑧ 第三个区別决定于狀語的作用。在存在句里地点狀語总是說話的出發点，在占有句里地点狀語照例是省略的；如果有的話，或者和句子实际成分划分沒有联系，或者作出發点，而所有其他內容却是說明这个出發点的。这些其他內容同时也分为出發点(主語)和談話中心(謂語組)，例如：

汉口|我|有|个|亲戚。

"我|問|你，韓|老|六|到底|有|多少|地-呢?

本|屯|有|八|十-来|垧。⑨

外|屯-呢?外|省-呢?"(周立波)

第四个区別是存在句和以"在"为內容的句子有着对照关系，占有句則沒有。这一点在"我-这兒"这种类型的句子里表現得特别突出。呂叔湘教授似乎傾向于把这类句子看作是不明显的或是中間的情况，因为在这些句子里，占有意义和地点意义在狀語里是結合在一起的。

---

① 指出列举物体的無动詞句是非常有趣的，在这里数的概念不用数詞表达，而是列举本身就表达了数。例如："左边|几-上|文|王|鼎，匙，筋，香|盒，右边|几-上……(紅楼夢，第三回)；"搬的|人|多的很-来：里头|哈薩，纏头†，黑娃子††，烏茲別克，塔吉克，烏路斯*。老回回**|就|我們|一|家子。(甘肃方言) Банди жын дуэдихын-лэ: литу хаса, чанту, хивазы, узбек, таҗик, вўрўс. Лохуэйхуэй зу вэму йи җязы.

† 維吾尔人，†† 吉尔吉斯人，* 俄罗斯人，** 东干人。

② "身"和"地"这里用作"刺"和"紙"的一种"度量單位"。

③ 参考王力《中国現代語法》(1955年，卷一，18—20頁)以及在《中国語法理論》(1955年，卷一，第20—32頁)中对这一論点的叙述。試比較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辞講話》(第10頁)的論据，对詞类在句子結構中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估計不足的。

④ 这里我們不分析像"我|有|个|朋友|姓|王"这类的复合句。

⑤ 黎錦熙：上引著作，124頁，第8項。

⑥ 这些动詞見 ДИ 第91—92节。

⑦ 定語的存在相应地增多了可能的問題的数量(关于必須用定語的情况参考第 II 部分第2点)。

⑧ 即和"桌子-上|点着|灯"这类句子的主語一样。关于从屬主語的概念見我的論文《論汉語句子的从屬成分》(《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語言部分》1946年版，第5卷，第6分册，第486—487頁)。这种主語的从屬性在于它是謂語組的一部分，因而和后者不是平等的。尽管在帶从屬主語的句子中存在着兩个主要句子成分，这种句子仍是單部句(只要在謂語前沒有作为陈述出發点的地点狀語，就会是这样；这就像在本文中分析过的句子一样)。

⑨ 这里暗含主語是"韓|老|六"，从該句所回答的問題就可以看出来。

我們比較下面的一組例句:

| | 談話的出發点 | 談話的核心 | |
|---|---|---|---|
| [占有句] | 主語 | 謂語 | 补語 |
| | 他們 \| | 有 \| | 包 \| 东西-的 \| 紙 |
| [存在句] | 狀語 | 謂語 | 主語 |
| | 他們-那里 \| | 有 \| | 包 \| 东西-的 \| 紙 |

帶"在"的句子只和存在句这一例句有类似关系,問:"包|东西-的|紙|在|哪里?",答:"紙|在|他們-那里。"占有句却不能这样說,不能說:"紙|在|他們"。

像这样,通过对存在句和占有句的語法上的划分,那些由"我-这里"开头的句子,也就在分类中找到了它的位置。

2) 占有句內部区别,以及近似占有句的名詞句

中国的一些作者們①,注意到被我們叫作占有句的意义上的差别性,認为这种差别性和补語的意义有关。的确,"我|有|一塊|錢"和"我|有|一个|名字"这两个句子在意义上的差别是明显的。但是中国的作者們沒有解釋伴随着这种意义上的差别,語法差別又是怎样,这兩种情况的分界綫又划在那里。

問題在于动詞"有"所表达的占有的差别性質,要看补語表达的是可轉讓的物体(例如錢)还是非轉讓的(例如名字)。②在第一种情况下(上面在本节头一个問題中,所举占有句的例子都屬于这种情况),动詞"有"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省略或者用"是"来代替。"我|有|書"和"我|有|三本|書"都不能够变为"我|書","我|三本|書"或者"我|是|書","我|是|三本|書",而不失去意义。

在第二种情况下,也就是說补語是用非轉讓的名詞充当时,动詞"有"需要的程度,像在存在句中一样,要看是否有数量定語。例如在"人|有|手"这个句子里,因为根本沒有表現出数量的概念,省略"有"是不可能的,这就像有沒有非轉讓意义的补語时一样。

偶而有数量概念参加时,根据"有"的存在与否就会产生一些具有各种意义的平行結構。例如:

这張|桌子|只|有|三只|脚。③

和这个句子类似的無动詞句,表明桌子就是由三只脚構成的,这种句子屬于以非轉讓为其特点的句子,也就是屬于無系詞的名詞句一类。

这張|桌子|三只|脚。④

在計算年令,大小等等时,这一类無系詞的名詞句表明准确数目,而和这相类似的帶"有"的占有句(屬于动詞句)則表示概略数目。例如:

郭|全-海|二十-四|岁,比|白|玉-山|小|四|岁。(周立波)

这|人|現在|有|五十|多|岁。(赵树理:李有才板話)

这|一|回|磞了|有|二十|来|斤,大的|尺|来|長,小的|才|三-四|寸。(草明)

階梯|共|有|二百|八十|多|墩。(草明)

大家知道,用系詞"是"是强調非轉讓名詞作謂語的数量定語或質量定語。如:

他|不是|三十-五|岁|,是|二十-五|岁。

个别的帶非轉讓名詞的無系詞的名詞句是陈述某一物品的价錢的,同时在謂語組內有表示錢的單位的詞。

这个|东西|兩|毛|錢。

---

① 特别是呂叔湘教授(上引著作,卷一,109頁)和黎錦熙教授(上引著作131—132頁)。

② 在ДИ第37—43节闡述了非轉讓的名詞的語法特点。

有趣的是,法語中非轉讓与可轉讓的差别,在完全相同的結構中,用确定詞(冠詞)的方法来表示,而譯成俄文时,則用句法的方法来表达这类句子的差别(特别是借助于"есть"的有無来表示),例如:

Il a les cheveux noirs.(他有黑色的头髮)

他一定有什么样的头髮是肯定了的,这里告訴我們这(用定冠詞les)头髮是黑的。

Il a des chevaux noirs.(他有黑馬)

他也可能沒有馬,这里告訴我們他有几匹馬(des是部分冠詞,單数时和不定冠詞un相当),而且是黑的。

(雅洪托夫注)非轉讓的名詞的語法特点首先在于它是以整个句子用作謂語的句子("他|头|痛"的类型)的一部分;謂語句的主語却只可能由屬于非轉讓范疇的名詞来充当。(見ДИ第38—39节)

非轉讓的范疇还有着其他語法特点,其中的某些特点在龙果夫著《現代汉語語法研究》中沒有論述到。例如,Г. Н. 萊斯卡婭認为,屬于非轉讓的名詞可以用为被动結構句中的补語,例如:"我|被|狗|咬了|腿"。

应当把謂語句和下列句子分开:

1) 以数量形容詞("多","少")作謂語的句子(Л. Г. 叶菲莫娃曾經确定了这类句子和主謂謂語句的区别),例如:"广-聚|地|多"。在这个例子里主語是"地","地"当然不是一部分,也不是"广-聚"的非轉讓的部分。在帶"多","少"的句中的談話出發点不仅是人称,而且也可以是地点狀語,例如:"街-上|人|少"(在"他|头|痛"这一类句子里,当然不能把人称名詞換为地点狀語)。

2) 以四字成語为謂語的句子。例如:"中国|地|大|物|博"。"地|大|物|博"是一个詞彙單位,其中名詞在这一詞組外(在其他成語外)不用,或者有时虽然独立使用,但是却不屬于非轉讓范疇。

这样一些句子类型(以数量形容詞或者四字成語为謂語的句子)和非轉讓范疇的划分沒有关系。

③ 此句及前句取自上述黎錦熙教授的文法第132頁。

④ 如果有性質定語,非轉讓的名詞也可作無系詞謂語。見ДИ第41节。我們指出,非轉讓的名詞可归納到中国作家引用的大部分名詞句中去,但是他們沒有把这类句子分为特别的小类,沒有把这种結構看作是和非轉讓范疇有联系。

房|租|不|貴，論|人|不|論|間，每|人|每|月|五|毛|錢。（赵树理）

### B. 分类方案建議

根据上述一些情况，我們現在可以来談一談現代汉語可以划分为哪些基本的簡單句类型，这些簡單句又形成了什么样的系統。

首先我們可以确定把現代汉語簡單句分为回答"什么事"或"發生了什么事情"的問題，而只由叙述核心組成(不論是用什么表示的)的單部句以及由出發点与談話核心組成的双部句。單部句的例子，我們上面已經举过，如:

不|好！有|賊！

双部簡單句①按語法划分和形式划分之間的相互关系，可以再分为兩类。出發点是地点，而新因素即談話核心却是对这一地点加以描述的东西，算作一类句子。和这不同的，出發点是事物，談論中心却是陈述这一事物的新的事物，亦即談話的出發点和主語是相吻合的句子算作另一类句子。

把这兩类句子再进一步进行划分时，則按談話中心，即新因素来划分，这个新的因素，就其內容与語法形式来講可以是异常多样的，——但是这里只分为兩类。

在陈述某种事物的句子里，謂語用名詞表現的名詞句形成为一类。謂語②用动詞或謂語形容詞表現的动詞句則形成为另一类。这兩类句子的差别，在形式上表現为名詞句的謂語不直接和否定詞"不"相接，而必須用系詞；动詞句的謂語不需要用系詞，可以直接和否定詞"不"相接。③

动詞句从意义和語法兩方面来看，根据謂語是用动詞表示，还是用謂語形容詞表示，还可以分为兩个小类。④

再进一步对狭义的动詞簡單句进行細分时，既可按帶及物或不及物动詞結構的差别来划分，也可按动作动詞和非动作动詞来分。⑤ 像上面已經指出的，占有句在这一分类中屬于及物的非动作动詞句（可以以"爱"为例）。

至于談到陈述某一地点的句子或者是广义的存在句时，那么它們可以分为：上面分析过的，回答"那里有什么？"，句中談話的新因素是物体的名詞句以及本文未提到的，回答"那里發生什么事？"或者"那里情况如何？"，談話的新因素是指出某一事实的动詞句。例如:

床-上|躺着|一个|人。　　这里|很|干净。

像这样，在这一分类中，帶"有"的句子形成兩个極不相同的类别。帶"地点——'有'——事物"結構的句子是名詞型的存在句，而帶"事物——'有'——事物"結構的句子却是一种独特的动詞句，在这种句子里，出發点以事物表示，且和主語相符。⑥

不要以为上面提出的方案就可以看作是結論了。相反地，这不过是从語言是交际工具这一本質出發，对現代汉語簡單句进行分类的初步尝試。

这方面的工作是很多的；但是，可以相信，在苏联汉学家和中国学者紧密合作之下，能够成功地克服摆在我們面前的困难，推进偉大中国人民的語言研究工作。

（陈孔倫譯自《汉語語法的几个問題》，苏联科学院，1957年版）

---

① 我們这里完全沒有涉及到所謂主題主語。

② 这种謂語或者是談話中心，或者只是这中心的一部分(当有次要成分时)。

③ 見 ДИ 第1节和70节。

④ 見同書第142，143，163节。

⑤ 見同書第91—102节。

⑥ 帶各种及物动詞的句子同样地屬于兩个不同的类别。比較:"他|点了|灯";"屋子-里|点着|(点了)|灯"。头一个句子是通常的动詞句，談話的出發点和主語相符。第二个句子是存在句的动詞型，句中动詞"点"是不及物的，而"灯"是主語。

---

（上接46頁）

發达有关呢？不用拿很早的《詩經》为例，就以元、明、清戏曲著作来說，如全部《琵琶記》，几乎沒有一个表示"非常級"的程度副詞。我們感到应該出現程度副詞的地方，却出現了許多迭字詞尾。这現象不是值得深入探索一下么？

所以，我認为解釋迭字詞尾發生、發展和衰亡的原因，只有認識了迭字詞尾的演变过程，才能正确解釋某些AABB式为什么不能"丢輕音"。例如，"大大咧咧"，"密密層層"，"竟竟業業"，"病病歪歪"等，它們只有AABB的重迭式，而沒有ABB式和AB式的变化。其所以不能演变，我認为关鍵在于不是由AB→AABB；而是停留在AA・BB→AABB阶段。

陆、俞兩位先生說，这类詞尾"全是快消亡的东西了"。并且說，是因为"汉語的習慣是什么詞都可以作附加語，形容詞的重要性自然就差了，何况它的詞尾呢？"誠然，这些迭字詞尾，現代比古代是减少多了。可是，尽管附加語發达，迭字詞尾的比喻作用，它在修詞上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并不是完全能由附加語代替的。它們今天不發达的原因，我認为主要是受副詞發达的影响。我們还不能十分肯定地說它們一定快要死亡。事实上，不仅在人民口头創作里保存着丰富的迭字詞尾，就是在現代書面文学里也还广泛地使用着，这种例子我想不必去列举了。

# 迭字詞尾初步研究

馬克前

## 一　迭字詞尾的类型及其特殊性

汉語的詞兒有形态变化，今天是已經肯定了。陆宗达、兪敏兩位先生早就提出了这种形态变化并加以系統論証。他們着重地討論了汉語实詞中名詞、动詞、形容詞三大类的形态变化；批判了过去認为詞的重迭形式仅仅是迭字或迭詞的說法，肯定了这种形态变化所表达的“量”和“时”的語法范疇。并且提出了重迭形式（ABB 式的 BB）作形容詞詞尾这一事实。他們肯定說：“所有的詞尾（按：指形容詞詞尾）都是表量的。‘臭烘烘’比單說‘臭’口气重多了。”①初中《汉語》課本第三冊吸取了这些成果，把它們称为“重迭的輔助成分”（77頁），并說它們“使用起来也有特殊的表达效果”，只是沒有明白地提出“詞尾”这一形态学上的概念罢了。本文称为迭字詞尾，一是为了与一般詞尾（如兒、子、头；了、着、过等）区別；一是为了与形态学上的概念体系一致。

《現代汉語語法》上冊只提出了有数的几个迭字詞尾，关于演变問題也談的比較簡單。《汉語》課本第三冊虽然提出了动詞和名詞也有帶这类迭字詞尾的事实，但因限于課本体例，对它的特殊性方面談的比較少。因此，本文想就有关迭字詞尾的問題，进一步提出一些探討性的意見。

現在，先来談一談迭字詞尾的类型。

烘烘——暖烘烘　臭烘烘　热烘烘

哄哄——鬧哄哄　乱哄哄

洋洋——喜洋洋　懶洋洋　暖洋洋

生生——活生生　怯生生　脆生生

汪汪——水汪汪　泪汪汪

沉沉——黑沉沉　陰沉沉　苦沉沉　困沉沉

巴巴——干巴巴　眼巴巴

茫茫——白茫茫　灰茫茫

花花——白花花　毒花花

忽忽——黑忽忽　热忽忽　肉忽忽兒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們可以归納为《汉語》課本所指出的以下三类：

1）詞根是形容詞的：暖烘烘，白茫茫，黑沉沉……；

2）詞根是动詞的：鬧哄哄，活生生，喜洋洋……；

3）詞根是名詞的：水汪汪，眼巴巴，肉忽忽兒……。

第一类最多，第二类次之，第三类最少。

迭字詞尾与一般的詞尾不同。一般的詞尾附加在根詞上，不致失掉根詞的語法特点，也很少改变根詞的詞性。而迭字詞尾，一旦附加在根詞上，不仅能改变根詞（指名詞、动詞作根詞时）的詞性，还能使根詞失掉其固有的語法特点。我認为这是迭字詞尾的特殊性。現在就来具体談談。

首先，談一談根詞是名詞和动詞的。它們加上了迭字詞尾以后，就变成了形容詞。在句子里处于形容詞所处的地位，可以作形容詞所能作的句子成分。例如名詞“水”，在“她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的句子中充当定語。又如“眼”，在“他眼巴巴地等着她的信”的句子中充当狀語。再如动詞“笑”，在“他笑嘻嘻地說：‘我走了’”的句子中充当狀語。

其次，着重談一談根詞是形容詞的。虽然沒有改变形容詞的詞性，但是，形容詞的語法特点却几乎完全失掉了。下面就通过比較的方式来論証一下：

1）帶迭字詞尾的形容詞，不能受程度副詞的修飾或限制。我們不能說“很亮光光，十分白花花，……”。但是，它們可以受范圍副詞的修飾或限制。例如：“全校都靜悄悄的，沒有誰来打攪。”这是因为迭字詞尾有表量的（也可以說是表程度的）作用，所以，就不需要再用程度副詞来修飾或限制了。

2）不能受否定副詞“不”的修飾或限制。我們不能說“不綠油油，不凉絲絲兒…”。我認为迭字詞尾附加在根詞上，所表达的“量”是有肯定意义的。因此，这种詞兒，就不容許再否定它。否則，就会产生意义上的矛盾。

3）帶迭字詞尾的形容詞不能用肯定否定相迭的的方式表示疑問。我們不能說“黑洞洞不黑洞洞？”“活生生不活生生？”等等。我認为沒有这个語法特点的原因与前項2所說的相同。

当然，“白花花”不能說成“白花花不白花花？”，“报告报告”不能說成“报告报告不报告报告？”，也与音节的長短有关系。像这样長音节的重迭，發音器官的活动是頗不方便的。

4）一般的形容詞可以重迭，而帶迭字詞尾者就不能重迭。我們的語言里沒有“黑忽忽黑忽忽”，“乱哄哄乱哄哄”等等重迭現象。原因很为明显：一，許多ABB 式是由 AABB 式演变来的（見后）；况且，重迭的作用——表量——已經由迭字詞尾表达出来了，沒有必要再来重迭。二，音节太長，不便重迭。可用动詞詞尾“化”来証明：單音节形容詞，加上詞尾“化”以后，

---

① 見所著《現代汉語語法》上冊。

还可以重迭。例如“綠化”可以說成“綠化綠化”。但是双音节形容詞加上詞尾“化”以后，就失掉了重迭的能力。例如“合理化”不能說成“合理化合理化”。三，“中輕重”的重音格式，也妨碍了重迭。汉語双音节的动詞和形容詞，凡是可以重迭成 ABAB 式或 AABB 式的，尾音节讀輕音。可是，这种 ABB 式的形容詞，它的尾音节讀重音。这也造成重迭的困难。

5) 不能独立作謂語(戏詞和詩、詞除外)。我們在語言里很少碰見“四周黑沉沉”这样的句子，一般都要加助詞“的”，如“四周黑沉沉的”。

形容詞一旦帶上重迭的輔助成分（即迭字詞尾），就失掉了形容詞的固有語法特点，这一点我覺得还可以在«汉語»課本中扼要地指出。

## 二　迭字詞尾是帶比喻性的特殊詞尾

究竟这些迭字是表量的詞尾，还是性态副詞？按照«現代汉語語法»上冊和«汉語»課本的主張，似乎都是詞尾；按照黎錦熙、刘世儒先生的«中国語法教材»的主張，則又是“后附副詞”。我認为看成是純粹的詞尾，就是忽略了它們的比喻作用——繪景和拟声的作用；如果仅仅看作是性态副詞，更是掩蓋了因重迭而起的形态变化。具体的解釋这种語言現象，必須同时从形态上和結構关系上来进行研究。

詞尾是一种形态。作为詞的一种形态来說，它起碼应該具备三个条件：1) 本身無意义，不能独立，是个輔助成分；2) 能够表达一定的語法范疇；3) 讀輕音。

拿这三个条件来衡量一下所有的迭字詞尾，我們就会發現：它們符合前兩条的要求，只是对最后一条有困难。

就以“邦邦”和“茫茫”为例，如果我們不把它們当作象声詞，不把它們割裂开来去解釋每个方塊兒字，的确，它們本身是沒有意义的。可是，当它們一旦与根詞“硬”、“白”結合起来，構成“硬邦邦”、“白茫茫”等詞时，确实是“口气重多了”，表达了“量”这个語法范疇。这难道不符合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要求嗎？但是問題在于：它們一般讀重音而不讀輕音；除了表“量”外，还有繪景和拟声的比喻作用。我認为“硬邦邦”就是通过拟声的迭字来表量的；“白茫茫”就是通过繪景的迭字来表量的。就不讀輕音这点說，算是不合汉語一般詞尾的現象，就比喻作用說，也超过一般詞尾的作用。正因为这些迭字詞尾具有这种比喻性，所以历来的語法学家，都以“特殊”的眼光来看待它們。王力先生在«中国語法理論»中，把它們归入“特殊形式”一类，直稱为“迭字”；黎錦熙、刘世儒先生把它們并入“性态副詞”，稱为“泛迭”，并說“这是汉語的一种特殊構詞法”。«汉語»課本注意到了它們的比喻作用，但沒有明确地提出来，只說“也有少数的就字面上看略有意义”，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在这里談談迭字詞尾的比喻作用。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迭字詞尾的比喻作用不是独立表达的。必須与实詞詞根結合起来，才能显示出它們的比喻作用。如“晶晶”、“汪汪”，独立起来看，是沒有比喻作用的（当然，割裂开来，‘晶’和‘汪’就字面上看是略有意义的）。而一旦構成“亮晶晶”、“水汪汪”等詞，就显示出它們的比喻作用了。

其次，它們的繪景和拟声作用，不是象照象和录音那样逼眞如实。可以說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关于这点王力先生有很好的說明。① 为了說明迭字詞尾旣能表“量”，又富“比喻”的这种作用，特在这里引洪升«長生殿，惊变»里的几句戏詞(南扑鐙娥)：

态懨懨，輕云軟四肢；<br>
影濛濛，空花乱双眼；<br>
嬌怯怯，柳腰扶难起；<br>
困沉沉，强抬双腕；

可以說，这几句戏詞的每句前一半的形容詞所比喻的，就是后一半所描写的情态；而每句話的后一半，又恰似前一半的注解。

迭字詞尾的比喻性，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例証。我們在分析这类詞的結合情況时，往往会發現：同一个詞根，可以帶上几个不同的迭字詞尾。例如：“黑”就有“黑忽忽、黑洞洞、黑压压、黑簇簇、黑魆魆、黑漆漆、黑沉沉…”等詞尾；“亮”就有“亮晶晶、亮光光、亮堂堂”等形式；“热”就有“热忽忽、热烘烘、热騰騰”等形式。

为什么同一个詞根，会有几个不同的迭字詞尾呢？我認为是为的要求形容的确切性、形象性和生动性。本来，ABB 式是作为形容詞而起作用的，而迭字詞尾又是帶有一定比喻性的，說話者和作者在采用 ABB 式这类詞形容某个現象时，目的是要形容的确切、形象、生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光靠某个固定的 ABB 式是不成的。因此，必須在表达基本意义的詞根“A”不变的情況下，根据形容对象的特点，选擇比喻确切的迭字詞尾“BB”，構成新的 ABB 式。例如：对一个霧靄瀰漫的夜晚，我們可以选用“黑沉沉”来形容它；而对一个空曠無光的地窟，就得选用“黑洞洞”来形容它，才更加确切、形象、生动。

迭字詞尾由于重音格式的变化和兒化等原因，它更能表达出“重量”和“輕量”的語法范疇的差别。例如：

1) 重音挪到詞根上，并且兒化，就表达了“輕量”的語法范疇：

'甜絲絲兒；'軟忽忽兒…<br>
'綠油油兒；'脆生生兒…

可以兒化的迭字詞尾不多，因此，这种現象还不是普遍的。

2) 重音落在詞尾上，不兒化，这样表达的是“重

---

① 参看王力«中国語法理論»，下冊，184－5頁。

量”的語法范疇:

黑忽'忽; 乱哄'哄; 臭烘'烘…

过去在討論到形容詞重迭之后表量的問題时，总偏于“重量”(或称“多量”)方面，而忽視了“輕量”(或称“少量”)方面，我在这里提出这个問題来向大家請教。

通过上面的分析、論証，肯定这类迭字的特殊的詞尾性質是沒有問題了。現在，再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它們不是“性态副詞”的問題。

黎錦熙、刘世儒先生說，“無論形、动和名，很广泛地迭起来都可以成副，常后附于其他动、形和副，以加强各色各样的客观性态，这是汉語的一种特別構詞法。”①

黎、刘兩位先生看到了它們的比喻性，于是就把它們幷入“性态副詞”里边; 幷且說是“以加强各色各样的客观性态”(着重点是原有的)。其实，黎、刘兩位先生是过于看重它們的比喻性了。正确地說，这些迭字主要的作用幷不是比喻，而是表达抽象的語法范疇——量(或程度)的。因此，首先看到的不应是“性态副詞”的一面，倒应該是抽象的語法范疇的一面。

黎、刘兩位先生認为它們是“泛迭”而成的“后附副詞”。这种“泛迭”的說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說，副詞作为一种附加語，对被附加語是有普遍性的。例如，否定副詞“不”，可以附加在一切动詞和形容詞上，說成“不高”、“不跑”等等; 程度副詞“很”，也可以附加在一切形容詞上，說成“很多”、“很麻煩”等等。可是，这类所謂“泛迭”的副詞是作不到的。它們有很大的固定性。例如，“油油”，可以說“綠油油”、“烏油油”，但不能說“白油油”、“冷油油”。

其次，附加語与被附加語之間，可以加进別的成分。例如，“听懂”可以說“听不懂”或“听得懂”; 而“硬邦邦”就不能說“硬不邦邦”或“硬得邦邦”。这种現象，說明所謂“后附副詞”与被附加語之間是不能加进別的成分的。

再次，这类所謂“泛迭”的副詞，跟一般“轉成”的副詞也是不同的。例如，“打死”的“死”，“冲破”的“破”，它們离开了被补足語，仍然可以独立表达意义。可以說“死了”，“沒破”。可是，“活生生”的“生生”，“鬧哄哄”的“哄哄”，是不能独立表达意义的。

綜上所述，我認为肯定这类迭字是一种“性态副詞”，或肯定这类迭字是一种純粹的詞尾，同样是有毛病的，不全面的。应該肯定它們是一种超出了一般詞尾范疇的、帶有比喻性的特殊詞尾。

### 三 关于 ABB 式演变过程的探討

在沒有进入演变問題的討論之前，我想先把迭字詞尾的活动情况归納一下。

第一种情况: ABB式可以变为AABB式，也可以縮变为AB式的双音节詞兒，例如:

干巴巴→干干巴巴→干巴

慌張張→慌慌張張→慌張

第二种情况: ABB式可以变为AABB式，但不能縮变为AB式。例如:

乱哄哄→乱乱哄哄　　活生生→活活生生

第三种情况: ABB式可以顚倒变为BBA式，或变为BA式的詞組。例如:

黑漆漆→漆漆黑→漆黑

香噴噴→噴噴香→噴香

第四种情况: ABB式可以扩变为A○BB式。这个“○”一般是名詞; 而且是“BB”詞尾所能比喻的。例如:

热騰騰→热气騰騰　　喜洋洋→喜气洋洋

第五种情况: ABB式固定不变。例如:

白花花　黑忽忽　甜絲絲兒　眼巴巴　肉忽忽兒

这五种情况，基本上概括了ABB式的变化形式。現在就来討論一下迭字詞尾的演变問題。

关于这个問題，陆、兪兩位先生說“是由重迭形式变来的”，幷且举例說: “比方一个獅子、貓身上，可以說是‘毛毛烘烘’，也可以說是‘毛烘烘’; ‘乱乱烘烘’也可以說‘乱烘烘’。”② 其所以由AABB式演变为ABB式，他們認为是“丢輕音”的結果。这种見解是正确的，应該肯定。但是，如果肯定“丢輕音”是一个普遍的規律，而去解釋一切ABB式的来源，是有困难的。例如，“黑簇簇”、“白花花”等詞，在古汉語里或現代汉語里都难以找到“黑黑簇簇”，“白白花花”的重迭式来。为了說明这种現象，必須从迭字現象的产生談起。

單音节詞重迭的現象来源很古，在詩詞里尤其多(为了节省篇幅，不再举例)。这种現象之所以产生，我認为王力先生的見解是正确的: “因为說話人的用意，在于很生动地描繪一种情景，令对話人或讀者儼然如見。”③随着重迭形式的發展，許多孤立的迭字，就按照双声、迭韵或意义相近等条件，慢慢結合起来了。用公式表示就是:

AA•BB→AABB•(活活•生生→活活生生→活生生)

当然，現代汉語里的ABB式，有些也許是由相反的方向演变来的。例如:

AB→AABB→ABB(慌張→慌慌張張→慌張張)

“丢輕音”的另一表現，是在A○BB式的音群里，丢掉輕音“○”，而变为ABB式。上述的第四种情况就是。例如:

A○BB→ABB(喜气洋洋→喜洋洋)

总之，ABB式構成的因素和演变的过程非常复杂，这里面牽涉到許多历史原因，恐怕要通过汉語史的研究才能明白。我現在只粗略地把这問題提出来，希望引起注意而已。又如这問題是否与汉語程度副詞不

(下轉 43 頁)

① 見所著《中国語法教材》，795 頁。

② 見《現代汉語語法》上册，76 頁。

③ 見《中国語法理論》下册，184 頁。

# 南京話中的"A里AB"

蔣　明

"囉里囉嗦、胡里胡塗"这一类的嵌音詞，是汉語双音綴形容詞的一种特殊重迭形式。A里AB这种形式在南京話里显得特别發达，这可以从南京話A里AB的数量多、生發力强这兩方面看出来。

从数量上說，据笔者初步統計，常用的A里AB有一百四五十个之多（不包括"轟里轟隆、嘩里嘩啦等一类的象声詞），其中除了与北京話共有的一些如"古里古怪、傻里傻气…"等之外，大多数是南京話特有的，例如"雷里雷堆(累贅)、焐里焐苏(不爽利、不舒服)、嘔里嘔搵(不痛快)、意里意思(主意不定)、疲里疲乎(拖拉、不爽气)"等。

在南京話里，不仅現有的A里AB使用率高，而且創造新A里AB的条件也很寬。有双音綴的現成詞作基础固然可以，仅有單音綴的現成詞也照样能行。例如嫌人家随便、賴皮，就可以說"随里随便"、"賴里賴皮"；嫌东西腥、粘，也可以說"腥里腥气"，"粘里粘乎"。上面所举这些"随便、賴皮、腥、粘"，还都是原来就有的說法。有时为了表达的需要，南京人甚至直接創造出一些沒有原詞的A里AB来，例如揣里揣貨(不輕便)，別里別調(彆扭、古怪)，鼓里鼓揣(不平整、不貼适)"等就是。这些不見得都能逐渐取得社会公認的資格，但說話的当时，这些A里AB的含义是能被听者所理解的。应該肯定，这种灵活运用的現象，正是南京話中A里AB数量众多的重要原因，也正是A里AB能逐渐增加的源泉。

近年以来，許多語言学者注意到了A里AB这种形式，找出它在北京話中的一些規律。南京話A里AB虽然有一些自己的特色，但基本規律却是与北京話相同的。下面打算用一些实例来印証这一点。另外，在推敲南京話A里AB的过程中，也發現了一些其他南京話与北京話共同的規律，一并在这里提出来供学者們参考。

南京話中凡是用这种形式重迭起来的詞，它的詞义范圍都是表示人們不喜爱甚至憎恶的。上文所举的例子已能說明这一点。底下再举一些例子：

骨里骨苏——指食物半生不熟，或人的脾气古怪。

韶里韶刀——形容人喜欢多嘴、囉嗦。

焐里焐嘟——嫌液体食物不冷不热。

甩里甩怪——形容人說話，作事都不得当。

褢里褢拉——形容衣著或其它物品不輕便、不利落。

虽然这种形式是表示憎义的，我們却不能反过来說，凡是憎义詞AB都能重迭成A里AB。因为只有形容詞的單純詞才能全部这样重迭，形容詞的合成詞能这样重迭的只是一小部分(少数名詞、动詞也可以这样重迭，重迭后詞性轉变，下文还要談到)。例如"陰險、毒辣、繁瑣"等詞，就都不能說成"陰里陰險、毒里毒辣、繁里繁瑣…"它們虽有憎义，在南京話与北京話里可都沒有A里AB的形式。

上面說，一部分憎义的AB可以重迭成A里AB，这些A里AB都可以說是由AB派生的。說AB派生A里AB在北京話里沒有什么問題，在南京話里却不能一概而論，因为南京話A里AB中的AB并不都是能抽出来單独使用的。例如"痳里痳瘨、木里木渣(淡而無味)、楞里楞痴、鋪里鋪拉(不結实、不紧凑)"中的"痳瘨、木渣、楞痴、鋪拉、都是不能独用的。上文所举的"意里意思、褢里褢拉、…"其中的AB也都是沒有独用能力的。

能派生A里AB的原詞以形容詞为主，有些名詞和有些动詞也可以，这一点南京話与北京話是相同的。例如南京人常說的"疙里疙瘩、妖里妖气、草里草包、膿里膿包"，原詞"疙瘩、妖气、草包、膿包"就是名詞，"活里活动(不稳定)，呱里呱嗒(恶声恶气地斥責人)、幌里幌蕩"中的原詞"活动、呱嗒、幌蕩"就都是动詞。因此，說原詞不限于形容詞，有可能是名詞，也有可能是动詞，这是切合南京話与北京話的語言实际的。力山同志在《北京話里的一个嵌入音-li-》中認为A里AB的原詞是"形容詞或副詞(見《中国語文》創刊号)，这样提法有些缺陷：旣嫌窄，又嫌寬。窄，是指它沒提名詞、动詞；寬，是指A里AB的原詞沒有可能是副詞。

A里AB和一般形容詞相較，在語法特点上的不同有四：1)一般形容詞可以直接作动詞的补語，A里AB就不可以。例如，我們可以說"你这样說，他那样說，簡直把我弄胡塗了"，可不能說"你这样說，他那样說，簡直把我弄胡里胡塗了"，如果A里AB作动詞的补語，就得在动詞后面加一个助詞"得"。2)一般形容詞可以用"不"来表示"否定"，A里AB就不能这样。例如，我們可以說"这个人不嘎咕"("嘎咕"是形容人脾气不好)，可不能說"这个人不嘎里嘎咕"。这是因为A里AB本身帶有"陈述性"，不能与表示否定的"不"結合。但是在命令句中它可以和"不要、別"結合，如"不要囉里囉嗦！""別冒里冒失！"3)一般形容詞可以用肯定与否定相迭的方式来表示疑問，A里AB就不能这样用。人們可以問"这个人邋塌不邋塌？"却不会

(下轉7頁)

# 语文短评

**333** 于是一切又归于沉寂。兩个人又就着一灯如豆，默默地做起針綫活来了。（**文汇报** 1957年1月9日3版）

"一灯如豆"是个主謂結構的詞組，不能作为名詞再跟介詞組成介詞結構。可改成"就着微弱的灯光"；要不就去掉"就着"字，讓"一灯如豆"做狀語，虽然文言气重些，句法上还說得过去。（譚永祥）

**334** 〔第45号地区·苏联彩色艺术片〕写护林战士神速扑灭空降特务燒毁森林、企圖混入的惡毒計划。（天津日报 1957年1月16日4版广告）

如果把这句話的附加成分全去掉，便变成"写护林战士扑灭計划"，实在不像話。"計划"可以"打破"或"粉碎"，但不能扑灭。应改为："写护林战士神速粉碎空降特务企圖燒毁森林并乘机混入城市的惡毒計划。"（謝質彬）

**335** …然后广泛發动群众討論研究，接受过去规划中"旱包水，水包旱"，灌排渠道混乱，閘壩管理养护不等缺点和教訓。（**新华日报** 1957年2月9日1版）

只听說过"接受教訓"，沒听說过"接受缺点"，应把"缺点和"三字删去，或是把"接受"改成"改正"，把"和教訓"删去。（赵宁淥）

**336** 截至1956年底，在美国加里弗尼亞大学宣布了一种产生原子能新方法。（**人民日报** 1957年3月7日7版）

用"截至…"，表示一定長短的时期，底下所說的事情和这个时期有关，例如"截至1956年9月底，人民日报已經發行3370号"。現在說的是"宣布一种新方法"，是一件單一的事情，不牽涉到一整个时期，用不上"截至"。只要把"截至"去掉，这句話就通順了。（牛文炳）

**337** 〔中央音乐学院实驗合唱队招考队員〕 凡机关、团体、工厂、企業职工、大中学在学学生、社会青年、利用業余时間、参加演唱。（**天津日报** 1957年4月15日4版广告）

这根本不是句子，而是一些沒有組織好的詞和詞組。可改为："…本队是業余合唱队，机关、团体、工厂、企業的职工、大中学学生、社会青年都可报考。"（謝質彬）

**338** 从云龙山北望，不远处有一个高聳的土山，这便是被項羽尊为亞父的范增墓。（**新华日报** 1957年5月日2版）

被項羽尊为亞父的是"范增"而不是"范增墓"，"范增"后面那个"的"字少不得。（赵宁淥）

**339** 最近該县又專門召开了沿故黃河兩岸的五个区、十二个乡、五十三个农業社主任的座談会，全面討論了故黃河的利用和規划問題。（**新华日报** 1957年5月13日1版）

参加会議的到底是哪些人呢？如果只是农業社的主任，应該把"十二个乡"之后的頓号改为"的"字。如果除农業社主任之外还有区乡幹部，应該把那个頓号改为"的幹部和"。無論哪种改法，农業社和主任之間都应該有个"的"字，因为"沿故黃河兩岸"的只能是"区、乡、社"，不能是"主任"。（赵宁淥）

**340** …自1868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时为止，全市也不过十四个占地9882亩的公园。（**新聞日报** 1957年月9日2版）

"十四个占地9882亩的公园"很容易使讀者誤認为十四个公园，各占地9882亩，这跟原意显然不符。至少应在"十四个"后面加一个"共"字。最好改为"不过十四个公园，占地9882亩"。（仲和）

**341** 一个攤販办的小学 （**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8日4版标題）

到底是"一个"攤販自己办一所小学呢，还是許多攤販合起来办一所小学呢？按文章里所报导的来看，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只要把"个"字改成"所"字就不会誤会了。（施旦中）

**342** 一九五三年中国文联召开第二次文艺界代表大会，馮雪峰受委托起草大会报告，在报告草稿中他对解放后文艺界的成績几乎完全否定了，…（**吉林日报** 1957年8月28日3版）

"对"和"把"虽然都有提前宾語的作用，但兩者的用法是不同的。这里的"对"字应改用"把"字。（白俊耀）

**343** …这班人在全国資产阶級右派的猖狂进攻中扮演了骨干作用。（**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9日1版社論）

"作用"不能作"扮演"的宾語，应該把"扮演"改为"起"。（周恩源、畢务范）

344 右派分子沈三多、袁帙群、及其他右派分子及言論者等，在会上竭尽挑撥鼓动之能事。（解放日报 1957 年 8 月 30 日 5 版）

沈三多、袁帙群和其他右派分子同是右派分子，不必另分出来。“言論者”不成为一个詞，不能和“分子”并列。全句应改为：“沈三多、袁帙群及其他右派分子和有右派言論的人，在会上…”（張瑋）

345 民主德国的哈雷法院 2 月 27 日对美国軍事諜报机关的三名間諜各判处了十二年、四年半和三年徒刑。（人民日报 1957 年 3 月 4 日 5 版）

馬来亞以盛产橡膠和錫砂著名于世，橡膠平均年产量 60 余万吨，錫 6 万余吨，各占世界总产量的 33% 和 35%。（人民日报 1957 年 8 月 31 日 7 版）

用“各”字必須有相同之点，例如“在这个城市的 23 万人口中，原来的居民和最近五年里迁入的各占二分之一”，同是二分之一，可以用“各”。上面兩句里边，第一句的“十二年、四年半、三年”是不同的刑期，不能用“各”，应該用“分别”。第二句的“33% 和 35%”是兩个不同的百分数，也不能用“各”，应該用“分别”。（这一句如果用“各”，只能說是“各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谷斯南）

346 …在我国人民，特别是我国音乐界来說，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人民日报 1957 年 9 月 4 日 8 版）

汉語只有“对…来說”的格式，如果用“在”，底下只能用“方面”。（潘醒）

347 在肯定文艺的阶級性、政治性，肯定新的人民的文艺应該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却往往对問題达到了簡單的結論。（中国青年 1957 年第 14 期 22 頁）

“达到”的只能是“目标、目的、目的地”等，不能說“达到結論”。应改为：“…却往往給問題下了簡單的結論。”（方曙平）

348 作为北京的观众，对著名的武生高盛麟离开他出身之地——北京的舞台这么久而不回来演几場戏，眞是十分令人怀念。（新观察 1957 年第 7 期 24 頁）

誰“作为北京的观众”？誰“对著名的武生高盛麟…不回来演几場戏”？沒有交代。“作为北京的观众，对高盛麟…不回来演几場戏”又怎么样？也沒有很好交代。底下来个“眞是十分令人怀念”，使整个句子的結構陷于混乱。只要去掉“令人”二字，使讀者意識到有一个沒說出来的“我”作全句的主語，句子就貫通了。但这里用“怀念”也还欠妥，也許該說“感到遺憾”。（程好問）

349 总政文化部当时决定丁里同志由总政文工团政治委員的工作崗位上抽出来导演这个戏。（解放軍文艺 1957 年 7 月号 9 頁）

从“由”字看，丁里同志是主动者，从“抽出来”看，丁里同志是被动者，这就使句子不通了。按原意，应在“决定”之后加一“把”字。（山岭）

350 在汉語拼音文字通行之后，因为以上所述的特殊关系，汉字將有某程度、在某方面、某阶段相当的長期存在。（拼音 1957 年 7 月号 4 頁）

既有“某程度”，又有“某方面”，还有“某阶段”，再来个“相当的”，看起来話說得很严密，实际上是說得很糊塗，叫人不懂究竟意何在。只要改为“…汉字仍然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下去”，完全可以表达必須表达的意思。（康郎、均仁）

351 假使我們仅仅引用这些話給中学生解說詩、詞、曲的“分疆”、“分界”，必然地愈听愈糊塗。（語文教学 1957 年 8 月号 1 頁）

上半句的主語是“我們”，但“愈听愈糊塗”的主語却是“中学生”。应在“必然”前面加“他們”。“必然”之后一般不加“地”。（而中）

352 右派分子为了反对党的領导，利用某些知識分子对文字改革的抵触情緒，不惜对社会主义建設和工农大众有利的文字改革工作进行惡毒歪曲。（中国語文 1957 年 8 月号 47 頁）

“对社会主义建設和工农大众”是一个介詞結構，是“有利”的狀語，“对…文字改革工作”是另一个介詞結構，是“进行”的狀語。这兩个介詞結構湊在一起，兩个“对”字碰头当然不好，但是併成一个也不对。应該設法取消一个。似可改为：“…不惜对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設和工农大众的文字改革工作进行惡毒的歪曲。”（而中）

353 她現在不需要看見一个人类，她憎恨任何人走入她屋中。（科尔沁旗草原，作家出版社出版，第 415 頁）。

“人类”是一个集体名詞，这里应改成：“她現在不需要看見任何一个人，…”（徐偉）

---

更正：本刊 1957 年 9 月号目录倒 11 行“作品意見”应为“作品的意見”；23 面倒 3 行“古詞”应为“古詩”；24 面倒 8 行“…000,0000”应为“…000,…0000”；48 頁左欄 10 行“召”应为“占”。

# 中古方音差別問題

章 璐

我讀了李于平先生的«陆法言的切韵»一文（本刊1957年2月号)之后，对于中古方音問題有点疑問，这里写出来向李先生請教。

李先生也承認中古(李先生称“切韵时期”)有方言的差别，具体論証时說：“我們可以假定«切韵»时期的方言，音类上头的差别比音值上头的差别小。”又說，“拿現在方言的情况类推古代方言的情况，我們可以假設«切韵»时期，方言之間音类的差别不大。«切韵»前后其他音韵史料，也是符合这个假設的，不过本文不能細說。”

李先生怎样得到这个結論的呢？李先生比較了現代的济南話和北京話，論証了它們之間音类差别不大，接着用“类推”的方法就得到了那个結論。李先生未說明为什么要拿这兩处方音来比；如果拿現在的北京話和广州話来比，是否也可以“类推”古代方言的情况，而所得的結論是否相同呢？李先生說还有一些史料“符合这个假設”，可惜限于文章的性質，李先生“不能細說”是什么“史料”。

我想在这个問題上也抄几項史料請教一下。从这几段史料看来，我觉得李先生的假設是有問題的。

«切韵»作者之一的顏之推，在«家訓，音辞»篇說：“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昨先切)为涎(夕連切)，以石(常隻切)为射(食亦切)，以賤(才綫切)为羨(似面切)，以是(承紙切)为舐(神紙切)”；“刘昌宗«周官音»，讀乘(食陵切)若承(署陵切)”。又敦煌曲子中有这样的句子：“父兄皆事佐国良臣”(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頁70)；“薄情事我夫”(頁66)。这兩句中的“事”字皆当为“是”字。“事”，鉏吏切；“是”，承紙切。从这样例証可以說明，在中古方言中有不少是牀母与禪母不分、从母与邪母不分的。

«顏氏家訓，音辞»举«字林»中音“看”为口甘反。«广韵»“看”，苦寒切，寒韵；“甘”古三切，談韵。又錢大昕«十駕齋养新录»卷十六引唐胡曾«戏妻族語不正»詩：“呼十却为石，喚針將作眞。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这詩說明了胡太太的方言針、眞不分，陰、因不分。(“呼十却为石”也有問題，此处不論。)；“針”职深切，侵韵；“眞”职鄰切，眞韵；“陰”於金切，侵韵；“因”，於眞切，眞韵。这几个例子說明当时有些方言是不分侵眞、寒談韵的，用現代話来說，韵尾上大有区别。

李涪«刊誤»«切韵»条下說：“然吳音乖舛，不亦甚乎！上声为去，去声为上。…又恨怨之恨，則在去声；佷戾之佷，則在上声。又言辯之辯，則在上声，冠弁之弁，則在去声。又舅甥之舅，則在上声；故旧之旧，則在去声。又皓白之皓，則在上声；号令之号，則在去声。又以恐字苦字俱去声。令士君子于上声呼佷，去声呼恐，得不为有知之所笑乎！”这里列出的“佷”、“恨”，“辯”、“弁”，“舅”、“旧”，“皓”、“号”四对字，說明了李涪的方言是全濁上声变去声的(本段資料轉用李榮«切韵音系»1956年版頁152注1)。上文所引用的敦煌曲子中“事”誤書作“是”的例子，“事”去声，“是”全濁上声，同样說明全濁上声变去的語音情况。至于全濁上声字叶去声韵的例子是相当多的，这里不必举例。

这兒就声、韵、調三方面各举一例，已經可以說明当时的方言在音类上的差别也不是不大的。

每冊定价人民幣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本刊上期9月22日出版

中國語文
月刊
1957年10月号
总第64期
1957年10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國語文編輯委員会　北京海甸中关村
总發行处　郵电部北京郵局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訂購处　全國各地郵电局、所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代訂代銷处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預定：三个月0.72元，半年1.44元，全年2.88元；寄費：1.平郵寄費不計，2.挂号郵費由訂戶負担。　1—21,705册
代号2—44